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丛书

社会民主主义导论

[德] 托马斯·迈尔 著
殷叙彝 译

THOMAS MEYER

Demokratischer

Sozialismus -

Soziale

Demokratie

Eine Einführung



中央编译出版社

德国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

社会民主主义导论

[德]托玛斯·迈尔 著
殷叙彝 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德国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资助出版

Thomas Meyer: Demokratischer Sozialismus—Soziale Demokratie: eine Einführung

3. überarb. und aktualisierte Aufl.

Verlag J. H. W. Dietz Nachf., Bonn, 1991

经德国狄茨出版社与弗·艾伯特基金会授权,本社享有该书全球
中文本专有出版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民主主义导论/(德)迈尔(Meyer, T.)著;殷叙彝译.-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6. 9

ISBN 7-80109-133-7

I. 社… II. ①迈… ②殷… III. 社会主义民主 IV. DO4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13079 号

社会民主主义导论

出版: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址: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话:66171396 66163377—617、618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朝阳经纬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110 千字 印张:5.75

版次:1996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定价:14.8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缺页破损,请寄回更换)

中译本前言

本书的德文本原名为《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导论》，是1980年波恩德文版《民主社会主义导论》的修订增补第3版。全书共8章，前5章的章节标题和内容与第1版基本相同，仅稍有改动和补充。第6章改动较大。第7章和第8章是新写的。本书采用以论点为纲进行论述的形式，第1版共列36个论点，本版增加到41个，其中前30个与第1版基本一致，后11个是新写的。

作者托玛斯·迈尔为哲学博士，从1973年起一直从事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成人业余政治教育工作，曾经发表许多关于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理论的著作，现在担任波恩艾伯特基金会政治教育部主任，兼任齐根大学教授。迈尔从1979年起担任德国社会民主党执委会所属基本价值委员会委员，1983—1989年担任该党纲领委员会副主任，从事新的基本纲领即1989年柏林纲领的起草工作，为这一纲领的主要执笔人之一。

民主社会主义(Demokratischer Sozialismus)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党(含社会民主党、工党)的思想

理论体系的统称。本书以社会党国际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性文件为根据,结合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和理论的发展历史,全面而扼要地论述了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渊源、理论论证和政策的指导性原则。从本书的阐述中可以看出,民主社会主义起源于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改良主义,特别是伯恩斯坦修正主义,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与布尔什维主义相对立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继续和发展。民主社会主义在主张世界观和社会主义论证的多元主义的同时,推崇伦理社会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的科学论证;它提倡抽象民主,主张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通过多党制议会民主实行长期的、合法的、渐进的改良来达到一个体现民主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的社会制度,反对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来建设社会主义。在1989—1990年苏联和东欧剧变期间及以后,社会党国际和各国社会党普遍声称,这一剧变证明了共产主义即科学社会主义试验的失败和民主社会主义的胜利,并且期望原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社会民主党或与之相近的组织能在这些国家推行民主社会主义。另一方面,也有一部分社会党人在各国资产阶级保守派利用苏东剧变全面否定社会主义的形势下,认为社会主义已丧失信誉和吸引力,因此主张社会党应当抛弃“民主社会主义”概念,把自己的理想和政策概括地称为“社会(的)民主主义”(“Soziale Demokratie”)。本书第8章论述了这一问题,而作者把本书的名称由第1版的《民主社会主义导论》改成《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导论》,原因也在于此。

在社会党国际所属各党内,德国社会民主党方面发表的论述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著作是最多的,而迈尔的理论观点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又是有相当代表性的。通过阅读本书,可以清楚地看到民主社会主义作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对立的思想理论体

系的本质、基本观点,以及它站在对立的立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责难,这对于我们以批判态度研究民主社会主义和社会党是很有用的。因此我将此书译成中文,供我国从事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和现状以及国际政治等方面的研究和教学工作的学者进行批判性研究。

我在翻译时参照了本书第1版和第3版的英译本^①,并曾与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刘芸影女士切磋,得到她许多帮助,谨在此致谢。

译者

1996年7月

① 第1版的英译本于1981年由波恩艾伯特基金会出版,书名改为《民主社会主义的三十六个论点》。1992年,艾伯特基金会驻印度新德里办事处出版了《社会民主主义导论》英文本,章节和论点与本书德文第3版完全相同,但第5章以前的内容基本上沿用上述英译本,未按德文新版作修改或补充。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章 民主社会主义——历史实质	(5)
第一节 社会主义的社会前提和 理论前提	(6)
第二节 社会主义的历史原则	(17)
第三节 社会主义的经济纲领	(19)
第四节 社会主义的国家观	(28)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对社会主义的道路、 目标和论证的两种抉择	(35)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有内在矛盾的 理论指南	(36)
第二节 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和实践	(40)
第三节 修正主义——改良社会主义 的基础	(43)

第三章 民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马克思列宁主义)	(57)
第一节 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分裂.....	(57)
第二节 民主社会主义与马克思 列宁主义的对立.....	(60)
第四章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哥德斯堡纲领》通过 为止的民主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	(75)
第一节 社会主义不会自动来到.....	(77)
第二节 社会主义：一个持久的过程	(78)
第三节 雇员的社会分化.....	(80)
第四节 社会主义的各种不同的论 证.....	(83)
第五节 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核心.....	(86)
第六节 经济的民主化.....	(89)
第五章 哥德斯堡的革新	(95)
第一节 走向哥德斯堡的漫长道路.....	(95)
第二节 民主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103)
第六章 责任和希望：德国社会民主党《柏林纲领》 中的新的进步观	(142)
第一节 新的挑战.....	(143)
第二节 摆脱危险的出路.....	(146)
第三节 艰难的改良联盟，社会群体 的分立.....	(159)
第七章 共产主义内部的革命和社会主义的未来	(162)
第一节 共产主义的崩溃.....	(163)
第二节 社会主义还剩下什么？	(165)

第八章 名称问题：民主社会主义就是社会民主主义 …… (167)

图表目录

图 表 一：封建社会和专制主义 ……………	(10)
图 表 二：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国家 ……………	(11)
图 表 三：完全的民主制：社会主义的要求……………	(12)
图 表 四：社会主义的产生 ……………	(24)
图 表 五：自由主义 ……………	(30)
图 表 六：社会主义 ……………	(31)
图 表 七：德国经济中的集中程度和企业数目的发展 ……	(45)
图 表 八：马克思主义—修正主义 ……………	(55)
图 表 九：历史唯物主义——共产主义的基础—— 合规律的进步的基本法则 ……………	(62)
图 表 十：民主社会主义——自由、平等、博爱原则的 逐步实现 ……………	(63)
图 表 十一：无产阶级专政 ……………	(72)
图 表 十二：多元的民主制 ……………	(73)
图 表 十三：德国社会民主党 ……………	(76)
图 表 十四：基本价值的内容 ……………	(109)
图 表 十五：基本价值的作用 ……………	(110)
图 表 十六：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 (论证的多元主义) ……………	(114)
图 表 十七：国家、社团、经济 ……………	(121)
图 表 十八：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党员构成 ……………	(122)
图 表 十九：社会分化 ……………	(123)

图表 二十:就业人口	(123)
图表二十一: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	(129)
图表二十二:所有制和监督	(137)
图表二十三:经济的复杂结构	(140)
图表二十四:18 岁以上的德国居民的社会群体结构	(161)
图表二十五:共产党的新名称	(168)

导言：

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

社会主义死亡了。在共产主义崩溃以后到处都有人这样宣称。共产主义的终结就是社会主义的终结。1989年在报刊的大字标题中和评论中都是这样说的。在本来必须区分不同的概念以便确定方向的地方，却一概骂倒。即使在并没有故意歪曲使用这些概念的地方，也对它们的重要性漠不关心，结果不是把问题搞清楚，而是造成误导。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在当前的讨论中，这些概念混淆不清，似乎它们没有各自的历史，似乎它们并不代表不同的政治力量，而这些政治力量对于过去的行为应负的责任同它们对未来的意向一样，本来都是应当彼此明确地区分开来的。

苏维埃共产主义死亡的命运难道涉及整个社会主义吗？社会主义的蔑视者中的那些不可救药的分子是但愿如此的。从19世纪

早期社会主义在工业社会中发生影响的时候起,他们就已经一再直截了当地给社会主义签发死亡证明书了。

民主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所宣称的那种社会主义有什么区别?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是目前确定政治方向的一个前提条件。这就要求通过回顾过去来说明,为什么社会主义在一次跨越几个世代的学习过程中成为它现在这个样子以及它是怎样成为现在这个样子的。在回顾时也总是要同从来只把社会主义当成为自己党的统治进行辩护的手段的那些人展开争论的。

社会主义的纲领、概念和社会运动是互为条件的。本书中提出的论点要在考虑到上述相互关系的情况下对新近提出的这一问题作出回答:什么是民主社会主义,什么是社会民主主义?

社会主义的最初的推动力是要建立一个所有的人都能平等地在自由和团结互助中共同生活和工作的社会。通过组织劳动和公正分配收益,应当使所有人的生活都能得到保证,所有的人都能获得平等的自我实现的机会。工业的发展和技術可以成为达到这些目标的手段。但是它们并非必然如此,它们也可能成为这条道路上的障碍。

社会主义在德国就像在多数其他欧洲国家一样,直到最近是被理解成工业化的全面完成的。只有当一切技术的和经济的可能性得到充分发展时,才有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的要求:满足所有人的需要,消灭阶级,克服异化的劳动,使所有的人获得平等的自由。工业化被置于优先地位,就导致直到几年前还在社会主义运动中起支配作用的欧洲中心主义。欧洲式的发展道路被认为是所有的人都必须遵循的。

今天,工业社会的进一步工业化在许多领域都受到了自然的、社会的和人的限制。现在已到了这样的阶段:按直线方向把迄今的

工业发展继续下去,已不再能自动保证社会主义目标的实现,反而往往会损害这些目标。在这一情况下,工业国的社会主义者对自己的原则重新进行了思考。

他们比前几年更加清楚地再一次认识到:重要的并不仅仅是持续不断地提高富裕程度。一个符合人道的社会不可能是放任自流的技术工业发展的副产品。只有通过自觉地重新塑造人际关系,才会产生这样的社会。

民主社会主义企求使人在自己生活的一切领域都能实行自决。它要使个人不受他人统治,使自我负责成为可能。只有通过互助才能实现所有的人的自决。这种自决要以在政治、劳动和文化方面都实现有效的自决权和参与决定权为前提。另一个要求是:保证物质需要得到满足和实行公正的分配。

由于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的各个国家的条件不同,所以达到这一目标的途径也将有所不同。

今天发达的工业社会已经体会到技术和工业进步的限度。它们认识到,过度和不受控制的工业化形式对人们的合乎人性的共同生活是有害的。甚至生活本身的自然基础也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受到威胁。旧式的,不断最大限度地发展技术、生产和实现增长的道路也被证明为不仅是对符合人道的共同生活的危害,而且也是对生活本身的威胁。气候的灾难性变化是这一威胁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征兆。

那些认为第三世界进步的唯一机会是模仿工业社会的道路的意见几乎已销声匿迹了。现在已看得很清楚,一个合乎人道的社会的实质并不仅仅取决于它的技术和工业发展水平。发展中国家已认识到它们必须慎重对待技术成就。我们这些生活在工业国家中的人发现,我们可以向古老文明的社会组织形式学到不少东西。

在本书的以下各章将根据民主社会主义在德国发展的历史来阐述它,以便人们易于理解它的目标和经验。在这样做时并不需要叙述德国社会主义的历史,而只需概述它的基础和目标。对于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只是在它们对理解民主社会主义观点的产生有重要意义的范围内才会涉及。

第一章

民主社会主义——历史实质

论点 1:民主社会主义是建立这样一种国家和社会制度的原则,在这种制度下,所有的人在一切实生活领域的平等的自由将能通过团结互助和社会组织而得到实现。

民主社会主义的历史的实质内涵可以用上述论点来概括。德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从诞生到现在是始终忠于这一原则的。但是在其 100 多年的历史过程中,关于能使这一目标实现的组织形式和机构制度的观点发生了变化。为所有的人争取平等的机会,使他们能在他们共同生活和劳动的一切领域发挥自己的个性,这是欧洲社会主义的原动力。这在今天也仍旧是给欧洲社会主义的各个流派的努力指明方向的原则。自从列宁在俄国声称他的不受限制的党专政的政策是社会主义的遗产以来,德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为了对外突出其自由的实质而把自己的纲领称作“民主社会主义”。这一明确的表述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的自我理解的任何变化,而只

是用这个词来说清楚始终指导它的自由原则。

第一节 社会主义的社会前提和理论前提

从历史来说,现代社会主义是近代自由主义的自由运动的彻底的继续发展。它克服了由资产阶级的财产利益决定的对近代自由主义概念的限制和歪曲。自由主义者尽管主张人对自由的权利不取决于出身,却使这一权利仅限于为有财产的和受过教育的人所有。社会主义要使所有的人在一切实生活领域的自由成为现实。它作为自由主义的自由运动的继承者和完成者建立在这一运动的基础之上,并且在自己的纲领中保持了这一运动的真正成就。

从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到工业革命

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的社会制度都是封建主义,政治制度都是专制主义。封建主义的社会制度的基础是人在权利和义务上的世袭的并且受法律约束的不平等。人被分成不同的等级:贵族、僧侣、市民和农民。处于等级金字塔下面的人是没有任何权利的。农民绝大多数依附于自己的贵族地主,终身承担为贵族无偿劳动的义务。市民只从贵族那里得到少数授予的权利。

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为这种世袭的不平等辩护,声称这是与人的天然的不平等相符合的。不平等、不自由和等级之间的鸿沟似乎是自然状态的正确的社会映象,甚至是神性秩序的社会映象。

这种制度在经济生活中的后果主要是两个方面。几百年来农

业生产的形式几乎没有变化,都是强迫依附农民以无偿劳动进行的。由于他们的劳务是没有报酬的而且是由社会的法律制度加以保证的,因此农业生产中的进步成了多余的和不可能的。

工业的商品生产当时几乎完全是用手工完成的,除了少数例外,都受牢固的行会制度约束。行会是同一行业的所有手工师傅的权利联合体。一切有约束力的重大决定都由行会作出。普遍实行行会强制。任何手工师傅不得忽视规章——除非根据君主直接赋予的特殊权利。行会以传统的社会需求和手工师傅的生活保障为准则来规定经济生活的基础:在一个行业中应当有多少个手工师傅以及应当采用什么样的生产方法,往往也规定工资和价格。

封建社会的经济制度是一种缺乏人身自由的、坚持僵化的义务和传统以及束缚生产力进步的制度。当时的规章制度的法律约束力阻碍了社会变革和经济变革。

自18世纪后半叶起从英国开始的工业革命及其在生产技术中划时代的新发明受到这一制度的严格限制。蒸汽机、织布机和纺纱机能做从前需要数百个劳动力才能完成的工作。但是行会制度长期妨碍了它们在德国的推广。

在德国,如同在欧洲大多数国家一样,在这一社会制度的上面覆盖着政治专制主义。它意味着君主个人拥有全部政治权力。经过一个迄18世纪末为止的削减贵族以前享有的特权的长期过程,这一权力在两个方面成为绝对的权力:在作出决定时既不必考虑决定所涉及的当事人的意见,也不受对个人权利和个人自由所承担的义务的约束。

作为自由运动的自由主义

以市民等级为载体的自由主义曾是18世纪以来在欧洲反对

封建社会制度和专制主义的伟大的历史性的自由运动。自由主义通过人道主义哲学和启蒙哲学得到传播。这种哲学从人的理性本质推论出一切人的天赋的平等权利和他们要求自决的权利。不可剥夺的天赋权利是人所固有的。

关于自由、平等、博爱的政治要求的哲学论证就是这样的。这一政治要求在 1789 年的法国革命中并且逐渐在欧洲其他国家成为自由主义资产阶级要求从根本上改造国家、经济和社会的战斗口号。如果说自由意味着人的自决的权利,那么平等强调的是所有的人都有权享受自由。博爱则被视为所有的个人都属于同一个人类这一事实的天然表现。

自由主义中的国家和经济

自由主义的政治的基本原则是:由于所有的人生来就是平等和自由的,因此只有由全部个人所组成的整体才有权行使政治权力并且规定政治权力的目的和限度。任何政治权力都不应成为绝对的。它必须服从只能来自服从权力的个人本身的那些规章和法律。由此产生对政治宪法、对议会监督政治权力的要求,而公民不分出身都应有权参与监督。政治权力是以服从这一权力的人们的意志为根据的,决不能侵犯他们的天赋权利。从那时以来,不可剥夺的人权和公民权被认为是任何自由主义宪法的核心。个人自由、政治参与权、法律保障和政治行为的可预测性,这些是自由主义立宪国家的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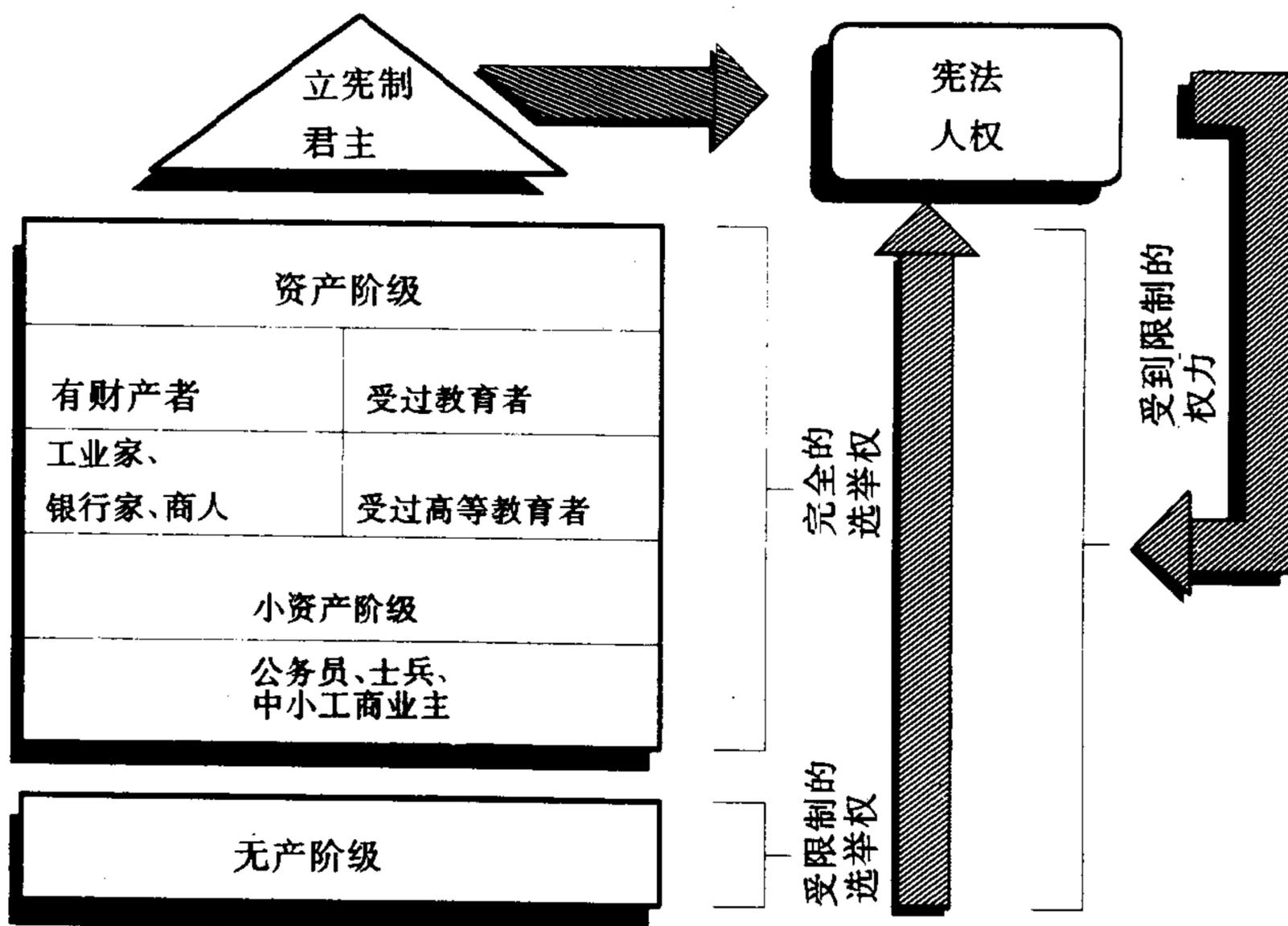
在经济领域,自由主义从它的基本原则引伸出一种以不受限制的营业自由和财产自由为主要特征的制度。任何人都应当能够按照他认为对自己的利益最有好处的方式在经济方面发挥自己的

才能,而不受社会干预或国家干预的限制。为此需要的前提是对自己的私有财产的自由支配,这甚至被自由主义列为天赋的人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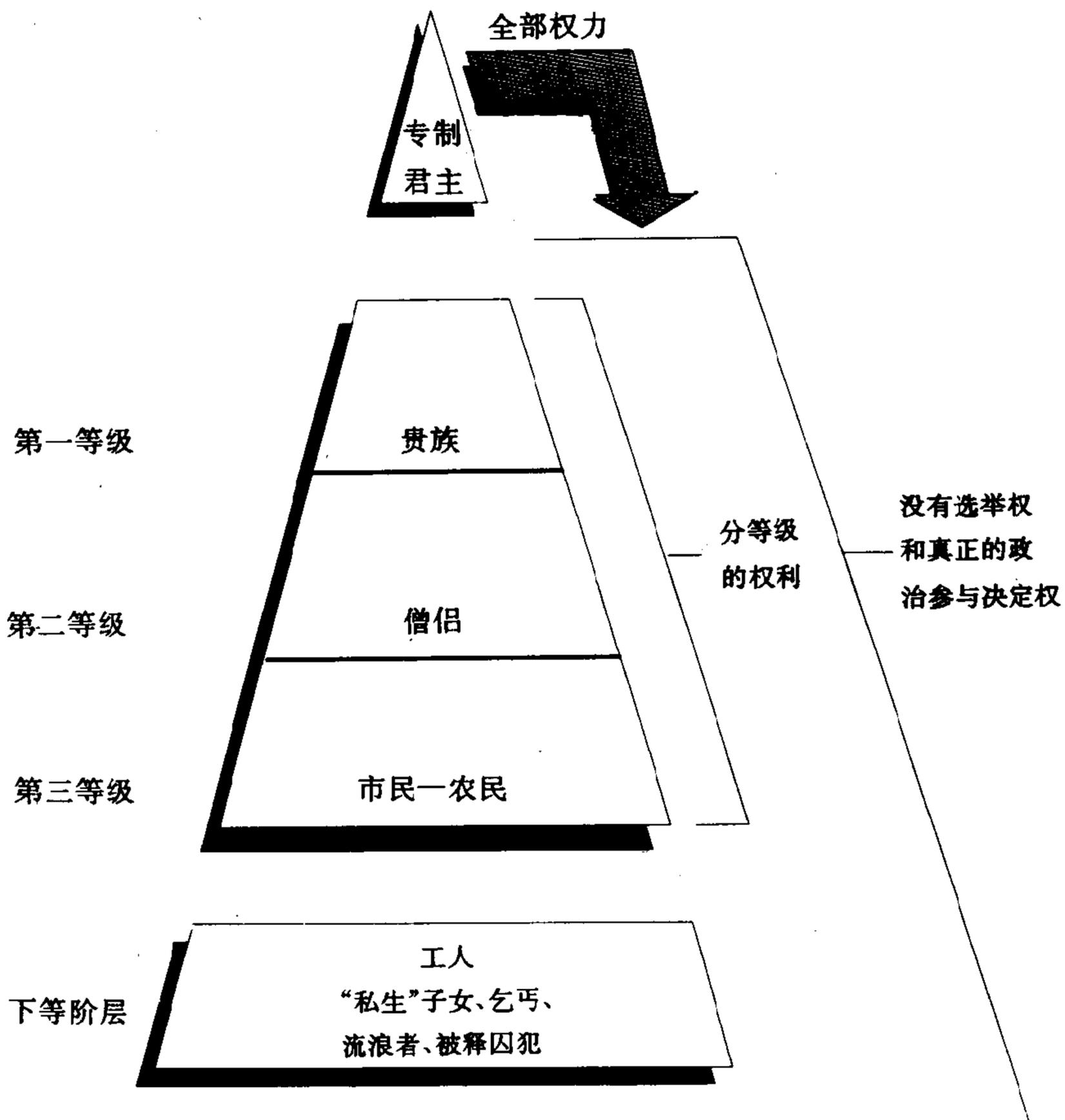
以不受限制的营业自由为基础的经济除了自由竞争以外没有任何其他协调一切个人决定的手段。自由竞争及其后果被经济自由主义看成一个和谐的经济制度的天然规律,在这一制度中,每一个人的自由,对所有人的公正和社会的进步是无须强制地、稳固地和毫无矛盾地互相结合起来的。

政治权利和政治权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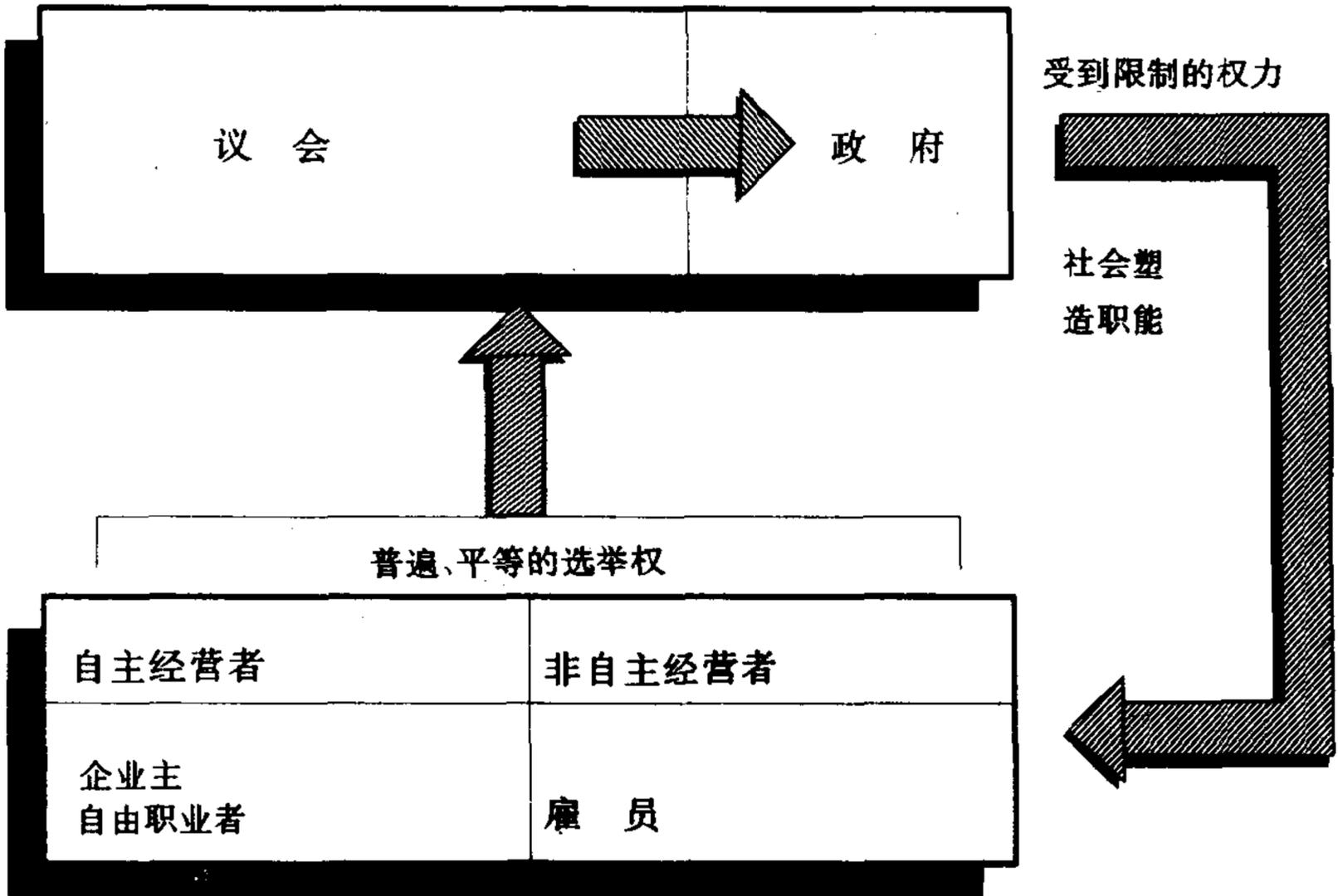
图表一：封建社会和专制主义



图表二：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国家



图表三：完全的民主制：社会主义的要求



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载体

拥有财产和受过教育的资产阶级以及自由职业者和许多公务员，可以指望从一种符合上述观点的新制度中获得发展和丰富自己的经济利益和个人生活的新的活动天地。因此他们成为自由主义的主要社会载体。但是自由主义的社会纲领和政治纲领也在下层平民阶级中燃起很高的希望，甚至使有些人甘愿在革命斗争中为实现这些希望而牺牲自己的生命。

在欧洲各国,自由主义的纲领是通过不同的途径,以不同的彻底程度和不同的速度得到贯彻的。19世纪上半叶末,当自由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特征已在德国得到实现时,它的实际后果却和以前在其他国家一样,是不符合原来的期望的。

论点 2: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把人们重新划分成阶级。这一阶级划分确实不再是世袭的和受法律约束的。但它是实际存在的而且是有效的。在这一制度中,关于自由、平等、博爱的许诺仅仅对占少数的有财产者兑现。占大多数的无财产者重新陷入依附、不自由、不平等和异化的状态。

资本主义中的工人的状况

对于有财产者来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中不存在对他们发挥自己的经济自由和获得物质财富的障碍。他们获得了对政权的影响力,尽管这种影响力在德国有很长时期是受到严格限制的。

与此相反,对于占大多数的、而且人数越来越多的无财产的工人来说,却开始了一个时代。在这一时代,他们的实际生活状况与原来许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原则之间的矛盾日益明显。他们在处于个人分散状态时是软弱无力的,因此不得不忍受不足以果腹的工资,这迫使妇女乃至幼小的儿童仅仅为了生存下去而从事非人道的工厂劳动。他们在缔结劳动契约后就丧失自卫能力而听任工厂主摆布。工厂主决定他们的全部劳动条件,从工作日的长短、操作方式直到工资的数额。

在劳动过程中,大多数工人只是机器的盲目运作的附属品。他们没有任何参与权。当他们做完了 16 小时的工作回到家里时,他们已筋疲力尽,不再能作为人而发挥自己的个性和过令人满意的家庭生活。持续的过度劳动就这样影响了他的全部生活。尽管工作时间过长,他们获得的报酬却往往不足以保证自己和家庭的生存。当他们由于疾病、伤残和年老而丧失劳动能力时,他们的生活费用是完全没有保障的。大多数人没有钱看病。他们不得不依赖并不可靠的私人施舍,否则就得死亡。

在德国,迄 1869 年为止是不许工人为改善自己的劳动条件而组织起来的。只是在经过长期斗争以后,他们才争取到建立工会和政治团体的权利。在已经获得政治结社权利的地方,成果也微不足道,这是因为:

论点 3:资产阶级并没有从他们的自由主义宪制思想中得出实行完全的民主制的结论。在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资产阶级都支持一种不是按公民的人数计算选票,而是以收入和财产为计票标准的议会制度。

例如,根据迄 1918 年有效的普鲁士选举制度,一个公民交纳的直接税愈多,他的选票折合的票数就愈多。在一些选区里,仅工厂主一人的选票所值票数就比他的几千名职工的全部票数还要多。

论点 4:在资本主义中,占多数的无财产者深受不自由、不平等和没有博爱之苦。随着社会阶级划分的重新出现,如果再把自由主义的自由纲领当作整个社会的纲领,

那就必然要失败。

社会主义是对这一矛盾的历史回答。社会主义坚持对一个在团结互助中实现平等自由的社会的要求,并且使这一要求摆脱一切财产限制。它力求通过团结互助和把社会组织起来而实现所有人的自由。只有当人们能够自己决定自己在政治、社会和劳动领域中的命运时,自由对于他们才是现实的。自由首先意味着摆脱贫穷和匮乏的自由。没有社会保障和足够的收入,自由始终是一个空洞的诺言。



罗伯特·欧文(1771—1858)

英国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创始人。欧文不仅对社会主义的、特别是合作社的理论和纲领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而且还把自己的思想付诸实践,建立了合作社和合作村。

圣西门(1760—1825)

法国社会主义的重要先驱者。他在自己的著作中主张反对封建主义的限制而发展工业,这对好几代法国社会主义者产生了影响。



沙尔·傅立叶(1772—1837)

法国早期社会主义者,主张建立按照共同计划组织生产和生活的大型合作社。

威廉·魏特林(1808—1871)

德国手工业者和社会主义理论家。“正义者同盟”第一个纲领性著作的作者。他主张按照统一的计划管理财富的生产和分配,以便实现平等。他援引基督教义作为社会主义的论据。



第二节 社会主义的历史原则

论点 5:社会主义要实现所有的人在一切实生活领域的自决权。如果所有的人彼此之间的斗争占主要地位,自由就不可能对所有的人都成为现实,因为最强者会获得成功。平等的自由只有通过人们彼此之间的团结互助才能实现。

仅仅通过排除法律障碍还不能保证权利平等。新的实际上的特权会取代这些旧障碍。生产资料私有制已被证明是一种妨碍自由的特权。因此必须取消财产特权。

权利平等和实现自决的实际可能性要有这样的先决条件,即公平分配共同创造的财富和所有的人参与决定大家共同的事务。这只有通过把社会组织起来才能做到。

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48 年在《共

产党宣言》中写道：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①

斐迪南·拉萨尔(1863年成立的全德工人联合会的第一任主席)指出：

“贵族的观念认为个人的意义要受一定的天然出身和社会地位的约束，而资产阶级的道德观念则认为：任何这类的法律限制都是不合法的。相反，个人必须纯粹作为个人本身而具有意义，应当仅仅保证个人毫无阻碍地发挥自己的个人力量。我说：如果我们大家天生同样富裕，同样聪明，同样有学问，那么这样的道德观念也许就足够了。但是，因为这样的平等是没有的，也是不可能有的，因为我们在世界上不简单地是一些个人，而是在财产和才能方面有一定的差别，这些差别以后又决定了教育方面的差别，所以这样的道德观念还是不够的。因为，如果在社会中只保证个人毫无阻碍地发挥自己个人的力量，那么这必然会导致较强者去剥削较弱者。所以，工人等级的道德观念是：仅仅保证个人毫无阻碍地、自由地发挥个人力量是不够的，在一个有道德规范的共同体中，还必须加上利益上的互相支持，发展上的合作和互惠。”^②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294页。

^② 《科学与工人》，见弗里德里希·耶纳切克编：《斐·拉萨尔演说和论文集》1970年慕尼黑德文版第22页。

奥古斯特·倍倍尔(1869年建立的“社会民主工党”的创始人之一,曾多年担任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指出:

“如果存在经济上的不平等,那么政治自由就不可能是平等的……促使(工人)去争取政治自由和平等权利的动力,是希望依靠它们的帮助也获得经济上的独立。如果工人照样挨饿,如果他的状况得不到改善,他永远是受资本家剥削的人,不得不终生辛苦劳累,最后在贫困中死亡,那么仅仅享有政治自由对他有什么益处呢?……社会民主党的目的是实现经济平等,也就是建立一种以完全的自由和平等为基础的国家和社会。凡是在自由侵犯其他人的生活的地方,也就是说,凡是在它由于被滥用而损害平等的地方,自由就不复存在。”^①

第三节 社会主义的经济纲领

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主要缺陷

19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表明,只要少数人还控制着生产资料,所有的人都能享受的自由和共同生产的财富的公平分配就是不可能的。对生产资料的专制的、不受限制的私人占有导致企业内部无财产的雇佣劳动者丧失权利和受到剥削。

他们对自己的劳动没有参与决定的权利。财产所有者不受限

^① 《我们的目的》,参见《倍倍尔文选》199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3页。

制的自由与企业中劳动者对自由的要求发生直接的矛盾。从整个经济来看,对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导致共同生产的全部财富以不公正的方式集中在少数掌握经济大权者手中。因为工资和价格也是由他们决定的。

生产资料完全归私人占有又会阻碍对经济的全面计划和协调。私有制已被证明是资本主义不断重复发生经济危机的原因。经济危机的后果是大批失业和生产力的浪费。

自由主义的国家观反对国家干预经济事务,认为这种干预只会进一步使问题尖锐化并使个人自由受到威胁。自由主义的国家观阻止社会对经济事务的进程和结果承担责任。它是解决社会问题的障碍。

上述社会主义分析的结果是:

论点 6: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必然会造成它的关于自由、平等、博爱的诺言与劳动者的生活现实之间的矛盾。

社会主义努力争取一种新的经济和社会制度。一种以全社会的利益为目标的经济计划和劳动者对经济的参与决定是这一社会制度的特征。

社会主义经济纲领的多样性

欧洲的社会主义在开始时,为保障企业中的自由、公平分配财富和对生产实行社会调控而提出的组织方面的建议是极其多种多样的。随着工业化的不断发展和社会主义群众组织的建立,这些多种多样的观点逐渐集中起来形成若干共同的指导思想。对于社会

主义目标是通过农业的和乡村的组织形式还是通过城市的和工业的组织形式能够更好地得到实现,起初也同样存在着互相对立的想法。

在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学说的影响下,德国的社会主义群众组织决定采取一种以全面的工业化为基础的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者为了实现其对生产进行全面经济调控和企业内部权利平等的结构原则,起初曾建议过各种不同的途径,从限制财产所有权到由社会接管财产,从各个合作制企业的公平竞争和团结互助到统一控制全部生产和分配。所有这些建议尽管多种多样,却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以上述两个经济的结构原则为指针。

论点 7:随着技术的日益发展和经济的日益集中化,工业化的完成被看成是社会主义的真正前提条件。在马克思的影响下,社会主义经济政策的这两个结构原则采用了如下的长期有效的表述方式:

1891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纲领》写道:

“只有将生产资料——土地、矿藏、原料、工具、机器、交通运输工具——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改变成社会所有制,将商品生产改变成社会主义的,即为社会经营和由社会经营的生产,才能使大生产和不断提高的社会劳动生产率不再是迄今受剥削的阶级遭受贫困和压迫的根源,而是成为使这些阶级享有最充分的福利和全面、和谐的

完美生活的根源。”^①

全面工业化是社会主义的前提条件

这一观点是在德国的，尤其是英国的迅速、全面的工业化的影响下产生的。这种工业化的主要特征是农业急剧衰落和工业大企业的重要性及力量不断加强。资本主义集中过程本身似乎将为经济协调作好准备，社会主义要做的只是使之完成。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下，德国社会民主党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以这一观点为主要特征：社会主义是包罗一切的工业化的完成，而且只有在这种工业化圆满结束时才有可能实现。马克思是根据资本主义没有能力在未来也使生产不断扩大这一点来论证社会主义的。对他来说，社会主义意味着排除一切阻止生产不断增长的障碍。工业化进展得愈快，社会主义似乎就愈接近。这一看法直到现在还对社会民主党的思想产生影响。它是以如下的设想为依据的：

- 只有当全面工业化使劳动基本上自动化时，人们才有时间和自由去进行自决的活动；
- 只有当生产的全面自动化能使产品极大丰富时，才能消灭贫困和匮乏，结束社会上为分配而进行的斗争。在“共产主义”中，每一个人的全部需要都将能得到满足；
- 只有十分富裕的社会才能最终克服劳动分工和阶级分化。只有在这样的社会里，才会有完满的自由；
- 最后，只有一个由于技术发展达到完善化而出现的十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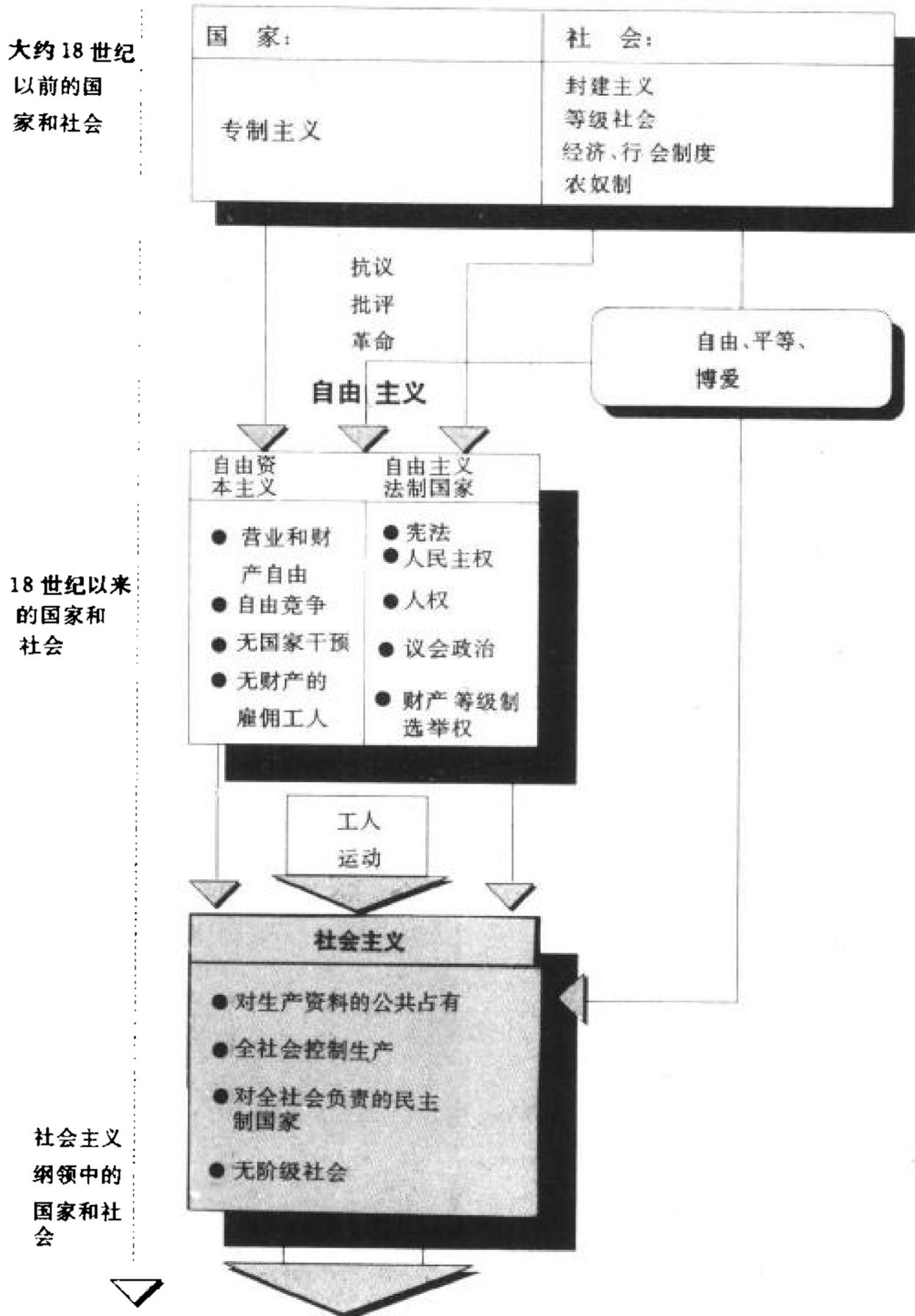
^① 《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性文件汇编》1984年柏林和波恩德文增补第2版第188—189页。

富裕的社会,才能使所有的人分享他们所处时代的文化。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和充分参与决定与大家有关的各种问题,只有在一个十分富裕的社会中才是可能的。

——此外,关于全面完成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的思想是通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设想才最终定型的,而历史唯物主义主要是通过恩格斯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赢得影响的。根据历史唯物主义,人类的技术的和工业的生产力的不断改善和提高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历史规律。

这一发展成为社会生产关系(即生产在制度方面和组织方面的前提条件)的分阶段变化的主要推动力。这一发展的最后结果必然是那种使生产力能够有计划地和无止境地发展的社会形态,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图表四：社会主义的产生



工业主义和殖民主义

上述设想使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欧洲大多数社会主义者把技术进步与合乎人道的进步等同起来。他们期望技术发展的完善化会导致社会主义目标的实现。欧洲的许多社会主义者,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内,深信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的资本主义殖民地化是不可避免的。它们谴责与此相联系的残暴行为,但认为,这些国家只有通过殖民地化才能有朝一日享受社会主义的好处。他们的批评通常不是针对殖民地化这一事实本身,而是只限于针对随之而来的伴生现象。欧洲的工业化道路被看成是世界各国的榜样。

论点 8:以完成工业化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社会主义运动中显而易见的欧洲中心主义的论据。欧洲中心主义直到现在还在社会主义思想中占统治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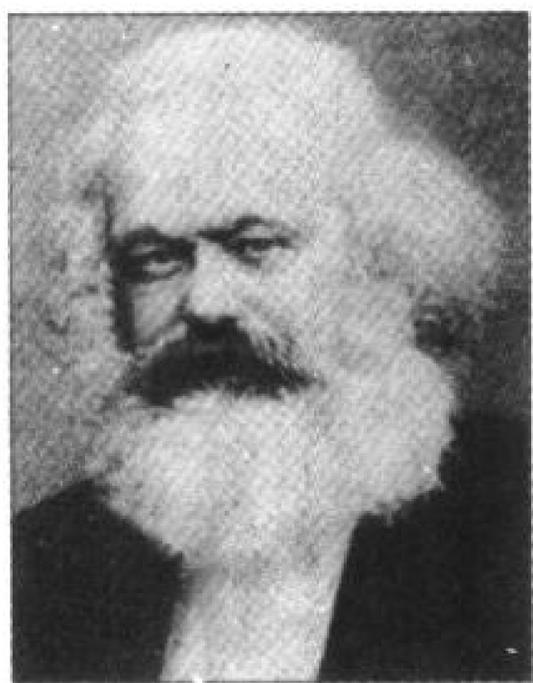
缺乏建设性经济构思

论点 9:社会主义的结构原则,即“社会所有制”和“为社会和由社会经营的生产”,并不是作为一个可以实行的社会计划而提出来的。它们在社会主义运动中所起的作用,更确切地说是充当社会改造方向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标志。

实现社会主义经济的这两个结构原则的制度和组织形式是几

十年以后才制定出来的。当社会民主党分享政权并且为自己赢得实行社会改造的行动机会时,它才着手解决这一任务。

像在社会主义运动开始时一样,人们发现这些任务的结构原则可以采用多种多样的形式并且可以在不同的程度上付诸实施。如何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具体制定社会主义的经济纲领,成了民主社会主义中争论、变化、学习的主要领域,同时也成了导致失望的主要领域。



卡尔·马克思(1818—1883)

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杰出理论家,有一段时期也是这一运动的领导人。他和恩格斯共同创立了一种全面的社会主义理论,认为社会主义是合乎规律的历史发展的结果。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1895)

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杰出理论家和顾问。与马克思共同创立了被他称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





斯蒂凡·波尔恩(1824—1898)

德国社会主义者。1848年第一个德国工人政党“全德工人兄弟会”的创立人之一。该组织的理论奠基人。

斐迪南·拉萨尔(1825—1864)

重要的社会主义理论家。1863年成立的社会主义政党“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创立人之一和第一任主席。他的思想曾长期对德国工人运动产生重大影响。



社会主义经济目标的连续性

直到今天,在民主社会主义中,工人在企业中享受平等权利和社会对经济负责是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基础的观点仍是不容争辩的。在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人们已经以不同的形式对这两点作了具体的表述。迄今为止,关于如何实行仍旧存在争论。共产主义的国有化计划经济的失败使人们对民主社会主义经济观中所设想的计划化和社会化的作用彻底发生怀疑。

自从魏玛共和国时期(1919—1933)——当时苏俄僵化的计划化方案和剥夺方案的失败已经显而易见——一起,人们就认为有意

识地不对经济设想作最后结论是明智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应当保证在变化着的情况下以最好的方式实现社会主义原则。原则方面的坚定性和制度方面的实用主义已成为民主社会主义的核心因素。

第四节 社会主义的国家观

自由主义国家观的缺陷

自由主义派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主张这样的观点：国家必须为安全、秩序和外交政策负责，但应避免对经济和社会进行任何干预。经济和社会作为私人领域不属于公共负责的范围。社会主义纲领提出与此相反的观点（拉萨尔和马克思在这一问题上是一致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家，亦即把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看成公民的个人事务并且对之采取“中立”立场的国家，实际上并不是不偏不倚的。这种国家本身会成为使经济上的强者不受控制地扩大权力的最重要前提，因为它听任他们自行其是。

正是由于国家把经济和社会看成是公民必须自己解决的私人事务，所以它拒绝为弱者的利益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一个规避自己的社会责任的国家总是偏袒牺牲弱者利益的一方的，因为在一个财产分配和权力分配不平等的社会里，人们在经济关系中不可能彼此平等相待。

论点 10：社会弱者只有在他们团结互助并且组织起来时才有获得平等的自由的机会。他们必须凭自己的人

数众多的力量和自己的团结来对抗财产的特权。他们作为有组织的力量能对国家施加影响。

国家有可能成为为全社会利益服务的工具。民主的国家能改变经济和社会中的生活条件。弱者自身的组织会赋予弱者力量来支配国家并贯彻自己的权利。

马克思和恩格斯赞同这种适用于完全的无阶级社会(即共产主义)建立之前的过渡时期的国家观。但是他们认为,要以彻底改造国家组织为前提,才能使国家为整个社会的利益服务。

拉萨尔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会工作是徒劳无益的,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却强调没有权力和财产的人们的团结互助组织的必要性,认为这是直接改善他们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的前提。工会应当把工人的力量团结起来,以加强他们在同拥有经济权力的人们进行谈判时的地位。

团结互助和组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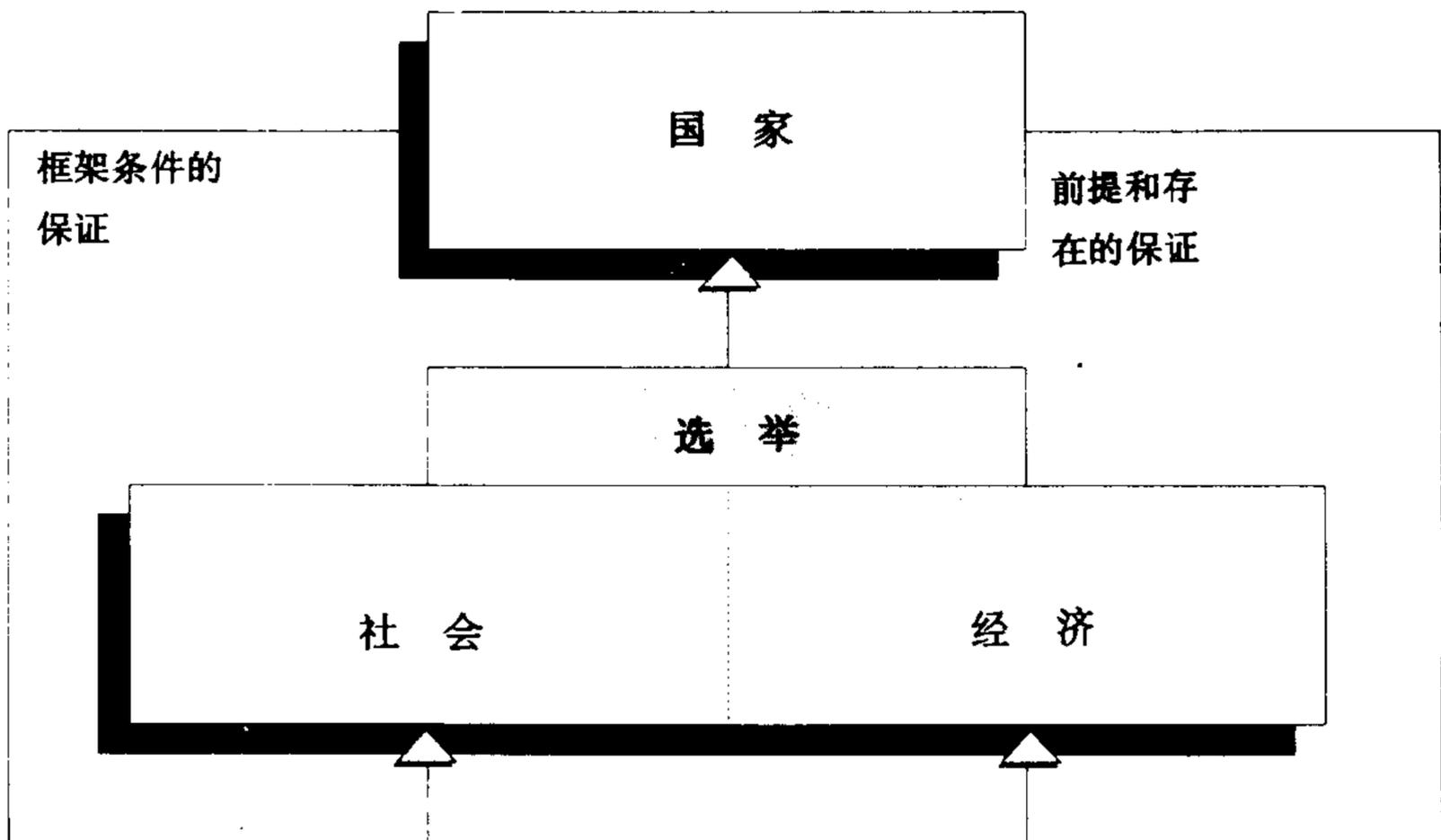
在社会主义运动的思想 and 实践中,团结互助在两个方面对获得平等的自由起关键作用:

——弱者应当通过团结起来建立工会和政党,使自己在人数上的优势和无私的牺牲精神化为力量,从而使自己对平等权利的要求能够得到贯彻。这种做法能直接用于改善日常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工会工作就是针对这一方面的。从长远来看,这种做法也适用于从根本上把整个社会改造成对平等权利体制有利的社会这一目的;政党工作就是针对这一方面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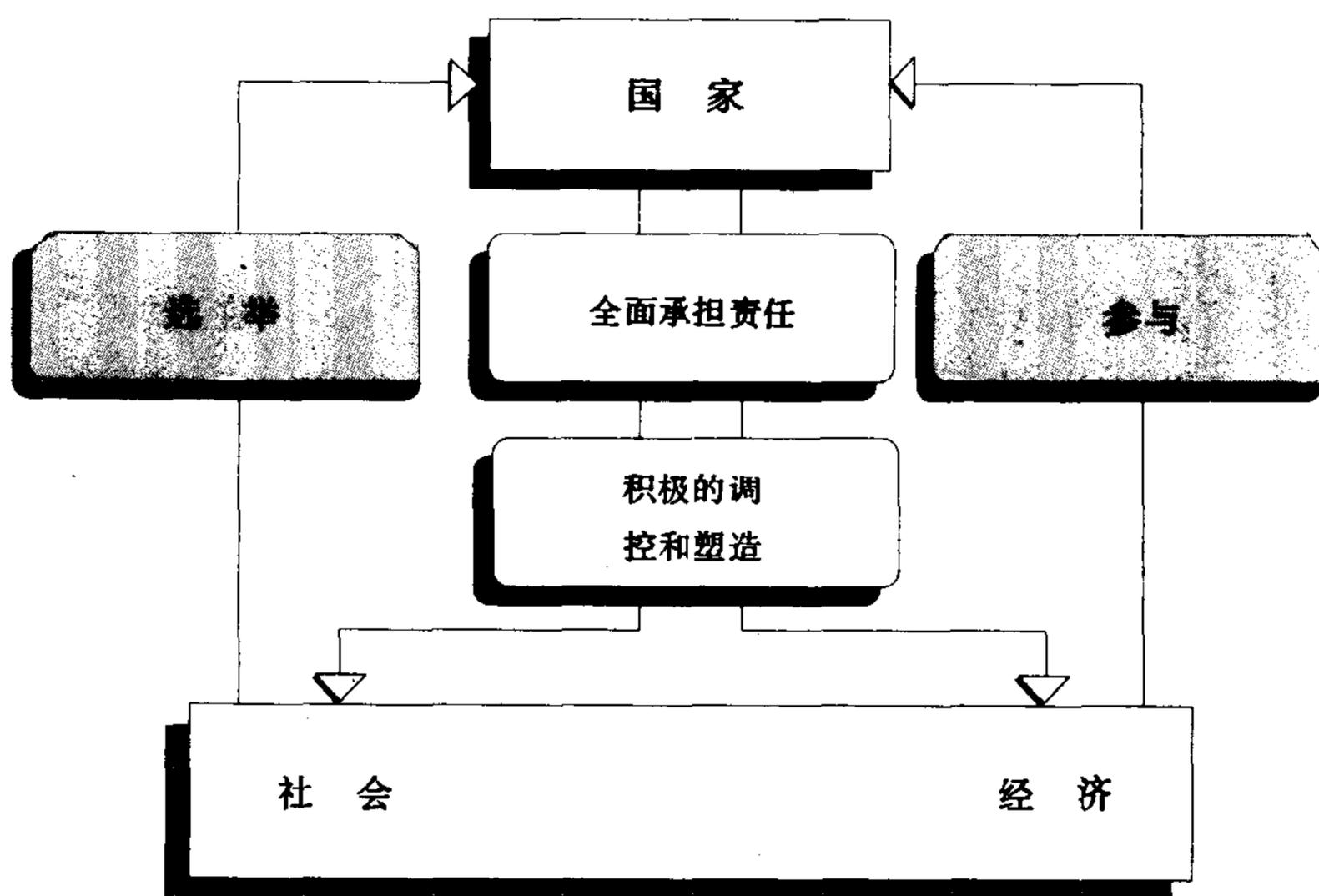
——新的社会关系应当使互相关怀和互相帮助的精神成为社会生活的一个永久的组成部分。使所有人彼此对抗的残酷无情的竞争斗争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上多数人受少数强者和享有特权者统治的情况,将被关于人们由共同的利益联系在一起和彼此依赖的意识所取代。社会组织和合作的新形式应当是人们彼此之间团结互助关系的反映。

社会和国家

图表五：自由主义



图表六：社会主义



论点 11:在社会主义为争取解放的斗争中,以及在社会主义关于一个符合人道精神的社会的设计中,团结互助是起关键作用的。只有当单个的人懂得通过自愿的团结为他人的生活机会分担责任并据此采取行动时,所有的人的自由和平等才是可能的。

从小的范围来说,这种团结观表现在合作社运动中,同样也表现在工会运动和对社会党工作的无私投入中。从大的范围来说,团结意识最终表现为一种新的国家观,它认为民主制国家是有意识

地塑造团结互助的社会关系的工具。

社会主义要求民主

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了自由主义的国家观,使它摆脱了资产阶级的局限性。德国的社会主义者从一开始就要求民主制国家。

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48 年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

“我们已经看到,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①

斐迪南·拉萨尔 1863 年在《公开答复》中写道:

“当德国立法机构都是根据普遍的、直接的选举权产生的时候——那时候,也只有到那个时候,你们才能够规定国家履行它的这一义务。”^②

只有在民主制中,受国家决策影响的多数人才会经常有施加影响的机会。只有民主制国家才会考虑所有的人对自由的需求,因为它是对所有的人负责的。

就国家的职能而言,社会主义克服了自由主义关于最小限度的国家是最好的国家的观点。这一观点与占多数的社会弱者的利益是背道而驰的。相反,社会主义委托民主制国家对社会全面承担责任。国家不仅应当保障财产和秩序,而且还应通过改造社会来保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 2 版第 1 卷第 293 页。

② 《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性文件汇编》第 142 页。

障所有的人的自由并建立一个公正的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

社会主义国家观方面的分歧

在 19 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中,在国家问题上有 3 个主要流派,它们迄今仍有很大影响:

- 一种主要在法国和南欧国家流行的观点是在法国社会主义者彼·约·蒲鲁东的影响下形成的。它主张消灭国家并由小型的合作社来管理有关互助的一切事务。它认为这是实现自由的唯一途径。而国家不论其组织结构如何,总是起压迫作用的。这一流派建立了“无政府主义的”传统。
- 一种以拉萨尔为渊源的观点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扎根很深。它主张使现存国家民主化并逐步扩大它在社会和经济方面的责任,从而使社会关系立即得到改善。从长远来说应当建立一个团结互助的社会,在其中不再存在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区别。
- 一种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渊源的观点也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长期拥有很大影响。根据这一观点,国家就其本质来说始终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手中的工具。因此应当通过猛烈冲击而夺取国家并且彻底将它改造。只有在这以后它才能成为按社会主义重新塑造社会的工具。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和阶级的消失,国家也将消亡(恩格斯语)。对一切社会关系自发进行的自愿的管理将取代国家。

社会民主党的国家观的理论和实践

在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和实践中,为使现存国家民主化并让其承担社会和经济责任的斗争是与这样的希望联系起来的:人们彼此之间的团结互助关系以后将会使国家的暴力手段成为多余的。

总结

社会主义就其历史的起源来说意味着为所有的人争取在所有生活领域的平等的自由,并且通过团结互助和社会的组织化来实行社会财富的公正分配。社会改造是以以下这些目标为准绳的:

- 由民主化的国家承担社会责任;
- 人们在自己所在的企业中以平等的权利参与决策;
- 由社会协调经济发展。

社会主义纲领的实际贯彻依靠以下 3 个支柱:

- 通过组织政党使重新塑造社会基础和今后实现社会主义原则成为可能;
- 通过工会运动中的团结协作使工人在现存关系下就能获得为改善自己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而进行谈判的权力;
- 通过建立生产合作社和消费合作社使社会主义的生活方式和劳动方式能在小范围内预先得到实现。与此同时,它们也应使生活条件直接得到改善。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对社会主义的道路、目标和论证的两种抉择

德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从它遭到皇权专制国家禁止的时期(1878—1890)起接受了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学说。这一学说成为它的社会主义观和它的纲领的基础。国家对党的镇压促进了它在思想上的激进化。但党的原则的内容和政治实践并未因此发生本质上的变化。

论点 12:马克思主义与以往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想相反,自命为“科学的社会主义”。它对已经存在的社会主义观所作的特殊的补充和修改几乎没有涉及关于目标的设想。它所涉及的是这样的一个保证:社会主义是一个在很大程度上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必然性。

马克思主义虽然影响德国和许多其他西欧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的思想达几十年之久,但对它们的实际行动的影响较少。马克思

主义由于声称确有把握得到实现和保证自己的科学性,因此满足了社会主义政党对于理论指南的深刻需要。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有内在矛盾的理论指南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社会民主党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可以概括为如下看法:

——社会主义和随之而来的共产主义不仅仅是实际上由一些人提出并且为之斗争的要求。它们是历史发展本身必然的和合乎规律的目标。它们在未来获得实现的必然性是可以科学地证明的。

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社会主义的可以科学地证明的必然性是从人类历史的两个基本事实产生的:经济关系在任何一个社会中都是决定其他社会关系如道德、艺术、科学、宗教、法律和政治的基础;经济关系从长远来说始终是作为决定一切的因素得到贯彻的。

——社会的经济基础的发展受一个基本规律支配:人的经验、发明精神和需求增长必然会导致社会生产力(即技术、劳动组织、知识)不断地、不可阻止地向前发展。各个时期的人在其中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生产关系)只在一段有限的时间内为生产力的继续发展提供余地,从某一个时刻起它就会成为这一发展的桎梏。但是与这种社会关系利益相关的社会阶级出于自己的私利仍旧坚决维护它,因此

这种生产关系只有通过阶级斗争和革命才能废除。

迄今的一切生产关系都是阶级关系,在这一关系中,社会的一部分统治另一部分。变得过分狭窄的生产关系或迟或早要由受压迫阶级通过革命来摧毁,并代之以一种新的经济制度。历史的这种通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不断存在的矛盾而进行的有规律的发展,只有当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生产力的不受限制的继续发展提供外部条件时才会终止(参看第 62 页,图表 9)。

——对于社会主义的历史目标怎样才能实现这一问题,马克思一生中在他的不同著作中,有时甚至在同一部著作中作出的回答,始终是在两种可能性之间摇摆不定的:

甲:通过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解释

由于国家始终只是统治阶级的一个权力工具,由于(上述)历史的运动规律是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实现的,因此社会主义社会只能通过一次革命建立起来。这一革命与资本主义关系突然地和彻底地决裂。工人阶级迟早会有一天被迫进行这场革命,因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矛盾不可救药。资本主义经济使它自身的最后崩溃成为不可避免的。

既不能从建设性角度设计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方案,也不能逐步实现社会主义。这一替代方案将从资本主义社会的崩溃和由这一崩溃决定的工人阶级举行革命的必然性中产生出来。工人阶级在革命中夺取全部政治权力,以此作为使社会接管生产资料的前提。

马克思假定,资本主义的集中过程将使生产集中到数目愈来愈少、规模愈来愈大的企业手中。因此他认为“社会掌握生产资

料”这一公式的实现本身是不成问题的。资本主义的集中过程将使无数小企业和中等企业被一小撮巨型大企业取代。因此这一过程将使社会上只剩下两个界限明确、利益直接对立的阶级：一批数目日益减少的资本主义巨头和占压倒多数的、处于依附地位和受剥削的、无财产的雇佣劳动者。资本主义的规律本身看来将使阶级力量对比和生产组织发生这样的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急剧变化。

在社会主义革命之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在各个领域留存下来的少数巨型大企业可以由社会的中央机构接管。到那时，对全社会生产计划化的要求和各企业中的人们对自决的要求怎样才能协调一致的问题，将在继续向前发展的过程中得到解决。

按照这样的设想，“革命”既是摧毁资本主义的行动，同时也是夺取政治权力和创造社会主义的行动。

在愈来愈多的领域，一个按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建立起来的社会诸因素将日益彻底地代替资本主义中的经济力量的盲目运行。工人保护立法，对劳动日的社会限制，工人子女的义务教育，合作社制度的发展，这些都被马克思称为社会主义改造的因素。

从这一角度来看，“革命”意味着从根本上重新塑造社会。但这是在民主制的基础上，采取经过周密思考的建设性步骤，通过和平的途径进行的。

恩格斯对这些概述补充说：工人阶级行使政治权力和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最合适的国家形式是民主共和国。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真正形式。但是恩格斯考虑到，一旦社会主义政党获得了支持改造社会的多数，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就会毫不犹豫地取消政治民主。在这种情况下，“革命”将是工人运动为了恢复和保障民主制而采用的暴力防御行动。

按照这一设想，“革命”涉及的是创造和捍卫作为社会主义政策的基础的民主制。在民主制的基础上，对社会的深刻的（即革命的）改造能够逐步地、目标明确地并且在多数人民的意志的监督下进行。

社会主义运动中的马克思主义问题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关于社会主义的道路和目标的两种互相矛盾的观点之间的冲突直到最后始终没有解决。这一情况导致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其自我理解方面产生重大的含糊不清和矛盾之处。这一冲突最终也使民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即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两种如此对立的社会主义观

点能同等地并且都有某种权利援引马克思主义的遗产作为自己的论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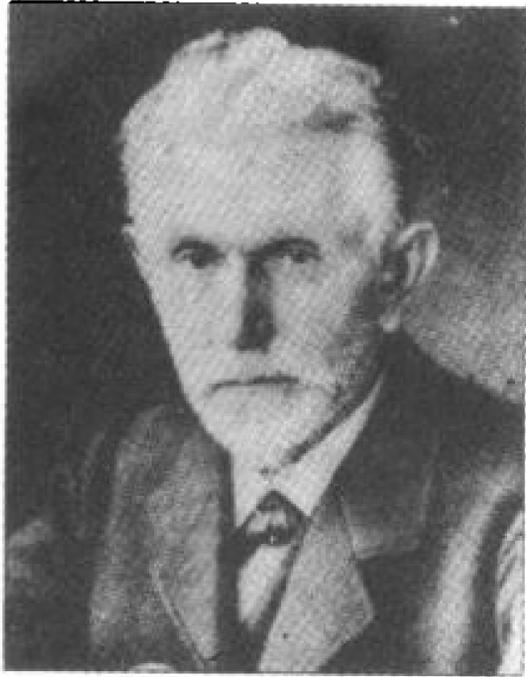
第二节 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和实践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占优势的理论是用革命推翻资本主义的理论。与此相反,党的日常实践却以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可能性为内容。社会民主党在议会内为改善社会政策立法和经济立法,使之有利于工人阶级而斗争。这一实践似乎与真正的社会主义目标——像理论所表述的那样——不相称。但是并不存在追求这些真正目标的实践。

因此,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和实践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下日益互相脱节。理论愈来愈没有能力提出明确的目标来指导实践。

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止的德意志帝国实际的政治现状,助长了以改良为方向的实践和期待革命决裂的观点之间的冲突。就其主要条款来讲属于前民主主义的政治宪法,看来使人们不可能持续不断地进行当时的实践,直到实现那时所说的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

按照社会主义原则的精神对现存社会关系所作的一些改革,并没有被看成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上的铺路石。真正的社会主义革新不应当从目前的改革中产生,而是应当——以一种事先无法阐明的方式——通过在革命中与一切现存关系决裂而产生。



奥古斯特·倍倍尔(1840—1913)

德国工人运动的领袖。1875年起担任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直至去世。他写的许多关于社会主义的著作得到广泛传播。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杰出人物。

爱德华·伯恩斯坦(1850—1932)

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修正主义的创始人。



卡尔·考茨基(1854—1938)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解释马克思主义的权威。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杂志《新时代》的主编。

威廉·李卜克内西(1826—1900)

从 1875 年起与倍倍尔共同担任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直至去世。党的主要理论家,曾参与起草党的几个纲领。

**罗莎·卢森堡(1870—1919)**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杰出政治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曾批评列宁的政策,认为它缺乏对工人阶级的信任和缺乏自由。后被政敌杀害。

什么是革命?

在关于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讨论中长期存在相当大的混乱。“革命”一词至少以 4 种不同的含义被交替使用,却从来没有得到明确的解释。在某一具体场合究竟使用哪一种含义,在多数情况下是不清楚的。

1. “革命”被理解为社会关系的彻底变革,却并没有同时明确这一变革的方式——是和平的,还是暴力的。

2. “革命”被理解为社会关系的变化,这种变化是突然的、深刻的和全面的。

3. “革命”也指与合法的发展相反而用暴力改变政治制度。社会民主党只是为了争取或者捍卫政治民主才愿意使用暴力,但是在多数情况下这一点没有明确说出来。

4. “革命”也意味着用暴力废除旧的社会制度,这同时也应当意味着争得民主和对社会关系实行全面的和突然的变革。

由于对革命的理解不明确,也由于马克思主义相信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这就长期妨碍了社会主义者具体阐明他们对社会主义的道路和目标的理解决。他们忽视了对自己和别人说清楚社会主义社会应当怎样运行以及采取什么措施才能够在现实中为社会主义开辟道路。他们的反对者批评说,社会民主党追求一种乌托邦并且准备进行一场暴力革命。

论点 13:虽然缺乏一种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具体的一贯的理解,却并没有妨碍社会民主党的日常斗争。工会和党为改善现存状况而进行斗争。但是这一缺陷却成为社会主义政党的日常实践与社会主义目标之间缺乏具有说服力的联系的原因。

第三节 修正主义——改良社会主义的基础

论点 14: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之交,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之间的裂痕日益扩大,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内部的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打算通过阐明理论基础,并且通过以现实主义态度考虑社会的实际发展来解决这一矛盾。

修正主义批评了马克思主义的那些妨碍建设性改良工作的因素,并且支持那些有利于改良工作的因素。它提出一种明确的改良替代方案来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矛盾相对抗。

从19世纪80年代起,修正主义思想已在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发展起来,在德国也出现了萌芽。爱德华·伯恩斯坦本来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居领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他从1896年起把这些修正主义思想综合起来并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提出,企图以此全面替代党对马克思主义的正式理解。他因此引起了一场争论,这场争论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达到最高潮,而且在社会民主党内一直持续到《哥德斯堡纲领》时期。

修正主义的社会分析

复杂的社会

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实际发展,在主要方面与马克思在理论中所预言并当作其战略思想的前提的情况是不一样的。社会结构没有表现出日益简单化的趋势,却变得愈来愈复杂了。

尽管经济中的集中化过程很迅速,但独立经营的经济单位的总数并没有减少。中等企业和小企业的数目与大企业的数目同样都在继续增加。这就是说,国民经济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并没有由于集中过程而消失。决策承担者的人数仍旧多得无法计算。

社会的分化

中等企业和小企业的继续存在,成为一个独立的中等阶层得

以维持下来的条件。由于私营经济管理任务和公共行政任务的增多,这一中等阶层又从由职员和公务员构成的“新中等阶层”得到补充。工人阶级本身也表现出教育程度、职业地位和收入方面的内部分化日益加强的趋势。

尽管存在经济集中化,但由于股份公司的产生,分享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人数在增加。社会的社会结构没有像马克思所预期的那样简单化,成为两个其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是统一的阶级,而是表现出日益分化的趋势。社会地位和利益的分化不是减少了,而是大大增加了。

图表七:德国经济中的集中程度和企业数目的发展^①

工业中的企业规模等级				
各种规模的企业数及其雇用工人人数,1882年、1895年及1907年				
年 份	有1至5名工 人的企业	有6至50名工 人的企业	有51—1000名 工人的企业	有1000名以上 工人的企业
1882				
企业	2,882,768	112,715	9,847	127
工人	4,335,822	1,391,720	1,400,087	213,160
1895				
企业	2,934,723	191,301	18,701	252
工人	4,770,669	2,454,333	2,595,536	448,731
1907				
企业	3,124,198	267,410	31,501	506
工人	5,353,576	3,644,415	4,395,380	954,645

^① 引自于尔根·库钦斯基:《资本主义中的工人状况史》东柏林德文版第2卷第253页。

商业和交通业中的企业规模等级(普鲁士邦)^①

在普鲁士的商业和交通业中(铁路和邮政除外)工作的人数:

企业雇用人数	1885	1895	增加率(%)
2名以下雇员	411,509	467,656	13.6
3—5名雇员	176,867	342,112	93.4
6—50名雇员	157,328	303,078	92.6
51名以上雇员	25,619	62,056	142.2
	771,323	1,174,902	52.3

农业中的经营规模等级(全德国)^②

按公顷数划分的 经营类别	经营数		用于农业 的面积	总面积
	1882	1895		
细小经营 (2以下)	3,061,831	3,236,367	1,808,444	2,415,414
小农经营 (2—5)	981,407	1,016,318	3,285,984	4,142,071
中农经营 (5—20)	926,605	998,804	9,721,875	12,537,660
富农经营 (20—100)	281,510	281,767	9,869,837	13,157,201
大农场 (100及以上)	24,991	25,061	7,831,801	11,031,896

危机没有加剧

资本主义经济固然不能摆脱它内在的产生危机的趋势。社会的需要和个别企业的生产决定之间缺乏协调,就会导致定期反复出现的经济危机。但是这些危机并没有表现出马克思所预期的那

① 引自爱德华·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973年波恩德文版第102页。

② 引自同上书第103页。

种不断加剧、不断扩大并且眼看就要以致命的经济大灾难为最终结局的趋势。

与此相反,在现实发展中,由于日益扩展的信息和信贷机构,也由于资本主义内部开始出现的经济的组织化(例如卡特尔),尤其是由于国家调节经济的全部手段大大改善,已可以看到经济危机及其影响缓和化的趋势。

因此,关于资本主义由于经济原因不可避免要灭亡的期望并不能从经验中找到依据。

工人状况的改善

资本主义的发展没有导致工人生活状况的持续恶化。尽管工人收入和从生产资料占有所得的收入之间的差距在扩大,工人的实际收入却明显地不断提高。与马克思关于工人日益贫困化并有朝一日将触发革命的预期相反,可以看到工人生活状况的明显改善。

阶级斗争没有像马克思所预期的那样不断加剧。国家的民主化以及由于工会斗争而获得的劳动立法前提条件的改善已使工会和企业主之间解决冲突的形式日益有序化。民主制已被证明是按照劳动人民的利益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最合适的出发点。

对于重新考虑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来说,确认如下的事实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经济崩溃的迹象,工业社会的经济复杂性和社会复杂性却在继续增加。从这一事实出发,伯恩斯坦勾画出关于社会主义的道路和目标的新的理解的轮廓。他在这样做时仍旧能援引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作为论据。

社会主义的道路和目标

社会主义是一项建设性任务

传统的社会主义希望社会能在一次革命以后夺取并且统一管理全部生产资料。在一个拥有几十万独立经营的生产单位的复杂社会里,想实现这一希望是悖理的。没有任何国家组织,也没有任何其他代表整个社会的组织能够管理和指导几十万个不同的生产单位,能同时做到既保证在这些生产单位中工作的人们对自由的要求得到满足,又保证经济的生产率最大程度地得到提高。

社会主义是一项组织任务,在复杂的社会里,无法提出按照社会主义原则完成这一任务的统一的社会计划。

社会化本身不是目的

在复杂的社会里,要对全部生产资料实行全面社会化并由一个中央机构来控制是行不通的。不仅如此,从社会主义本身的原则来考虑,这种做法既不是绝对必需的,也不是切合目的的。全面社会化的思想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经济组织的真正目的而提出的,而这一目的恰恰在于使所有的人享有平等的自决权和由整个社会负责控制经济发展。通过社会主义的经济组织,还应当同时加快生产力的发展,以便为满足所有人的需求和使所有的人都能发展自我创造物质的前提条件。这才是社会化这一组织手段的真正目的。社会协调和决策的一切形式都要以这些目的为准绳。社会化本身不是目的。

社会主义必须是可由经验感知的

在复杂的社会中,想通过突然地和全面地改造社会结构来实现社会主义原则是不切合目的的。这主要是由于以下两个原因:

1. 从经验中学习

工人本身应当随着社会主义改造而接管过去由财产特权拥有者行使的、支配他们社会的和经济的生活条件的权力。因此,一次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社会改革,必须在其进程中使处于依附地位的工人能以直接的和可由经验感知的方式从过去的特权者手中接管支配权。社会改造的每一个步骤都应当是迈向社会主义的一步,它对于过去被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的人们来说,也必须是实际自决权利的一次真正的、可由经验感知的增加。

只有通过可由经验感知的自决机会,才有可能在实践中学会切合目的地和有效地使用这些机会。只有通过实践,工人才能学会熟练地运用他们的自决权。通过这种方式,每次在对贯彻自决权的下一个步骤作出规定时,就能根据实践的经验确定其性质和范围。工人本身始终是发展的执行者。

2. 社会主义作为改良任务

在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代替资本主义时,不应当对经济供应造成危害,从而威胁整个社会的生存。每次取消资本主义的一个结构因素,都必须直接地用一个建设性的和可以操作的社会主义结构因素来代替它:例如,用社会对私有财产的监督或社会化来代替对私有财产的不受限制的支配权;用国家对劳动条件的保护措施和监督措施来代替工人在自由市场上不受保护的状况;用国家对经济的调控来代替导致危机的竞争,如此等等。只有当每一个被取消的资本主义结构因素都由一个可以运作的社会主义结构因素取代时,才有可能对社会实行目标明确的改造,同时不致破坏整体的

生存条件。

社会主义是社会改良的一个原则

社会主义不是意味着立即和全面地用一个完整的对抗模式来代替资本主义社会,而是一个塑造社会的原则(即通过团结互助和组织起来而使所有的人在所有的生活领域享受平等的自由)。

在社会发展的某一特定阶段,在该阶段人们所具有的特定的经验和看法的条件下,用什么样的制度和机构来实现社会主义最好,这不能按照一个固定不变的模式来决定。这是一个应当由有关的人们在各个时期特定的情况下作出决定的问题。对于在某一时期已经实现的制度和机构,必须经常根据社会主义的原则和运用这些原则时取得的具体经验来重新加以检验。

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

民主是指对政治生活的平等参与的实现,因此它不仅仅是一种通向社会主义的可能的道路。它是社会主义本身的基本要素。除此之外,民主还是不断改造社会的唯一合适的制度,这种社会改造是真正得到有关人们的大多数赞同的,是以在一切生活领域中实现平等的参与决定为方向的。民主使每一次社会改革的程度都能与多数人的觉悟水平和经验水平相适应。它保证改革步骤能与有关的人们的意愿保持一致。民主防止违背人们意愿的倒行逆施。

什么是社会化?

社会化是一个需要澄清的概念。它意味着保证社会利益居于对个人利益优先的地位,并保证所有的人都能参与同他们有关的决策。至于社会在各个时期要通过它的哪些组织或集团——社会

永远不会作为抽象的概念自行活动——来行使这种参与决定权，则应当根据各种不同的社会活动和社会事业来分别确定。在这一过程中，对于是否符合平等目的以及是否符合经济效益的考虑都将起决定作用。

决策的社会化是应当由社会的某个机构(例如国家或企业全体职工)单独接管全部决策权力，还是由若干不同层次的社会机构接管权力来实现，这必须根据当时的情况，根据是否方便以及是否符合社会发展水平来具体作出决定。

由国家官僚机构来全面掌握经济决策权的做法，其中所包含的社会主义成分比一部工厂法还要少，后者虽然在形式上允许私有财产继续存在，却使工人、工会或民主制国家有效地接管了过去属于私有财产的若干决策权(例如，关于劳动场所安全保障的规定、关于保健的规定、参与经营决策和人事决策的权利)。

正如社会化可以采取多种形式一样，对整个经济的协调也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市场在其实际发挥作用的情况下，可以作为提高生产率和物资供应的工具为社会的利益服务。全面的经济计划化是应当仅仅用来补充市场，还是应当在某些领域用来完全取代市场，这要取决于各个时期的生产结构和权力结构以及各个生产部门的技术发展水平。

基层运动

如果社会主义改造仅仅是由议会作出决议和由政府采取行动的事，那么它是不会成功的。社会主义的内容和途径必须从人们的具体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中产生出来(改造本来就是为了他们的利益)。如果社会主义想要通过人道化和自决来改变人们在各个经验领域的直接生活现实，那么就必须从人们在这些领域的经验和

要求中汲取动力和建设性方案。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可以保证人们看清改革措施是他们自己意愿的体现并且去利用新创造出来的机会。社会主义只有在劳动领域和生活领域的实际经验和利用政治权力来推行改革这两者之间的交互作用中才能实现。

社会主义的论证

科学和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无论从能以科学手段证明其必然性和合理性这一意义来说,还是从能明确无误地从科学认识中推导出它的塑造方案这一意义来说,都不是“科学的”体系。社会主义改造固然要以对既定的社会的运转情况、规律性和发展趋势的深刻认识为前提,但是决定拥护并且献身于社会主义的原则和塑造方案,这绝不仅仅是科学的行动,而是人们的利益或者正义感所要求的行动。社会主义归根到底仅仅取决于利益和正义的要求。科学在社会主义内部起的是一种辅助作用,它始终受多数人的具体经验和决定的限制。

不是反马克思主义

修正主义批评并且克服了马克思主义中反对建设性的改良社会主义的基础和战略的那些因素和倾向。修正主义阐明和澄清了马克思主义自身中业已存在的那些有利于改良社会主义的因素。修正主义以马克思主义的较好的方面为论据来反对它的那些成问题的倾向。修正主义不是反马克思主义。

修正主义和德国社会民主党

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之交修正主义开始出现的头几年,它在

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引起了大多数人的愤怒并遭到拒绝。当时,在还未实现民主制的德意志帝国进行改良的实际余地是很有限的,而且社会民主党在社会上还处于孤立状态,这种情况对于修正主义在党内遭到拒绝起了一定的作用。在可以预见到的范围内,重新塑造社会的可能性似乎是不存在的。

党的领袖奥古斯特·倍倍尔和威廉·李卜克内西以及主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卡尔·考茨基、罗莎·卢森堡)担心,如果不再能让党员看到在可以预见到的时间内创造一个崭新世界的 prospect,以此作为对充满牺牲的斗争的回报,那么许多党员的战斗精神就会松懈。在这种情况下,党的马克思主义作为反对派的意识形态具有更大得多的吸引力。它提供动力和安慰,指明方向,从而使处于孤立地位的党获得力量和信心。

党的马克思主义为发挥上述意识形态作用而要求社会民主党作出牺牲,这就是使社会民主党作为执政力量的实际行动能力陷于瘫痪,这方面的问题只是在1918年以后的魏玛共和国时期才显露出来。党的马克思主义没有预先拟定指引建立社会新秩序的行动方案。在这类方案被提出的场合,它们显得像是倒退到关于幸福的伟大预言的背后。

但是,社会民主党的、尤其是社会主义工会运动的实践却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以修正主义为指导。作为民主社会主义在理论和纲领上的自我理解,修正主义通过由德国历史中的实际经验决定的若干发展阶段逐渐得到了承认。随着195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哥德斯堡纲领》的通过,修正主义的主要成分已成为现代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

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和纲领的发展,在魏玛共和国时期(1919—1933)和在纳粹主义统治德国时社会民主党再次被禁止后

的流亡时期(1933—1945),基本上是对修正主义的社会主义观的个别要素的具体化、精确化和进一步的阐述。

爱德华·伯恩斯坦写道:

“对社会主义最确切的描述是从合作思想出发的描述……因为这种描述既表达了经济关系,也表达了法律关系……将社会主义描述为通向合作的社会制度的运动或者这种社会制度的状态,都是与此相符合的。……这里提出合作性只是要表明社会主义所固有的法律原则:民主。合伙人是权利平等的股东。”^①

“一部好的工厂法可以比一整批工厂的国有化包含更多的社会主义。”^②

“民主既是手段又是目的。它是为实现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手段,也是社会主义的最终形式。”^③

“那时,在政治革命中表现出来的暴力对改变社会性质所起的作用会愈来愈小。它可以打碎已经令人无法容忍的锁链和结束过时的形态,但除此之外它不能创造任何能持久存在的东西。”^④

① 爱·伯恩斯坦:《科学社会主义怎样才是可能的?》1901年柏林德文版第42页。

② 爱·伯恩斯坦:《崩溃论和殖民政策》,见《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1989年东方出版社版第195页。

③ 爱·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第178页。

④ 爱·伯恩斯坦:《布朗基主义和社会民主党》(未发表)。

图表八：马克思主义——修正主义

	马克思主义 (科学社会主义)	修正主义 (改良主义,建设性的社会主义)
什么是社会主义?	<p>社会主义是由于历史必然性而出现的历史时期。</p> <p>社会主义是一个全面社会化的并且根据统一计划进行管理的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在这个制度中,一切特权均被取消。</p>	<p>社会主义是社会组织的一种原则,其体制结构和组织结构可以因社会发展水平和经验水平的不同而具有很多不同的形态。</p> <p>社会主义的原则是:所有的人在一切实生活领域都有平等的参与权力。</p>
为什么社会主义要搞?	<p>社会主义是由客观的历史规律产生的必然性,它是作为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实现的,但同时也服务于全人类的利益。</p> <p>社会主义是注定要崩溃的资本主义的历史遗产。</p>	<p>社会主义是一种伦理的必然性,它符合所有那些由于不公正的社会关系而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的利益。</p> <p>社会主义实现的程度和形式都取决于有关的人们的行动。</p>
如何才能实现社会主义?	<p>工人阶级受到资本主义发展的推动,将自行组织起来,并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p> <p>工人阶级在革命中将会摧毁资本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崭新的制度。</p> <p>在同资本主义进行革命决裂之前的改良,对社会主义没有任何建设性的作用。</p>	<p>工人阶级必须自己组织起来,并且对自己在资本主义中的地位、社会主义的原则和取代现存条件的可能的替代方案获得明确的认识。</p> <p>必须设计出具体的替代办法作为社会主义因素以逐步取代资本主义关系。这些办法必须以工人的利益、社会主义原则、工人的经验水平和现有的社会可能性为根据。</p> <p>社会主义将由于建设性社会变革和这种变革使工人有可能积累的经验 and 知识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发展起来。社会主义就是民主逐渐向社会各个领域的扩展。</p>

	马克思主义 (科学社会主义)	修正主义 (改良主义,建设性的社会主义)
什么是社会化?	<p>社会在名义上取得完全的所有权,但并不确切规定体制和组织形式。</p> <p>实行全面的经济计划,但并不确定集中的和分散的权力机关之间的相互关系。</p>	<p>社会整体拥有对一切生产资料的最高所有权。</p> <p>社会化不一定意味着国有化或名义上的剥夺,它也可以意味着把某些对生产资料的管理权转交给代表社会利益的各种载体。</p> <p>社会化并不一定意味着取消市场。有些运转良好的市场形式是同社会的整体利益相协调的。</p>
国家和民主制的作用	<p>国家总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权力工具。</p> <p>尽管如此,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党内仍把民主制国家看成是实现社会主义变革的舞台。马克思动摇在二者之间:承认民主制国家是社会主义改造的工具还是加以拒绝。在社会民主党内,这种动摇一直由于对民主的信仰而得到纠正。</p>	<p>国家职能取决于它的组织和它的合法性。</p> <p>民主制国家能为社会的整体利益服务。</p> <p>民主制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唯一可行的道路,而且民主本身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因素,因为它使享有平等的自由权的社会主义原则在一个重要的社会领域得到实现。</p>
革命能有什么成就?	<p>革命是具有历史必然性的、以暴力手段摧毁资本主义并同时建立社会主义的行动。</p>	<p>在一定情况下,非法使用暴力这一意义上的革命是保卫民主或争取民主的适当手段。</p> <p>但是不可能通过一次暴力的革命起义来按照社会主义原则建设性地改造社会的结构。</p> <p>创造性地建立社会主义的关系,只能在民主制中、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逐步实现。</p>

第三章

民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马克思列宁主义)

第一节 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分裂

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分裂成遵循民主社会主义的一派和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基础的共产主义派,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4—1918)各社会党对本国的政策采取不同立场而开始的。由于欧洲的社会党除少数例外都支持本国参加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社会主义政党的国际最高组织即社会主义的国际瓦解了。

弗·伊·列宁领导下的俄国布尔什维克曾要求所有国家的社会党都利用战争爆发的机会来进行革命颠覆。在这一要求未能实现后,列宁着手从理论上论证他的革命政策,以此来全面取代几个

大的社会主义政党所奉行的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并且着手进行实际的组织工作。

当列宁的党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中取得胜利后,列宁坚决地把自己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付诸实践。为了与民主社会主义者区别开来,俄国布尔什维克在1918年改称共产党。另一些党立即效法这一榜样。俄国布尔什维克和其他国家社会党中追随他们的那些派别的理论和实践,从一开始就遭到遵循民主制的各社会党的原则性批评。在德国,社会党人为了在外观上也突出他们同共产主义的基本对立,从那以后自称民主社会主义者。

通过多年的非常激烈的争论,民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即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两个直到不久前还互不妥协的阵营之间的区别已经表现得很清楚了。在这一争论中,双方都援引马克思主义来论证他们的针锋相对的立场。因此,把共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等同起来并且把民主社会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等同起来的说法是错误的。确切地说,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两种——在核心问题上针锋相对的——运用和发展。民主社会主义以马克思主义的民主主义因素为出发点。马克思列宁主义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引伸出“无产阶级专政”的论据,而无产阶级专政是抛弃民主制的。

共产主义者把由他们掌握的过渡社会称为“社会主义”,他们有时也自称“社会主义者”。这就为围绕“社会主义”概念的无意中造成的和蓄意导致的混乱打下了基础。这种混乱迄今仍常常在很大程度上给民主社会主义的努力造成很大麻烦。

论点 15:民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对立在于:民

主社会主义认为民主具有它本身的内在价值,社会主义要使这一价值扩展到所有领域,而且使其永不失效。共产主义想用马克思所主张的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来为无产阶级专政辩护,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应当代替民主制,直到建立无阶级社会为止。关于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和以马克思主义为依据的问题,在这两个派别之间不存在争论。

共产主义和不发达状态

列宁关于社会主义政策的道路和目标的设想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俄国的特殊传统和1900年左右的形势来解释。俄国的特点是缺乏政治上的自由主义的和民主主义的传统。议会政治、新闻和出版自由、自由的工会活动几乎没有听说过。社会主义政党不能合法地工作。俄国工人的人数还很少。他们大部分才刚刚从农民转为工人,既缺乏组织经验,也没有达到可与当时的西欧工人相比的知识和觉悟水平。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劳动者是农民,其中绝大多数是文盲。

尽管如此,也决不能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解成适合于落后的俄国情况的社会主义道路。从一开始起,就有一个民主主义的工人运动和一个民主主义的农民运动作为替代抉择与它相对立。列宁的党夺取政权后,这两个运动立即遭到镇压。马克思列宁主义中的反自由主义和非民主主义因素在最发达工业国的部分工人运动中也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共鸣。

第二节 民主社会主义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

马克思列宁主义

论证

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律的核心是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这些规律应当被看成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指引人们行动的马克思主义认识首先是:任何国家都是阶级国家,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代表工人阶级真正利益的社会主义革命家用历史的真理证明自己行动的正确性。

列宁用他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赋予“科学社会主义”以现实的意义: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已形成一个互相依存而又充满矛盾的整体。可以从较不发达的外围开始战胜它。这些外围地区是帝国主义链条的最薄弱环节。列宁以此论证说,革命应当在俄国,而不是像马克思所预期的那样在发达工业国家开始。

工人的作用

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不可能充分认识“科学社会主义”。工人还不能认识自己的真正利益。这是因为:

——工人由于缺乏时间、训练和基础知识,不能研究“科学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是知识分子制定的,必须由知识分子来应用和传播。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固然体会到他们的利益与资本家利益的对立。但是他们通常认识不到只有通过革命推

翻资本主义才能使他们的利益得到实现。他们只能产生一种工会意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他们还不能形成关于自己的历史使命的阶级意识。阶级意识是由知识分子中的职业革命家“从外面”带给他们的。

——因此,职业革命家作为传播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必须在资本主义被战胜之前和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对工人阶级起领导作用。这一领导作用通过按“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政党和把社会主义国家组织成“无产阶级专政”而得到保证。通过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世界观教育,工人将获得充分的阶级意识和自决的能力。

民主社会主义

论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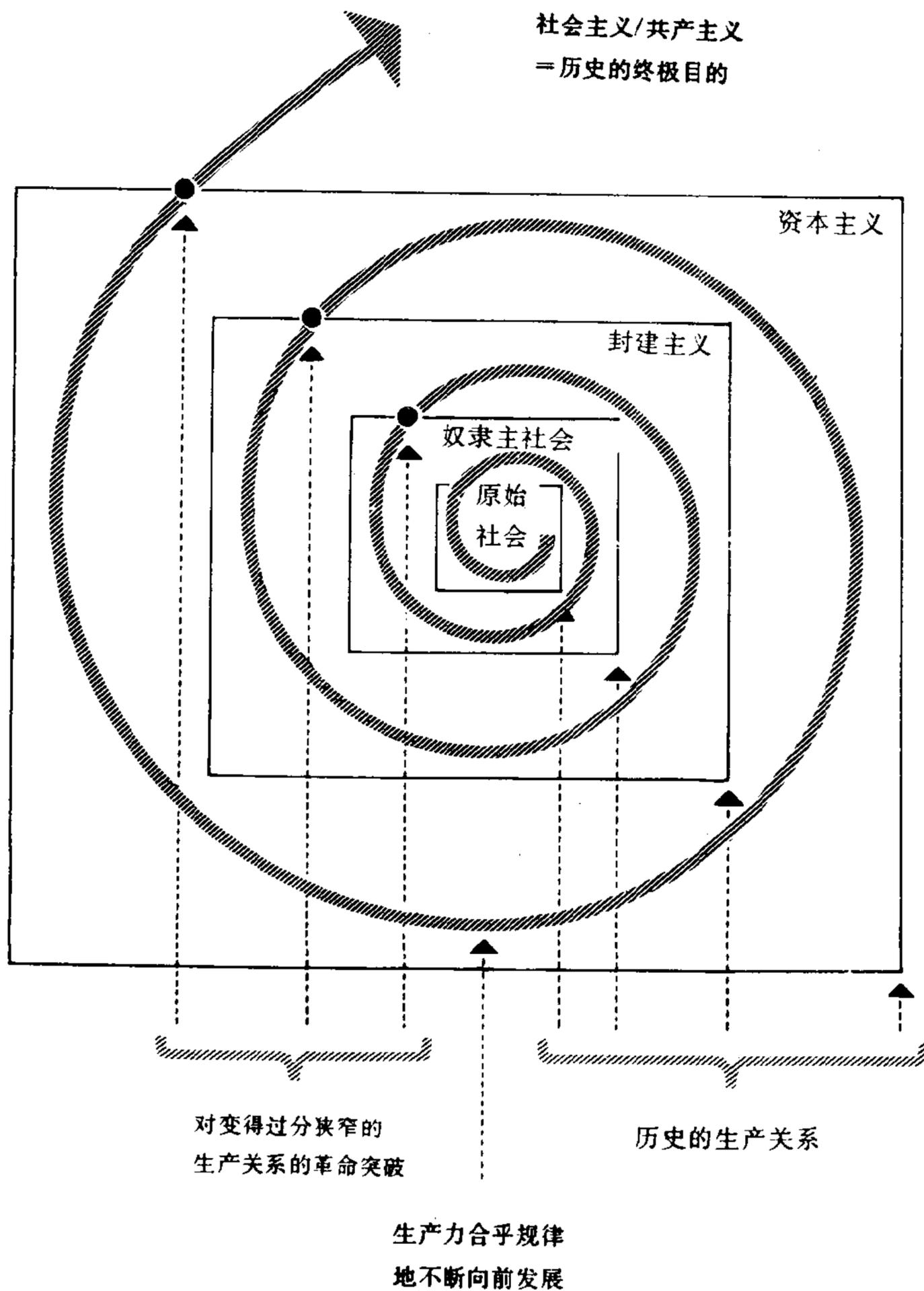
民主社会主义政策的绝对有效性并不是由一种被抬高成世界观的历史观来加以论证的,它所依据的仅仅是社会主义的原则。马克思的理论和另一些理论提供对社会主义政策有用的认识。但是这些理论不能代替多数意见来证明这一政策的正确性。

社会主义政策的合法性在于它同自由、平等和互助等原则的关系。这些原则决定了这一情况:任何没有得到当事者多数赞同的措施都不能被证明是正确的。社会主义要实现平等的自由。社会主义政策的任何一个步骤都必须是朝这一方向走出的一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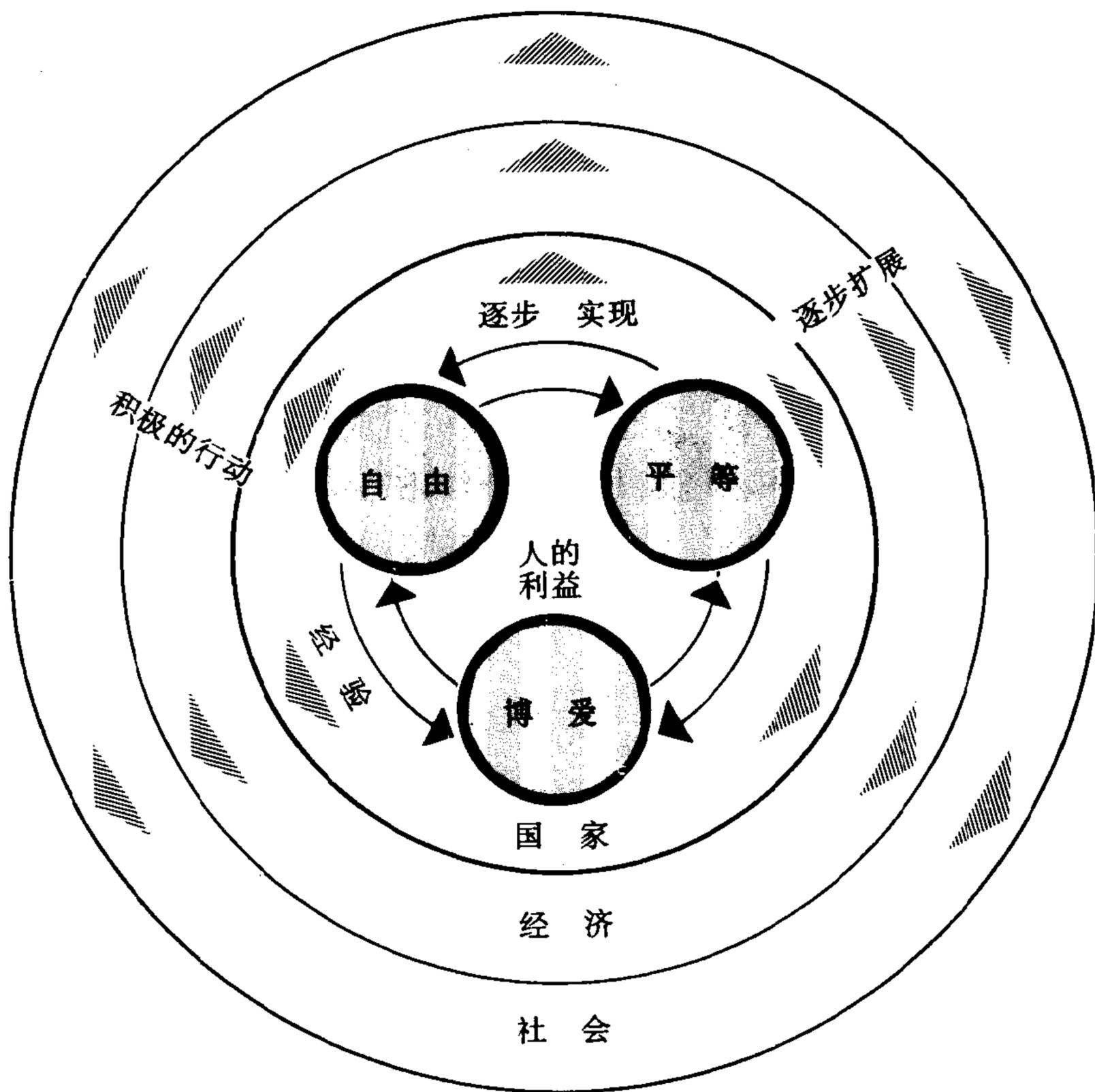
工人的作用

关于必须“从外面”给工人阶级带来阶级意识的观点在社会民主党内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这一观点最初是由卡尔·考茨基表述

图表九：历史唯物主义——共产主义的基础——
合规律的进步的基本法则



图表十：民主社会主义——自由、平等、博爱原则的逐步实现



的。但是在民主社会主义中，这一观点为党的组织提出了另一些前提条件并且产生了另一些后果。

- 工人的生活条件使他们很难受到教育。不能指望他们会自发地接受社会主义的理论认识。这些认识必须由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经过目标明确的教育努力带给工人阶级。
- 大多数工人是愿意接受这样提供的机会并且作出努力的，因此他们在资本主义内部就已经能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所处地位的原因和改变这种地位的条件。工会工作愈向前发展，工人也愈有可能掌握他们所处时代的文化。社会民主党以高度乐观的态度从事工人教育。
- 工人的解放必须是工人自己的事业。不能因为工人对社会主义理论缺乏理解而限制他们的自决权利。在党内和社会主义国家内必须普遍实行民主制。必须根据工人的实际存在的利益和认识来决定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和方向。

马克思列宁主义

民主集中制

只有一个集中领导的有纪律的党才能推翻资本主义。这个党必须通过排斥所有其他的思想来保证科学社会主义的纯洁性。形成完整体系的理论、统一的意志和党员的无条件服从都是必要的。领导干部固然是自下而上选举出来的，但是一旦他们处于最高地位，就必须几乎无条件地服从他们。俄国革命后不久，列宁就禁止建立派别。由于不允许批评，而且领导人一当选就对下实行全面的控制，普通党员实际上没有任何真正的参与决定的可能性。在共产

党内,只有在党的领导事先作出决定以后,才允许对某一论题进行争论。各级职务的候选人必须由党的上级领导机构批准。

无产阶级专政

根据列宁的观点,国家永远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对被统治阶级实行镇压的暴力机器。由此就产生出社会主义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一要求。理由是:

- 在资本主义社会,不能利用国家来为无产阶级谋利益。国家只是资本家的一个工具。
- 只能通过一次革命用暴力夺取国家。列宁认为议会民主制是资本家阶级专政特有的形式。革命以后必须摧毁议会制民主。代替它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特点是工人阶级拥有不受限制的、不与人分享的和不可剥夺的权力。这一权力由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代表工人阶级来行使。在无产阶级专政内部,权利和参与决定的可能性本身不是目的。只有当它们能为巩固党的权力服务并且对实现全面国有化和集中领导有利时,它们才得到允许。国家集中引导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国家的合法性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根据。不允许通过多数作出的决定来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真理性提出怀疑。
- 无产阶级专政应当实现无阶级社会。当无阶级社会建成时,国家就可以消亡。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在1918年写道:

“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

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

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①

民主社会主义

党内民主制

民主社会主义的政党是以争取多数人为目标的群众性政党。它们在坚持纲领原则的基础上为党内开展批评和成立派别提供广阔的天地。批评执委会,提出替代性方案和领袖人选的建议,这都属于正常的党内生活。党的共同政策不是从一开始就固定下来的,而是要作为不同意见的公开讨论的结果一再被重新认定。党员没有遵守共同的世界观的义务。对领导集团的政策提出批评,这在民主的政党内是司空见惯的事。党内反对派的代表人物作为候选人与领导集团提出的候选人对抗,是屡见不鲜的。

自由的民主制

国家的组织形式对它的社会职能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民主制国家可以为多数人的利益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为全社会的利益服务。民主社会主义既然企求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与它相应的国家形式就只能是民主制。

——民主制反对政治意志形成中的特权。它以获得

^① 《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3卷第594—595页。

大多数人的支持为前提,因此能成为战胜资本主义的工具。

——在民主制国家中,自由的批评,自行承担责任的组织以及国家、经济、社会中日益发展的参与权都是可能的。因此民主制国家成为社会主义的学校。它使居民的多数都能像民主社会主义打算在一切领域实现的那样自行承担责任。

民主制作为平等的参与决定的原则是已经实现的社会主义的一个部分,而且是完成社会主义的最佳途径。它允许公开的批评并且使政策服从多数人的利益。它保证社会的发展符合多数人的利益。但是它也要求保障人权和反对派的权利。

——在复杂的社会里永远需要只有国家才能作出的有约束力的规章。尽可能使国家成为民主的国家,这是至关重要的。

卡尔·考茨基在 1918 年写道:

“对于我们来说,没有民主制的社会主义是不可思议的。我们不仅把现代社会主义理解成由社会组织生产,而且理解成按民主制组织社会……没有民主制就没有社会主义。”^①

^① 卡·考茨基:《无产阶级专政》1918年维也纳德文版第5页。

马克思列宁主义

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是从革命战胜资本主义到完全建成(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之间的符合规律的历史发展时期。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始终呈现以下 4 个标志:

- 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
- 逐步对生产资料的一切私有制进行剥夺并代之以由国家掌握的“社会所有制”。
- 国民经济和所有其他领域都由国家集中控制和领导。
- 分配原则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

国际

列宁在 1919 年创立共产国际(第三国际)。任何想要参加国际的党都必须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有约束力的学说。合作的主要原则是无条件支持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苏联的利益应对其他共产党的民族利益处于不受限制的优势地位,这被看成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苏联模式被看成是必须遵循的榜样。这样一来,就在全世界范围完成了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分裂。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1870—1924)
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内布尔什维克派的创始人。1917年俄国革命和新建立的苏维埃国家的领袖。“无产阶级专政”的辩护者。共产国际的创始人。



列奥·托洛茨基(1879—1940)

俄国革命家和政治家,1917年俄国革命爆发后是与列宁齐名的人物。他阐发了“不断革命”思想。在与斯大林多年发生冲突后于1929年被放逐出苏联,1940年被——很可能是被苏联秘密警察的一个特务——杀害。

民主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不能根据某些制度结构,例如所有制形式或计划化

形式来界定。民主社会主义是一个目标明确的过程。目标是由在团结互助中实现平等的自由这一原则决定的。过程表现为符合这一原则的社会关系的发展。由于经验和发展水平不同,这些关系可能有所变化。既有取消自由和平等的国有化形式,另一方面也有由社会监督私有制并允许私有制存在的形式。

社会主义不是一项固定不变的社会计划。它是一种塑造经济、国家和社会的原则。在变化不定的情况下应当使人们有可能享受最大限度的自决、平等权利和互助。因此社会主义始终以民主制和社会对经济负责以及全面的参与决定为前提。

国际

在新创立的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中,每一个民族政党自主决定自己的政策。各党根据权利平等和团结互助的原则实行伙伴式合作。执行和平政策、拒绝谋求霸权的努力、为自由而斗争和克服剥削是合作的目标。

弗里德里希·艾伯特(1875—1925)

1913年起任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1919—1925年任魏玛共和国第一任总统。





奥托·韦尔斯(1873—1939)

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主席。面对纳粹夺取政权的危险,在一次勇敢的演说中强调社会主义的自由原则。1933年以后在流亡中进行反对纳粹主义的斗争。

弗里德里希·阿德勒(1879—19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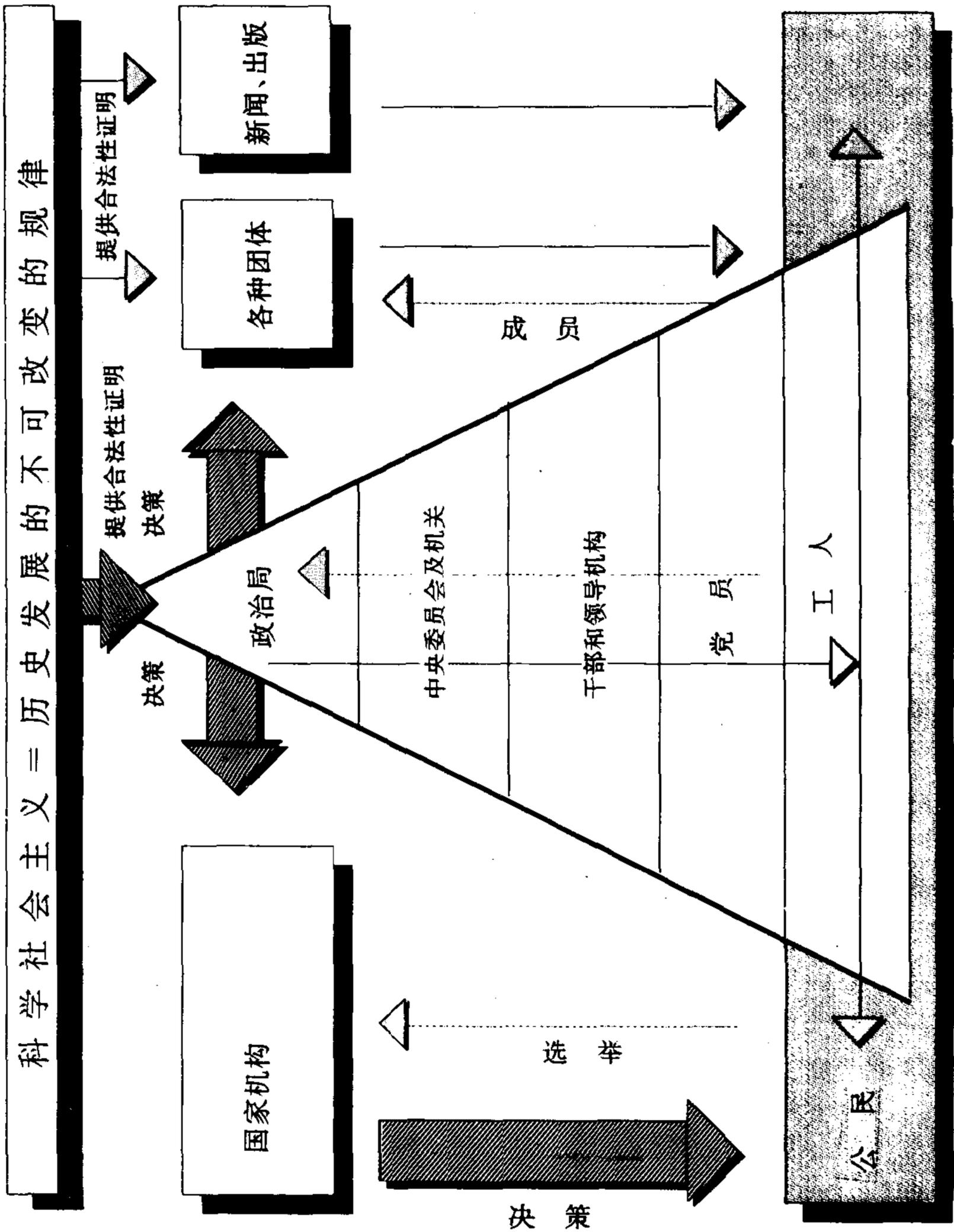
奥地利社会主义者。多年担任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书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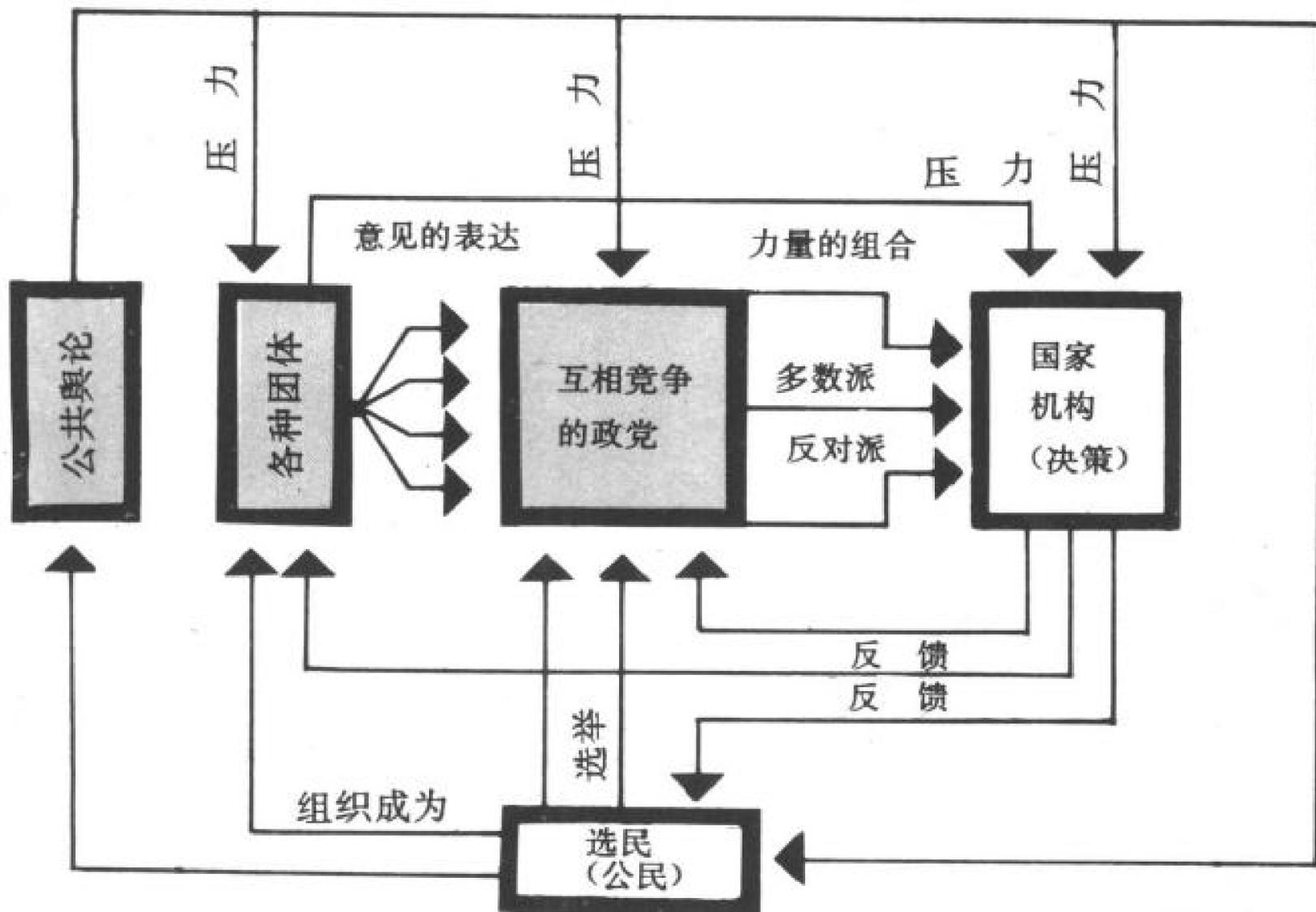
埃米尔·王德威尔得(1866—1938)

比利时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书记。

图表十一：无产阶级专政



图表十二：多元的民主制



总结

在德国，民主社会主义的自我理解通过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之间的争论以及通过社会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之间的争论而明确起来。

社会主义运动内部的修正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争论使人们看清了复杂社会中社会主义改造的可能性和限度。显而易见，不能指望资本主义的崩溃。

一次革命能够排除对社会发展的非民主的障碍。但是社会主

义原则的实现却要求逐步的和建设性的社会改造。人们必须一步一步地获得自决的新机会。他们必须成为改革进程的承担者。社会主义政策的每一步骤都必须增加自由、平等和团结互助。社会主义不是固定不变的社会计划，而是社会的全面民主化的原则。

在社会民主党受到镇压并且在社会上被孤立的时期，只有少数人倾向修正主义。那时更加激进的观点似乎能更有效地加强运动的斗争精神。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修正主义逐渐成了党的多数派的基础。

民主社会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之间的争论使国际工人运动分裂成两个敌对阵营。共产党人从“科学社会主义”中找出论据，证明应当由一个有觉悟的领导集团来不受限制地统治党（民主集中制），并且由这个党来不受限制地统治社会主义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一批“有觉悟的”精英的专政是共产主义的核心。

与此相反，对于民主社会主义来说，民主制是社会主义的核心和前提。共产主义者把社会主义理解成国有制加中央计划。民主社会主义者则把社会主义界定为社会的全面民主化。社会主义政策的每一步骤都必须都是多数人愿意迈出的通向更多的自由和平等的一步。社会主义塑造的手段应当以此为准绳。

第四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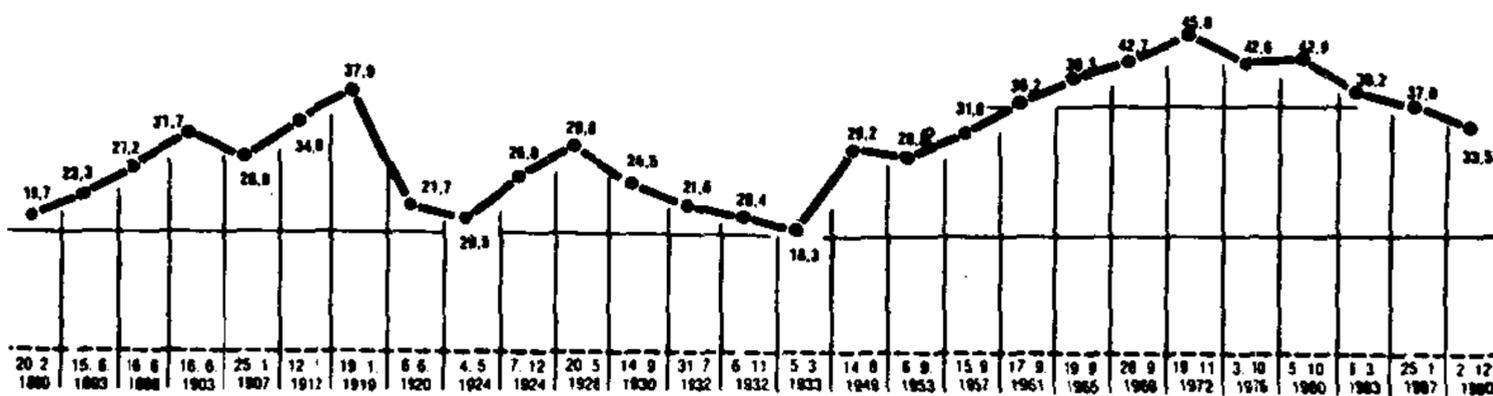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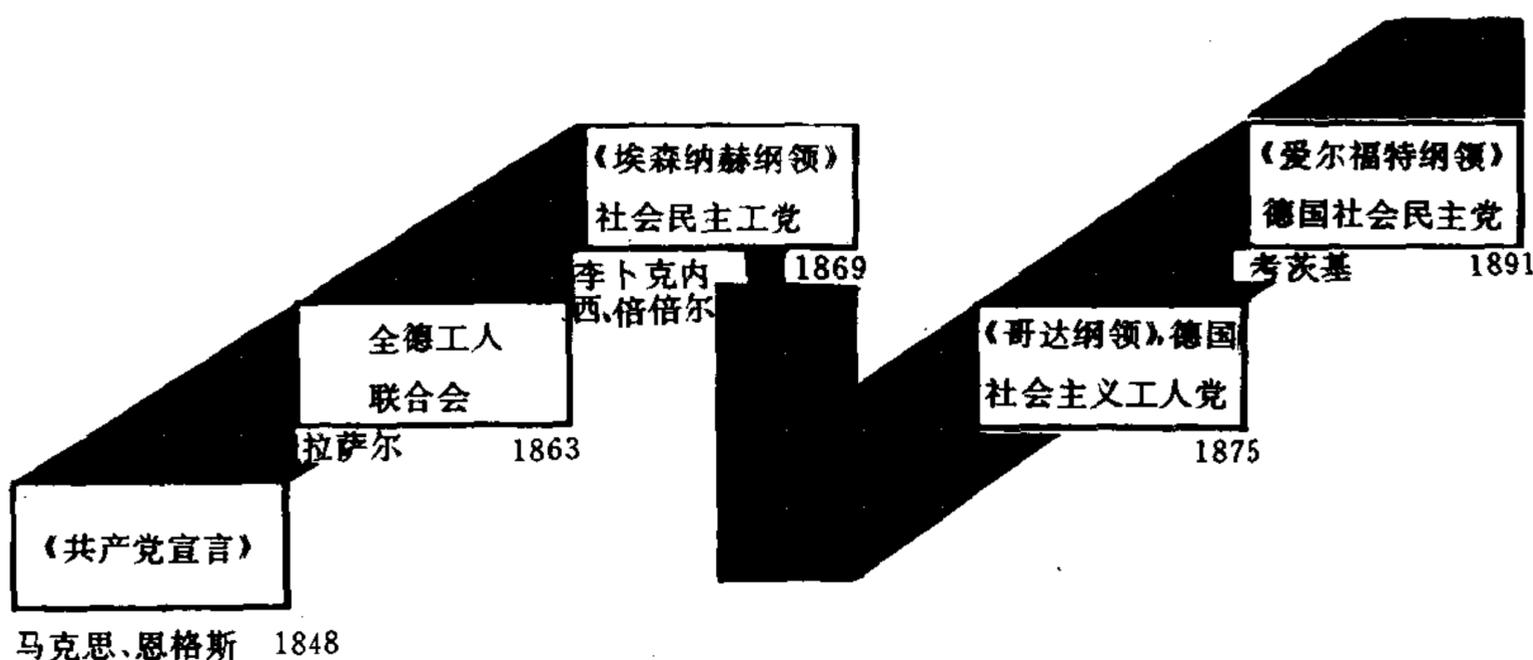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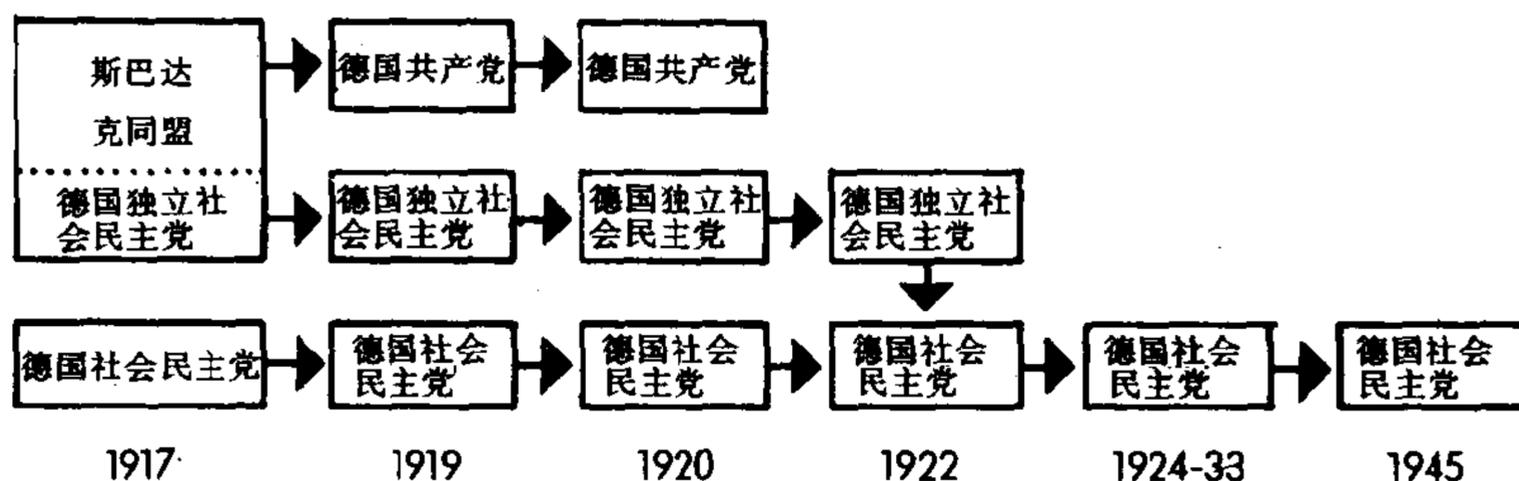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哥德斯堡纲领》 通过为止的民主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

社会民主党在政治发展中的具体经验和危机促使它在自己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一种明确的、毫不含糊的和不带幻想的社会主义观。社会民主党不得不抛弃它从早期以来就怀抱的一些希望。关于尽管不能在现世得到拯救,但有可能实现社会和解的信念是经不起批判性自我检验的。人们逐渐十分痛苦地而又不可避免地认识到,解放不可能是社会冲突的终结,而只能意味着公平地调节这些冲突。在这一清醒思考的过程中,对平等的要求丧失了它的拯救世人的意味。

这一学习过程在某些方面——例如对改良政策的确认——进行得比较快,在另一些方面——例如向人民党的发展——则较慢。这个过程也不是没有遇到矛盾和挫折的。事实表明,只是在现实的、往往是痛苦的经验的影下,整个党才不得不采纳新的思想。

本章不打算追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和组织的历史,只是要回顾一些重要的基本经验,这些经验对于社会主义从最初的冲

图表十三：德国社会民主党



1890—1990年历届德国议会选举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得票率(%)

动到《哥德斯堡纲领》中的新的自我理解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关键的问题在于，修正主义所作的社会主义的自我批评成为整个社会民主党内多数人的意识。这不是通过自觉地以进攻方式传播修正主义观点而做到的。党是根据自己在各个时期从当时情况得出的新的经验而达到这种认识的。

第一节 社会主义不会自动来到

社会民主党起初曾认为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会根据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本身而自发进行。通过两次世界大战(1914—1918和1939—1945)的灾难以及德国希特勒专政(1933—1945)和苏联斯大林主义的经验,社会民主党不得不承认,向非人道状态倒退的情况始终是有可能发生的。

不能信赖历史的规律。未来取决于人们自己的行动。这就是说,社会主义也只有当它一寸一寸地克服现存的阻力而占领地盘时才会成为现实。社会主义所取得的成就始终是受到威胁的,实现社会主义的机会始终是有待争取的。

在魏玛共和国的最初几年,社会民主党的影响很大,信徒很多,它与工会一起争取到了显著的社会进步。例如:法定八小时工作日和失业保险。当经济形势恶化,企业主联盟的势力加强时,社会民主党未能阻止延长工作时间和削减失业救济金。

社会民主党曾在其1921年《格尔利茨纲领》中说,现在已经争得民主,它是历史发展的不可改变的结果。一些人相信不会再从经过艰苦奋斗已经取得的成就向后倒退。但是希特勒专政在德国的建立(1933年)表明,社会民主党在四分之三世纪中一步一步争取到的全部民主的和社会的成果在一夜之间就化为乌有。

第一条基本经验

论点 16:社会主义的实现只能依靠社会上的多数人为自己确信的目标而斗争并且捍卫已经取得的成果的意愿。一度取得的成就始终是受到威胁的。

第二节 社会主义：一个持久的过程

社会民主党起初曾希望社会主义作为新的社会从资本主义的崩溃中产生。它很快就不得不承认不能指望资本主义的崩溃。在1918—1919年革命中以及在魏玛共和国的若干年里，社会民主党曾经取得政权。它不得不亲身经历的事实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社会崩溃没有在社会主义的意义上解决任何一个问题。社会民主党没有为具体的社会主义建设工作制定纲领。它体会到，社会主义目标总是只有经过许多次的妥协和让步才能达到，这些目标的实现要取决于社会情况和政治上的多数。成就总是不充分的，而且始终受到威胁。单凭原则是不行的。只有在提出具体的设想并且得到多数人支持时，社会主义改造才能成功。

第二条基本经验

论点 17:社会主义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目标总是只能大体上，而不能完美地得到实现。为此需要具体的纲领。与社会主义原则相接近的程度不仅取决于政治权力，而且取决于社会阻力和经济条件。

几十年来,社会民主党在自己的纲领中作出了要通过社会化带来一个新社会的许诺,从而使它的支持者相信,社会民主党取得政权后,生活就会紧跟着发生全面的变化。当社会民主党在大战期间分裂而成的两个派别(多数派社会民主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于1918年11月接管政权时,它们实现了完全的民主制和重要的社会改良。但是生产资料的社会化没有进行。

社会主义者认为,不能要求对由于战争而受到严重打击的德国经济实行符合人民利益的根本改造。他们也没有提出这样的计划。1919年宪法曾规定要对经济实行社会调节。制订了一些为未来的社会化创造机会的法律。工会获得了完全的劳资谈判权。1920年通过制定工厂委员会法在工厂中实行了参与决定。

一直作为主要要求的生产资料社会化根本就没有着手实行,而过分热情的和解希望是与这一要求联系在一起的。这不仅是因为情况困难,而且还因为缺乏任何具体的社会化设想。人们原来期望社会主义会随着资本主义的崩溃而产生,现在这一期望产生了苦果。当时曾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考虑哪些经济部门应当实行社会化以及应当怎样组织社会化。当委员会的工作已有初步成果时,政治形势再次发生不利于社会民主党的变化。因此在纲领上并没有准备把社会主义当作建设性任务提出来。

这就使社会民主党的支持者感到失望。社会民主党丧失了人们的信任。即使在它已有重大改进时,也很难赢得好评。人们仍旧以原来的诺言为尺度来衡量它。它的一部分支持者转向共产党人方面。后者坚持通过社会化来革新生活的诺言并且宣称社会民主党的领袖背叛了群众。

这些经验促使社会民主党日益根据现实的可能性来确定它对社会主义的设想。但过了很长时间,它才能做到以令人信服的方式

使纲领中的承诺与现实的可能性协调一致。

第三节 雇员的社会分化

拉萨尔、马克思和追随他们的社会民主党都预期工人阶级的人数会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日益增加；在可以预见的时间内，工人阶级将在居民中占绝大多数，那时同他们对立的将只是一小撮大资本家。按照这一期望，那些认为社会主义的纲领与自己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力量将猛烈地、不可阻挡地加强。因此，社会主义的纲领获得绝大多数人的支持只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

但是，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社会发展就已经显示出另一种情景。“新中产阶级”——在私营企业和政府机构中工作的职员和公务员——的人数和重要性不断增加。尽管他们就职业来说与工人一样处于依附地位，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表现出社会主义倾向。相反，一部分人还采取激烈的反社会主义立场。长期以来，社会民主党用这样的希望来安慰自己：这些集团也将随着经济的发展感到他们的利益与工人的利益是一致的，那时他们就会涌向社会主义运动了。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社会民主党已在普选中获得大约30%的选票。后来它在魏玛共和国时期(1919—1933)以及在联邦共和国的最初十年(1949—1957)所获的选票都未能超过这一比例。这并不是由于1918年以后有一个共产党和它竞争，因为后者本身获得的选票不超过10%。原因在于社会民主党没有预料到的另外两点情况。一个情况是：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工人阶级——特别是基督教徒——没有投社会民主党的票。另一个是：工人在就业人口中的比例在1925年上升到大约46%以后就停滞不前，以后又

急剧下降。与此相比,新中产阶级的比例却不断上升。

从 80 年代以来,职员和公务员在联邦共和国所占比例甚至超过工人。职员和公务员的经济状况就许多特征来说是与工人相同的,但是他们的自我意识却不一样。社会民主党依靠传统的、以工人阶级为对象的纲领、行为准则和语言模式是无法争取到职员和公务员的,尽管社会民主党的改良纲领客观上也与他们的利益有关。但是,没有他们的支持,社会民主党就不能获得多数,因而也就不可能在民主制中推行任何社会主义政策。

第三点基本经验

论点 18: 仅仅以工人阶级为对象的社会主义纲领,在一个已发生社会分化、工人在其中不占社会多数的社会里是没有成功希望的。

社会主义纲领必须考虑到更加广泛的各阶层的利益。仅仅以实际上与这些阶级的利益一致作为制定纲领的前提是不够的。必须使他们自己信服地看到这个一致性。

民主社会主义的政党必须是人民党。

一个在社会成分上多样化的人民党必须除了看到经济利益上的基本共性之外,还要考虑到社会的和文化的差别。要想赢得各个社会集团的信任,引起他们的兴趣,就不应当认为这些集团在自我理解、习惯和生活方式上的差别是无关紧要的并且对此不予理睬。

社会民主党虽然在魏玛时代已作了一些努力,但只是到了 60 年代,在《哥德斯堡纲领》通过以后,它才完成向人民党的突破。在

魏玛时代,职员和公务员的绝大多数是不了解社会民主党的。这还有一个原因:社会民主党组织的许多协会——体育协会、文化协会和保险协会——都过分考虑工人阶级的需要和爱好。这成了阻止其他阶层加入的障碍。

多数职员和公务员认为,投票支持社会民主党对他们来说等于降低他们表面上已经提高的社会地位。他们中有许多人转向纳粹——希特勒的党,从而使后者在1933年能够掌握政权。社会民主党未能做到诉诸这些集团的自我理解。它的眼光只看到经济方面的基本利益,这就使它难于形成一个令人信服的社会多数。

在1921年的《格尔利茨纲领》中已经开创了通向人民党的道路。但1925年的《海德堡纲领》在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下再一次把工人利益置于中心地位。

1921年德国多数派社会民主党的《格尔利茨纲领》写道:

“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城乡劳动人民的党。它力求使一切依靠自己劳动成果为生的体力和脑力劳动者在共同的认识和目标下团结起来,为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而共同奋斗。”^①

1925年重新合并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海德堡纲领》写道:

“无产者的人数愈来愈多,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矛盾愈来愈尖锐,资本主义经济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

^① 《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性文件汇编》第208页。

间的阶级斗争愈来愈残酷。工人阶级在为他们自身解放而进行斗争时代表了与资本主义垄断相对立的整个社会的利益。”^①

埃里希·奥伦豪尔(1933—1945年任德国社会民主党流亡执委会委员,1952—1963年任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在1942年“旅英德国社会主义组织联盟”大会上指出:

“一个以民主和自由为指导方针的社会主义的党,就其本质来说必须不断努力争取居民中更多的阶层来支持党的观点和任务,并且使他们坚信党的观点和目标的正确性。

因此,新的党在原则上必须向每一个赞成党的目标和政策,并且愿意为它们的实现而努力的人开放。”^②

第四节 社会主义的各种不同的论证

从社会民主党被查禁时期(1878—1890)起,在它的成员和纲领中,马克思主义是占优势的。修正主义丝毫没有改变这一情况。在很长时期内,只有一个少数派支持修正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马克思主义陷入了危机。它关于资本主义即将崩溃和与此相联系的社会主义将要胜利的预言没有应验。苏俄当时以马克思主义为依据而进行的实验,更加深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缺陷的认识。

^① 《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性文件汇编》第217页。

^② 同上书,第250—251页。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的另一些论证在社会民主党内产生了影响。

伦理和哲学的论证受到重视。这种论证从个人尊严的概念引伸出社会主义。每一个人都有同等的权利维护自己作为人应有的尊严。这只有在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社会中,也就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才能做到。

以基督教教义为根据的论证指明了在上帝面前人人都是兄弟和平等的思想。这一派人认为,这一思想如果被认真对待,它就会为一个自由的和平等的人的社会主义社会提供论证。

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社会民主党很难使这些集团在党内获得完全平等的合法地位。马克思主义遗产的力量十分强大。由此产生的一个后果是:党很难争取到那些虽然接受社会主义的纲领,却不能接受它的马克思主义论证的社会集团,其中首先是德国信奉天主教的工人。

只有在所有这些集团共同遭到希特勒政权的镇压,并且在反对非人道的抵抗运动中体会到彼此的共同性以后,才发生了突破。它使政治信念的一致性和个人信仰的差异之间的根本区别更加清晰地显露出来。从那时起,社会民主党为尊重投身于社会主义的人们的不同动机的同等价值作出了更大的努力。

第四条基本经验

论点第 19:社会主义的目标可以用各种不同方式来论证。把一种动机抬高到超过其他动机的地位,既没有意义,在政治上也没有益处。

为了达到最大程度的共同性,也为了尊重社会主义

者的个人信念,所有的动机都必须在党内享有平等权利。

莱奥纳德·纳尔松(1918—1925年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活动的社会主义团体国际社会主义青年同盟的创始人和导师)曾指出:

“这就是说,作为(没有剥削的社会的)法律的必然要求,社会主义本身肯定是客观的。因此我们不能再说它只不过是这一现实的冲突在思想上的反映,是这一冲突在工人阶级头脑中的思想映象。”^①

1928年德国宗教社会主义者同盟的指导方针写道:

“宗教社会主义者认为,在革命无产阶级队伍中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是废除有缺陷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唯一可能的手段。他们认为宗教对于社会主义建设能起决定性作用。”^②

1921年德国多数派社会民主党的《格尔利茨纲领》写道:

“资本主义经济……使争取无产阶级解放的阶级斗争成为历史的必然和道德的要求。”^③

① 莱奥纳德·纳尔松:《更好的安全保障》,载于《纳尔松选集》1974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德文版第202页。

② 引自汉斯·拜尔:《魏玛共和国的宗教社会主义》,载于《德国哲学杂志》1960年第8期第1471页。

③ 《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性文件汇编》第208页。

第五节 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核心

社会主义运动中曾经长期维持这样的信念：民主制并不是直接对社会主义有利。只有当它迅速地 and 全面地导致社会主义改造时，它才有某种价值。

魏玛共和国的民主制未能产生令人信服的进步，从而使人们大失所望。工人运动在反对所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拥护专制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党的情况下争得了民主制，却没有迅速取得胜利。在德国的民主制临近结束时，世界经济危机在德国造成 600 万人失业，动摇了人们对政治领导的信任。右翼极端派和左翼极端派把这归罪于民主制。他们要用一种专制的政体来取代它。社会民主党再一次由于自己的民主主义信念而处于孤立状态。当希特勒以威胁手段要求独裁全权时，社会民主党是唯一拒绝赋予他这种全权的政党。

德国的希特勒专政和苏联的斯大林主义可怕地证明：没有民主制就既不会尊重人的尊严，也不能有效地维护劳动人民的利益。没有民主制就没有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

第五条基本经验

论点 20：没有民主制就没有社会主义。法制国家、批评和充当反对派的自由是任何符合人道的社会的前提。凡是在民主制遭到破坏的地方，就不再有自由。雇员的利益就不能有效地得到维护。工会工作就会陷于瘫痪。

当1917年俄国布尔什维克驱散民主选出的议会并且建立自己的“无产阶级专政”时,就不再容许其他社会主义政党——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进行合法活动。工会被置于共产党领导之下。不依赖政治统治权力的独立的工会工作无法开展。列宁让苏联工会起一种“传送带”的作用。它应当把处于领导地位的政党的意志传达给群众。这样一来,与实行民主制和结社自由的资本主义国家以往任何时候相比,劳动人民对于政治权力的依附性都更强了。

在工人运动中,政治民主制往往被贬低为“资产阶级的统治形式”。后来德国在严重经济危机中的情况表明,资产阶级多数派只是在民主制不触动他们特权的限度内才对民主制感兴趣。大资本家用金钱支持希特勒的党。资产阶级选民大批大批地转向这个党。除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人以外,所有的政党都在为希特勒铺平走向独裁制的道路。

当民主制与资产阶级的财产利益发生冲突时,资产阶级为维护自己的特权而背叛了民主制。只有工人运动才感到民主制与自己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因为民主制的目的是使多数人的利益得到实现。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者证明自己是民主制的可以信赖的捍卫者。

奥托·韦尔斯(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1933年3月23日在德国国会说明他反对赋予希特勒全权的“授权法”的理由时指出:

“魏玛宪法不是社会主义的宪法,但是我们赞成其中规定的法制国家、权利平等和社会公正的原则。

我们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这一历史性时刻庄严地声

明拥护人道和公正、自由和社会主义的原则。任何授权法都不可能赋予他们消灭永恒的和不可摧毁的思想的权力……”

1921年德国多数派社会民主党的《格尔利茨纲领》写道：

“社会民主党决心竭尽全力捍卫已经获得的自由。它认为民主共和国是历史发展所赋予的不可改变的国家形式，对它的任何侵犯都将是对人民生存权利的伤害。”^①

埃里希·奥伦豪尔(1933—1945年任德国社会民主党流亡执委会委员，1952年—1963年任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1942年在“旅英德国社会主义组织联盟”大会上指出：

“极权的专政使人们对公正、法制和保护个人人格不受专横与暴力侵犯的渴望获得了新的推动力。除了对社会保障的渴望以外，对自由和法律保障的渴望是一切反对纳粹政权的反对派运动的最强大动力。在推翻希特勒专政后人们将力求实现这些渴望。”^②

库尔特·舒马赫(1946—1952年任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于1945年写道：

“民主作为思想的和政治的基础是与社会主义并列

① 《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性文件汇编》第209页。

② 同上书，第246—247页。

而且与它十分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民主与社会主义的概念和伦理不可分离。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民主主义的，作为争取劳动群众的思想、政治和经济解放的斗争，它同时也是反对暴力压迫和奴役、争取公正和自由的斗争。通过专政道路争得和维持的“社会主义”不是社会主义，充其量只是国家资本主义或者某种其他的超个人主义的经济形态。”^①

第六节 经济的民主化

社会民主党为它所追求的社会化规定的传统公式是：“社会夺取生产资料”。人们曾经希望，随着发展的进程这一公式会自动地获得实际内容。但它的具体含义始终是不明确的。

中央政府应当接管全部生产资料吗？还是只接管一部分？是应当由各州政府或市镇来做这件事？还是应当由全体职工以社会代表的身份来实行监督？工会在这一过程中应起什么作用？应当在一切方面都按计划办事还是应当只对发展的基本特征作出计划？应当完全取消市场吗？还是只需要对它进行调控？

这些问题始终没有得到答复。实际的发展也没有对此作出回答。当社会民主党获得政治权力可以采取行动时，它是毫无准备地面对所有这些问题的。它必须自己作出回答。它体会到，社会化不仅是一个政治权力的问题，而且还是一个基本上悬而未决的组织任务。社会民主党和工会这时为形势所迫，必须使它们的设想具体

^① 库·舒马赫：《社会民主党处理与其他政治因素关系的政治方针》，见《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性文件汇编》第246页。

化。

1917年以来,俄国布尔什维克实行了对生产资料的全面没收和中央集权管理。10年以后,他们采用中央集权的、有约束力的经济计划化。他们制订过若干个五年计划。人们愈来愈清楚地看出,这一实验的巨大困难并不仅仅是过渡中的问题。

全面的国有化和计划化造成巨大的经济官僚机构。和资本家的决策相比,这种官僚机构脱离劳动人民的意志和需要的程度要大得多。生产率的发展落后于本有可能达到的水平。居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一直很差。生产决策与居民需要的差距极大。工厂中的工人和职员几乎没有参与决定权。

企业都由中央领导。而且工人和职员对中央的决策几乎不能参与意见。人们的自由受到严格限制,同时却被告知,他们反正已经是财产的真正主人了。罢工权也以同样的理由被剥夺了。实践比理论(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清楚地证明:民主社会主义的经济政策的道路不可能是这样的。人——作为公民,作为消费者,作为生产者——的自由的实现被遥遥无期地拖延下去。

另一方面,这种看法仍然是有效的:资本主义不让劳动人民参加与他们有关的决策,无论在工厂内部还是在企业层次都是如此。即使在20世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也不存在经济的整体协调。社会民主党从这一切得出结论:社会化只有作为经济的民主化才是有意义的。

劳动法方面的进步,即关于雇员在工厂中的参与决定权的法律规定,自第一次世界大战起就已经在德国实现了。在魏玛共和国时期,这些法规得到了补充和发展,尤其是在1920年补充了工厂委员会法。由此可见,无须立即推翻整个经济制度也有可能使工人获得真正的参与权。根据1920年的法律,工人能够参与有关劳动

组织和人事问题的决策。1919年的德国宪法规定成立一个国家经济委员会，工人代表可以在其中以平等的权利参与有关整个经济发展的决策。

根据这些实践经验，首先是在工会运动中，但同时也在社会民主党内，产生了经济民主的思想。要求在所有的经济决策层次——从工厂到企业和工业部门，直至整个经济——都应逐步使劳动者获得有效的参与决定权。与此同时，应当始终保持经济的灵活性。

第六条基本经验

论点 21: 只有在一切层次都有民主的决策组织的混合经济中，自由、权利平等和经济效率才能有效地互相结合起来。

这样就可以使市场和计划、受到监督的私有财产和对生产资料的社会支配，以最符合社会主义经济政策目标的方式互相结合起来。

经济的民主化可以随着发展本身的要求以及多数当事者的经验和利益的要求而逐步扩大。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新思考

经济民主的思想——主要是由弗里茨·纳夫塔利、胡果·辛茨海默尔和鲁道夫·希法亭在1928年阐明的——与希法亭在此之前就已阐述过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理论有联系。根据这一理论，资本主义经济将随着自己的发展而日益把自己组织起来。它建立控制市场的机构（卡特尔），导致市场失效和由大康采恩来计划

生产。银行对整个经济生活施加无所不包的影响。

社会主义应当利用资本主义的这种自我组织化并且把它当作直接的出发点。民主制国家应当对资本主义管理机构施加影响。雇员及其工会应当在大工厂和各工业部门的企业联合组织中,以及在一个需要重建的经济协会中逐步扩大自己对决策的影响。

弗里茨·纳夫塔利 1928 年在《经济民主》一书中写道:

“经济民主一方面是一种民主制类型,即区别于政治民主制并对其加以补充的经济上的民主制,另一方面是一种经济结构的形式,即与经济专制不同并且与它相对立的民主的经济结构。”

“但是,除了这种通过加强国家对经济的权力而实现的民主化以外,还应要求在各个垄断性企业联合组织的管理机构中有全体雇员的直接代表。”

“这就产生一个问题……,是否能够在完全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同时仍旧保持一种以各个经济部门的自治为基础的经济管理制度,也就是说,把财产交给公共所有,但同时避免经济管理的官僚化并且使各种经济力量的自治发挥作用。在这样的改造中出现的难题是,如何在废除经济管理中的企业主职能至今还赖以存在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统治基础的同时,仍继续保持经济管理中的企业主职能。”^①

^① 弗里茨·纳夫塔利:《经济民主,它的本质、道路和目标》1969年法兰克福德文版第20、40、56页。

另一些社会主义者——如爱德华·海曼——曾明确指出，市场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与社会利益相对立。在受到社会监督和纠正的条件下，正常运行的市场能够比集中的计划更好地实现社会利益。一个摆脱了垄断集团统治的市场可以成为对经济实行社会调控的工具。

爱德华·海曼(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家)1930年写道：

“市场是现代经济中的真正的经济因素；破坏市场就会跳进虚无状态。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是消灭资本主义的违背社会整体利益的专制统治，并且扩大资本主义的组织经济的效率。而这一切的基础是市场关系。市场和资本主义绝对不是一回事。当由于疏于耕作而使杂草丛生、果实凋零时，人们不能责备田地。同样，当资本主义在一个放任自流的市场上蔓延滋长时，也不能要市场原则本身对此负责。其实，问题的关键全在于把具体的市场过程的历史社会条件同在社会关系中居中立地位的市场技术原则区别开来。”^①

总结

民主社会主义最初的冲动是要创造一个在团结互助中实现平等的自由的社会。这一冲动迄今仍保持为社会主义运动的核心。社会民主党的历史经验促使它一再重新思考达到这一目标的道路。在这一方面曾作出过一些更改，提出过一些更精确的表述，实行过

^① 爱德华·海曼：《社会化》，见《现代社会变迁中的社会主义》1975年柏林和波恩德文版第43页。

一些有时是非常深刻的转变。

社会主义不是可以简单搬用的现成的社会模式。它的原则的表现形式总是不完善的,这些原则必须通过这些形式,克服形形色色的阻力而一步一步地得到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始终以现存关系为出发点。一个不现实的纲领尽管能鼓舞人心,但是由于无法实现,以后必然会引起失望并使人们脱离社会主义。

在一个居民已分化成各种不同社会集团的社会里,社会主义政党只有作为人民党才能成功地争取到多数人的支持。它必须把更多阶层的利益和生活方式包容进来。为此须要认识到,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可以各种不同的个人信念来加以论证的。为了尽可能地容纳各种政治信念,不应当使某一种论证具有约束力。

民主制是社会主义政策的道路和目标。民主制符合劳动者的利益。它使多数人有可能对政策施加影响并且使人们能不受阻碍地维护社会利益和工会利益。

在国有化的、受中央控制的经济体制下,自由、平等权利和经济效益遭到很大的损害。社会主义经济政策要求劳动者在经济决策的所有层次都能实行民主参与。它要求经济民主。在社会主义经济政策中,市场和计划、受监督的私有制和公有制以及合作所有制能够合理地结合起来。

第五章

哥德斯堡的革新

第一节 走向哥德斯堡的漫长道路

1933年，希特勒的民族社会主义摧毁了社会民主党和工会。成千上万的党员和工会会员为自己的信念牺牲了生命或者遭到长期监禁。还有一些人流亡国外，在那里为推翻希特勒而斗争，并且为在希特勒失败后建立一个新的德国而工作。他们在魏玛民主制中的斗争的失败，在集中营中、地下活动中或流亡期间的共同斗争经历，加速和深化了他们探讨过去的失误和寻求新的共同性的过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德国彻底崩溃后不久，社会民主党

和工会就重新建立起来。在一段时间内,种种旧的传统思想仍旧盛行。还不能很快对前一时期获得的全部经验作出总结并据此形成一种新的民主社会主义的自我理解。首先需要集中一切力量来重建被摧毁的德国。

战后最初年代的社会民主党主席库尔特·舒马赫在许多演讲和文章中一再提醒人们注意党获得的经验和教训。他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明确地指出,马克思主义者、人道主义者、基督教徒和以实践哲学的认识为依据的社会主义者,只要赞同社会民主党的目标和原则,都可以平等地参加社会民主党的斗争。他强调说,一切社会化措施本身都不是目的,而只能是实现社会主义原则的手段。舒马赫认为政治民主和社会主义目标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是不言而喻的。

舒马赫比以往更加明确地指出了社会主义的要求与启蒙运动和自由主义的原则之间的联系。他由此得出应当坚决拒绝共产主义意图的结论。他力求使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教训转化成行动并且使社会民主党成为全体劳动人民的党。在社会民主党重新起步的重要关头,在舒马赫的思想中,过去的一些最重要的经验凝聚成了民主社会主义的一种得到新的解释的自我理解。

但首要的事情是为新的德国制定一部宪法。基督教民主党人、自由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就宪法达成了共识。联邦共和国基本法从1949年起生效。它的主要部分反映了社会民主党对民主的理解。根据德国第一个民主政体崩溃的经验,基本法中写进了许多保护民主制的条款:直接生效的基本权利,查禁敌视民主的政党的可能性,加强议会制约总统的权力,后来又增加了一个有关选举法的条款,即只有获得百分之五以上选票的政党才能进入议会。

宪法宣布联邦共和国是一个“社会国家”。这就赋予国家建立

一个公正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的责任。当时为争取多数支持而互相竞争的德国各政党对公正的社会制度的设想是彼此大相径庭的。因此,宪法本身对此未作具体规定,而是有意识地让今后议会中的多数派去实现宪法中的要求。

宪法提供了一个民主的框架,可以把不同的内容纳入这一框架。民主社会主义的方案也有可能成为它的内容。例如,基本法第15条明确规定了将土地、矿藏和生产设施转为公共所有的可能性。对社会民主党来说,现在关键在于争取德国人民中的多数来支持它的政策。

主要由伦理社会主义者(维利·艾希勒、格哈德·魏塞尔等人)组成的一个集团在战后不久就开始为阐明社会民主党的自我理解而展开讨论。他们打算清除对社会主义历史必然性的信仰的残余,强调每一个人都有实现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责任,并想把这种责任感在党的自我理解中确定下来。当社会民主党在联邦议会选举中的得票率再一次未能越过30%大关,从而使党员感到失望,并使他们冷静下来重新深入反省时,绝大多数党员也很快就对上述要求表示赞同。

显然,社会民主党还一直未能做到使自己的纲领和自己在公众中的形象对信奉基督教的工人和新中产阶层的成员产生影响,尽管党在确定自己的目标时也是考虑到他们的利益的。在许多问题上,党的领袖人物对公众讲话时说法不一。对于苏联势力范围内各国同样以“社会主义”的名义出现的共产主义,也还缺乏一个可供实际运用的划清界限的方式。

所有这一切都使制定新纲领的工作加快进行。在维利·艾希勒的领导下,从1954年开始起草《哥德斯堡纲领》。经过全党长期紧张的讨论之后,这个纲领于1959年以压倒多数获得通过。

《哥德斯堡纲领》对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959年联邦议会选举中成为首要执政党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社会民主党在出任联邦总理的维利·勃兰特的领导下,在联合执政的自由派伙伴所容许的范围内,努力将《哥德斯堡纲领》中的要求付诸实践。

社会民主党实行改良的尝试遭到反对,特别是在教育和经济这两个关键领域遭到反对,这促使许多党员清醒地思考改良政策究竟有多大机会。尤其是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青年社会主义者中间,人们在理论方面作出了巨大的努力,试图用旧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说明通过改良是不能战胜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作为改良希望的出发点的民主制国家本身不过是资本的逻辑的执行者。

执政经验和大家的新的自我理解引起了在纲领方面的新的自我反省。在《哥德斯堡纲领》的基础上,《八五大纲》(《德国社会民主党1975—1985年经济政治大纲》)更加精确地说明了民主社会主义的一些重要观点,特别是基本价值、经济政策、国家观和贯彻民主社会主义的战略等方面的观点。《大纲》对《哥德斯堡纲领》通过以后才出现在联邦共和国的议事日程上的问题表明了党的立场。《大纲》的核心内容是重申并且更加详细地阐述《哥德斯堡纲领》发表的对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解。

论点 22:《哥德斯堡纲领》总结民主社会主义在德国将近100年来的发展中积累起来的经验,表述了一个新的、前后一贯的社会主义观。

《哥德斯堡纲领》是向社会主义发端时期的过分热情的希望正式告别。纲领已同实践趋于一致。它坚持按照自由、公正和互助这3个基本价值的精神彻底改造社会。社会改造不再被理解为毕其功于一役的壮举,而是一项

持久的改良任务。

在德国公众中,新的纲领引起了3种不同的反应。

政治上的“右派”谴责纲领把社会民主党说成是无害的,企图以此来欺骗公众,而实际上党的目标仍旧是颠覆现存社会。

激进的“左派”认为纲领是对社会主义传统的背叛。他们在纲领中找不到对工人阶级利益的片面确认和传统的社会化要求。经济政策方面的区别对待、对改良的明确承认和转向人民党的开放态度引起了他们的反感。

但恰恰是新纲领中的这些决定使绝大多数党员有理由产生希望,认为党现在终于可以争取到人民中的多数来支持它实现自己的目标了。

社会民主党在纲领通过后的最重要任务是就新的纲领与各个社会和政治集团进行讨论。这一点特别适用于党同教会的关系。讨论很快就取得了成果。自工人运动开始以来一直存在障碍的党与教会的关系缓和下来。在选举中投票支持社会民主党的教徒一次比一次增加。1966年社会民主党作为次要伙伴参加了一届联合政府。1969年它已能承担主要执政责任。

但是在党的内部却忽视了向新生代宣传新纲领的基础和内容的任务。纲领所包含的经验以及它所企求的社会变革的可能性往往不再能得到青年一代的充分理解。因此一再出现向旧的社会主义观点回归的情况。事实表明,党自身的纲领也不能随着通过纲领的行动就在党内扎下根来。这是一项持久的教育任务。

维利·勃兰特(1964—1987年任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1979年说:

“按照《哥德斯堡纲领》的理解，社会主义是发达的民主。如果不时有人说《哥德斯堡纲领》意味着‘放弃社会主义’，那么这种说法是以严重的误解为根据的”。^①

1959年《哥德斯堡纲领》关于民主社会主义写道：

“人类只有建立一种新的和更加美好的社会制度，才能为自己开辟通向自由的道路。

民主社会主义努力建立这种新的和更加美好的社会制度。

.....

社会主义者努力建立这样一种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每一个人都能自由地发展自己的个性，并且能作为共同体中尽职的一员负责地参加人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

自由和公正是相辅相成的，因为人的尊严既在于享有自我负责的权利，也在于承认别人发挥自己的个性并且平等地参与塑造社会的权利。

.....

社会主义是一项持久的任务——争取和捍卫自由和公正并在自由和公正中经受检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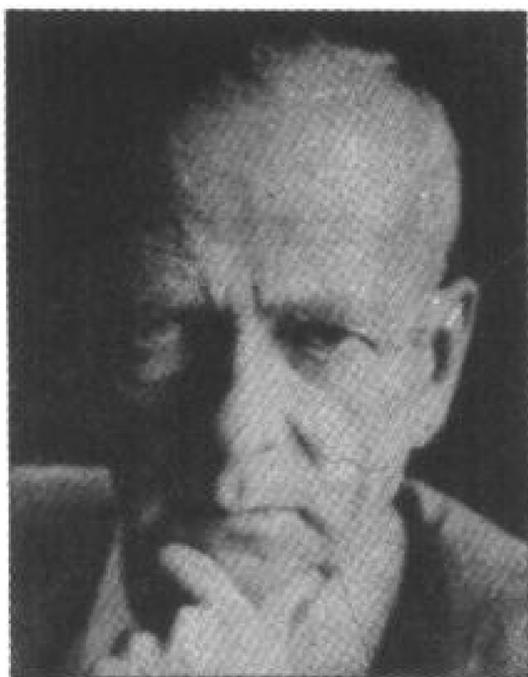
.....

我们为民主制而斗争。民主制必须成为普遍的国家制度和生活方式，因为只有民主才体现了对人的尊严和人的自我负责的尊重。

^① 维利·勃兰特：《〈哥德斯堡纲领〉没有错》1979年波恩德文版第4页。

.....

社会主义只有通过民主制才能实现,民主制只有通过社会主义才能完成”。^①



库尔特·舒马赫(1895—1952)

社会主义政治家。曾在纳粹监狱中被囚禁多年。1945年以后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和理论开拓者。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重新建立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特色和道路起了重大影响。

埃里希·奥伦豪尔(1901—1963)

魏玛时期社会主义青年运动组织的主席。流亡期间积极工作。1952—1963年任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



^① 《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性文件汇编》第363—365页。



维利·艾希勒(1896—1971)

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伦理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流亡期间积极工作。国际社会主义战斗联盟的领导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权威理论家。《哥德斯堡纲领》的主要起草人。

维利·勃兰特(1913—1992)

在流亡期间参加反对希特勒的抵抗工作。战后任柏林市市长。1964—1987年任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此后任名誉主席。1969—1974年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1975—1992年任社会党国际主席。



赫尔穆特·施密特(1918—)

社会民主党人，1974—1982年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

赫伯特·魏纳(1906—1989)

在流亡期间进行反对纳粹的抵抗活动。多年任德国社会民主党副主席。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自我理解的形成参与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特别是对党的议会工作有影响。1969—1983年任德国社会民主党联邦议会党团副主席。



第二节 民主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基本价值

论点 23: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是自由、公正和互助。这些基本价值的内容、它们的平等地位以及它们在一切实生活领域的有效性,界定了民主社会主义的本质。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完全的民主,是作为生活方式的民主。社会塑造的一切手段和途径都应当遵循这一方向。

基本价值的作用

《哥德斯堡纲领》明确地强调基本价值,把它们当作对现存关系和拟议中的改良作出评价的尺度,这有助于清楚地阐明社会主义政策的目的和手段。不应当像在苏联的共产主义中那样用手段——例如生产资料的社会化——代替目的。此外还应当使人们毫

不怀疑地确信，“历史”不会带来社会主义，而是只有遵循社会主义原则的、采取行动的人才能带来社会主义。基本价值寄希望于改良政策。同现成的社会模式不一样，基本价值允许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它们为经验和变化留有余地。它们使学习过程成为可能并且引导学习过程。

与此相反，在共产党的纲领中不是把基本价值，而是把国有制和中央计划经济当作目标。尽管付诸实施后的结果已经表明它们并不符合人民的需要，却不能对它们重新加以讨论，因为它们本身就被看作是目的。共产党如果允许对此进行纠正，它们就将丧失自己的政治特性。由于缺乏在作为真正目标的价值与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应当采取的结构之间作出区分的办法，就造成了共产主义制度在结构上无法进行学习的缺点。

在民主社会主义中，只有基本价值被看成目的。如果对工厂实行社会化，那么这是为基本价值服务的手段。当社会化的经验不成功时，可以坦然考虑改变做法并且对社会化作出修正。党不会因此丧失特性，因为党的特性的依据是基本价值，而不是可能采取的实现基本价值的手段。

基本价值的内容

自由、公正和互助是相辅相成的，并且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公正使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实现本身的自决。互助责成每一个人都要以共同体的负责成员的身份行使自由。只有当基本价值在一切生活领域都已生效时，才能认为这些基本价值已经实现。

经验

在界定基本价值的内容时,民主社会主义的传统和莱奥纳德·纳尔松的“伦理社会主义”理论是同样起作用的。纳尔松的学生维利·艾希勒和格哈德·魏塞尔在讨论纲领时运用了这一理论。纲领本身只对基本价值作了简单扼要的解释。

联邦共和国的政党体制是两个人民党占支配地位,同时又实行比例代表制,因此基督教民主党、自由党和社会民主党都要为争取政治上持中间立场的大的选民集团的支持而竞争。在60年代,德国的政治略向左转,这表现为1969年成立了社民党和自由党的联合政府。从70年代初开始,基督教民主党人、自由党人、后来还有绿党,都像德国社会民主党一样,用自由、公正、互助这些词来表明自己的原则。这些政党之间确实有一些共同点。但是也存在根本的分歧。为了清楚地说明这些分歧,德国社会民主党起初在《八五大纲》中,后来又在1989年《柏林纲领》中对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作了更加精确的解释。

自由意味着在公正和互助所确定的限度内以自我负责的态度发展个性的权利。自由也意味着摆脱令人屈辱的依附他人的地位。从形式上的法律角度来看,自由是指不受他人的侵犯。但这还不足以保证自由得到实现。还必须加上物质的和社会的方面。这就要求每一个人必须实际上具有过一种自我负责的生活的物质的——经济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前提条件。自由必须适用于一切生活领域。因此自由也以每个人都有受教育和继续教育的可能性为前提。只有这样才能充分施展个人的才能。

公正要求所有的人都享有平等的自由。这首先意味着所有的

人的权利都是平等的。由于自由首先是通过其物质的和社会的方面实现的,所以公正要求自我实现的实际机会的均等。公正旨在争取平等的生活机会。

互助为自由规定内容和限度。它具有两方面的意义。它与社会主义传统相符合的一面是:它是为争取平等权利而共同斗争的人们的团结和相互帮助的表现。它是使弱者也能获得自由的前提。除此之外,互助还具有一种普遍的人性的意义。它作为人们互相依存的表现,要求人们互相帮助和彼此负责。互助只能是自愿的。人们愈能作为自由和平等的人互相对待,互助就愈有实现的希望。

同等地位。基本价值除了它们的内容外,首先是由于它们具有同等地位并且适用于一切生活领域而获得其社会主义特性。同等地位是指,不容许为了臆想的平等而取消自由,或者使自由绝对化,因而造成极端的不平等。互助也不能强制实行。

举例:

英国把私立学校^①制度看成自由的表现。由于学费高昂,只有富裕家庭的子女才能进这类学校。这样的精英教育,尤其是在那里形成的密切的社会联系使这类私立学校的毕业生能优先获得经济和政治方面的上层地位。他们互相支持。这种对自由的理解导致显著的不平等,它限制了一代又一代无特权者的自由机会。

与此相反,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在社会民主党人执政时为全体人民建立了综合学校。在那里为每一个学生,不管其社会出身如何,提供发展自己才能的同等机会。学生们尽可能长久地在同样的学校中一起学习。即使是起初天赋较差的学生也应当得到享受最

① 即所谓“公学”。——译者

良好教育的机会。与此同时,学生之间的社会联系也应超越社会出身的界限而得到加强。平等和互助是自由的条件。

在联邦共和国,保守派把公正解释成公正地提供机会。他们反对机会平等。他们想维持传统的德国学校制度。天赋较高的学生应当尽早上使他们有资格进入大学的特殊学校。他们忽视了一点,即表面上较低的天赋往往是受歧视的社会地位造成的。保守派要求很早对儿童区别对待并选拔天赋较高者,这就使各阶层之间的社会区别固定化,因为“天赋较高者”多数是中等和上等阶层的子女。保守派忽视机会平等,偏向扩大特权者的自由。而社会民主党则根据自己对公正的理解提出设立(上述那样的)综合学校的要求。

论证的多元主义

论点 24:一致赞同基本价值和基本要求是民主社会主义者共同行动的前提。对基本价值的论证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例如,宗教的、哲学的或人道主义的。

为了在政治上求得最大限度的共同性,也为了尊重个人的信念,民主社会主义的政党应当承认各种论证都有平等的权利。

长期以来,民主社会主义者由于理论和世界观上的差别而彼此分离。事实表明,不同的——有时甚至从表面看来是互相对立的——世界观、学术流派和信念,就其对人和社会的理解的原则来说却是能够取得一致的。为了建立一个符合人道的社会,必须利用这些一致性。

在欧洲民主社会主义的历史上,社会主义的观点主要是从人道主义传统、古典哲学和基督教伦理产生出来的。

在人道主义传统中,实在的人及其需求和才能被看成是社会关系的核心。16世纪以来欧洲最初的关于美好社会的乌托邦思想来源于人道主义。人道主义在许多方面是社会主义思想的先驱。在德国,古典哲学主要是通过伊曼努尔·康德对人道主义的要求作了精确的表述:人类的一切关系都应当这样安排,使任何人都不只是实现别人目的的手段。相反,必须使所有的人都获得自决权。

这一“绝对命令”也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基础。《哥德斯堡纲领》之所以在其各种可能的论证中没有特别提到马克思主义,这就是理由之一。只要承认基本价值是准绳,一种民主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也能够成为支持民主社会主义的动机。1989年的《柏林纲领》再一次明确地强调了这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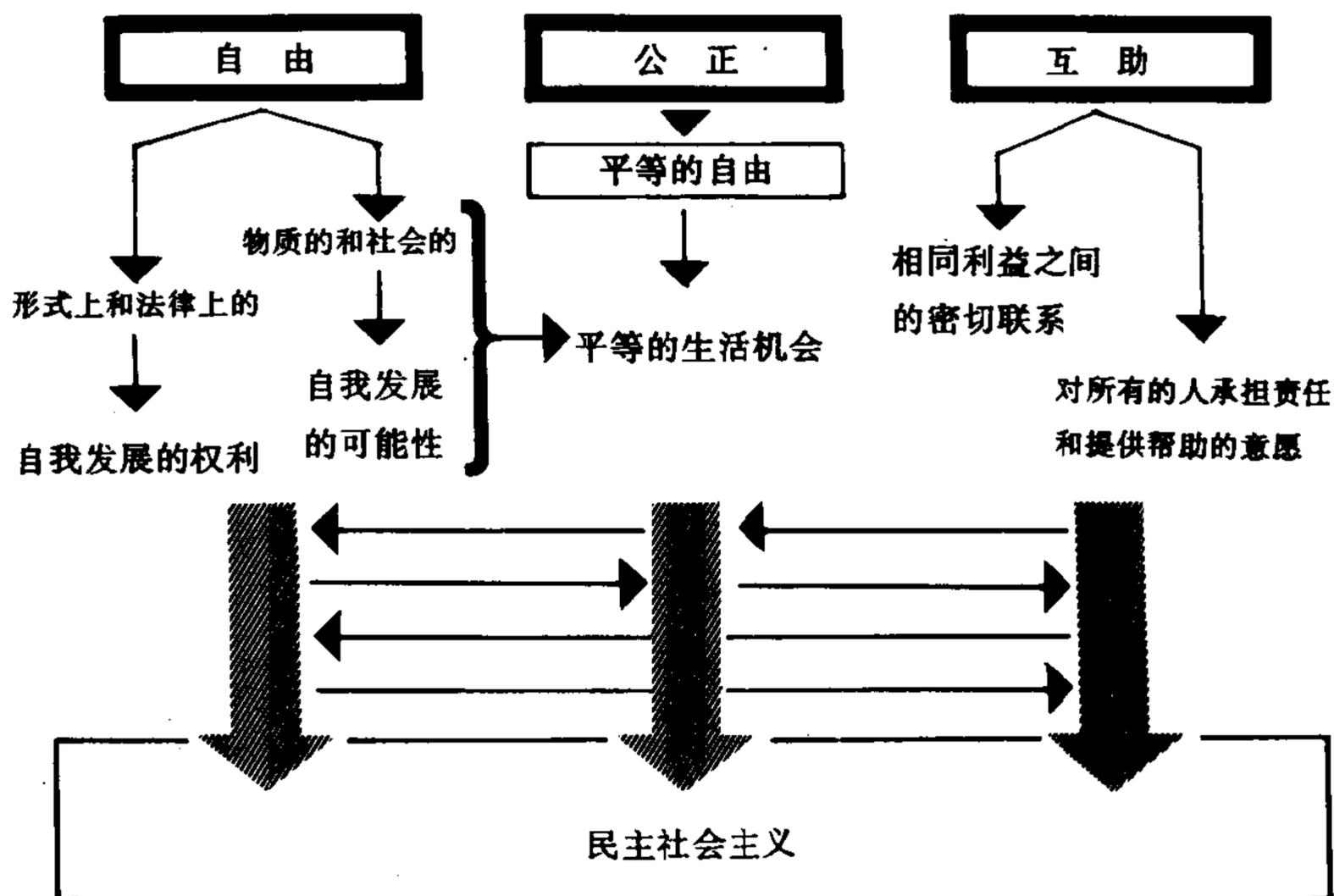
修正主义和纳尔松及其门徒的伦理社会主义是受到康德启发的。

基督教根据兄弟友爱信条为权利平等的社会所作的论证,从一开始就被援引来当作民主社会主义的动机(魏特林1842年就已经这样做了),自魏玛共和国以来更是如此。

论证的多元主义的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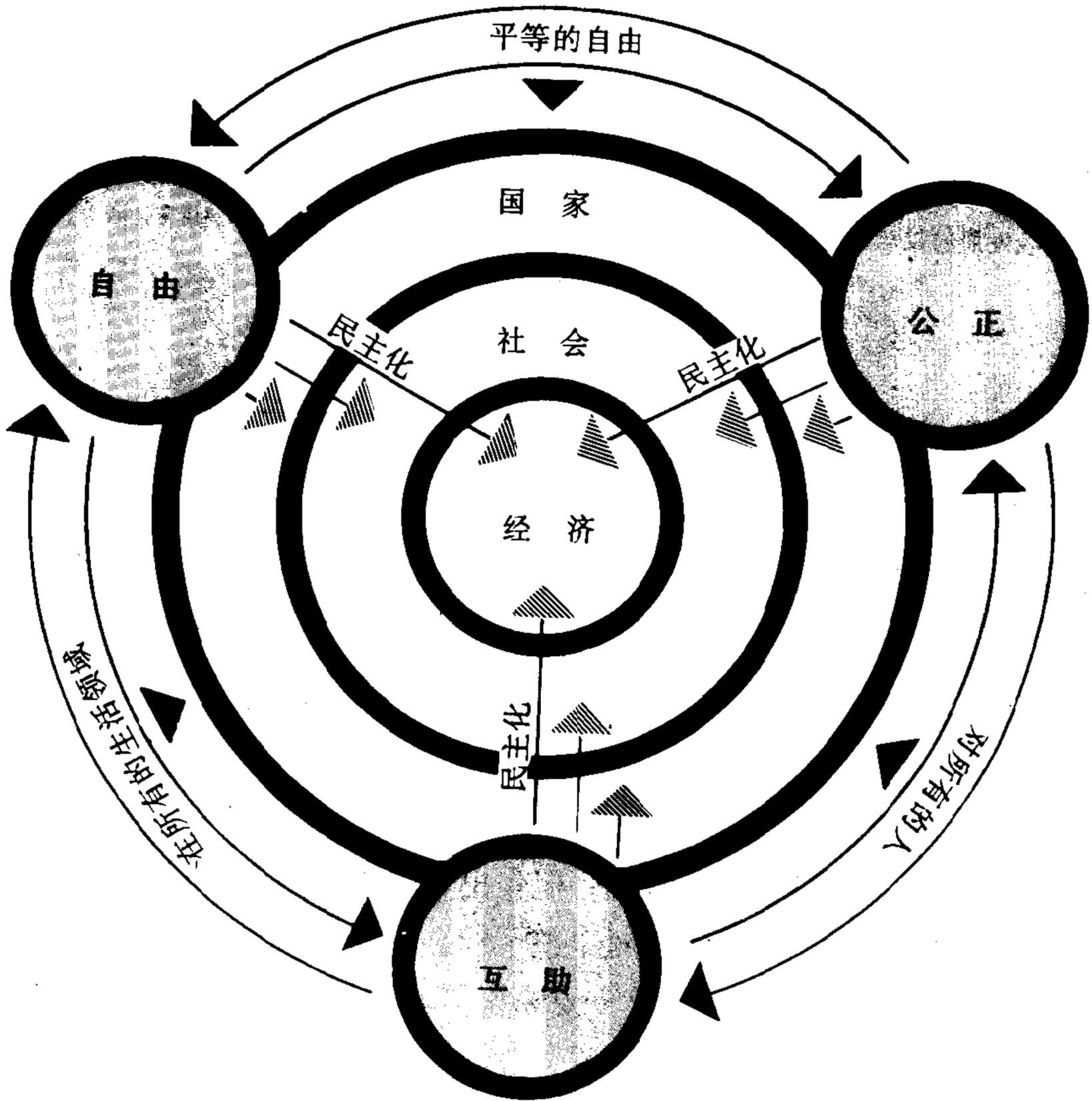
1970年,在东京举行了一次亚洲民主社会主义者的代表大会。会上的讨论表明,对于这一地区的许多不同宗教来说,哥德斯堡的经验也是适用的。这些宗教尽管在世界观和信仰仪式上有很大差别,但是在以下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一个人道的社会必须是一个在互助中实现平等的自由的社会。

图表十四：基本价值的内容



在世界上所有地方，民主社会主义者的任务都在于把赞同这些基本价值的人团结在一起。为了取得尽可能大的效果，也为了尊重个人的信念，一个人承担政治义务的动机不应当由党来规定。当然在党内可以讨论这些动机。但作出有约束力的决定却是没有道理的。在党内适用的原则对于整个社会也都适用。国家必须保障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就这一点来说国家是受价值约束的。但是每一个人怎样运用自己的基本权利，这只能由他本人来作出决定。国家怎样为基本权利提出论证，从法律上讲是无关紧要的。

图表十五：基本价值的作用



《哥德斯堡纲领》明确表示尊重教会及其承担的社会任务。由此结束了民主社会主义把教会视为敌人的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

共产主义政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看成无所不包的世界观。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对人类和世界的起源问题作出规定。在这些——与本来意义上的政治无关的——问题上与党的领导相悖的信念，也和政治方面的异端观点一样受到禁止并招致迫害。因此，凡是在传统的共产主义政党掌权的地方，在世界观问题上禁止阐述其他观点的。这些观点只能秘密地或者非正式地发表。

联邦共和国的基督教民主党人在其1978年的基本纲领中声称他们的政策是以基督教教义为基础的。他们不承认其他动机也可以导致他们的政策。他们的这种做法使党内的非基督徒成了二等党员。

库尔特·舒马赫在1946年说：

“我们作为德国人必须认识到，人们无论是根据这些经济分析的方法，还是根据某种理性哲学的认识，无论是出于道德和伦理方面的理由，还是依据登山宝训的精神，都能够成为社会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①

《哥德斯堡纲领》写道：

“在欧洲植根于基督教伦理、人道主义和古典哲学的民主社会主义不想宣布任何终极真理，这并不是因为它对各种世界观或宗教的真理缺乏了解和漠不关心，而是

^① 转引自《民主制的守护者。库尔特·舒马赫生平》1954年柏林德文版第2卷第308页。

因为它尊重人们对信仰的选择,无论是政党还是国家都无权决定信仰的内容。”^①

维利·艾希勒在1968年写道:

“这是一次伦理革命,它使伦理脱离世界观的总框架,使其可以被表述为价值信念的一个内容,而这些价值信念则应作为普遍的伦理准则为政治服务。这一态度的新颖之处不是在于制定了新的准则,而是在于这样一种认识,即各种世界观的伦理规范之间的差别与其说是表现在内容上,不如说是表现在它们的哲学的和宗教的论证上:就像德国社会民主党《哥德斯堡纲领》中所说的那样,表现在它们对‘终极真理’的追溯上”。^②

一个符合人道的社会的基本要求

论点 25:基本价值需要具体化,以便起政策准则的作用。一个符合人道的社会的基本要求是根据历史经验对基本价值所作的具体表述。这些要求列举了民主社会主义赖以实现的必不可少的组织条件:作为普遍的生活方式的民主制,对任何一种专政的禁止,平等的教育机会,在一切领域对多种形态的(多元的)生活的鼓励以及国际团结。

^① 《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性文件汇编》第364页。

^② 维利·艾希勒:《民主社会主义者所理解的个人和社会》1970年汉诺威德文版第72--73页。

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吸取了社会民主党从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失败的纲领中得出的经验教训。

基本价值社会主义想要避免两个错误。其一是不要求人们承担任何义务的过于抽象的原则,其二是使社会变革成为不可能的过分详细的规定。

右翼独裁者总是声称要为了自由而取消民主。他们想要阻挡共产主义并且往往把任何一种改良努力都说成是共产主义。他们回避对他们的自由观以及实现自由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作出具体的说明。他们对自由概念的过分抽象的表述容许人们依据一种内容空洞的自由概念来随便削弱或者摧毁自由。

共产主义政党同样以自由为依据。但是它们不是用实际存在的人们的利益,而是用理论来填充自己的纲领。它们对一个按照它们的信念实现自由的社会结构作出详细的约束性规定。通过这些规定,批评和发展这一结构的自由以及改善这一结构的机会都被取消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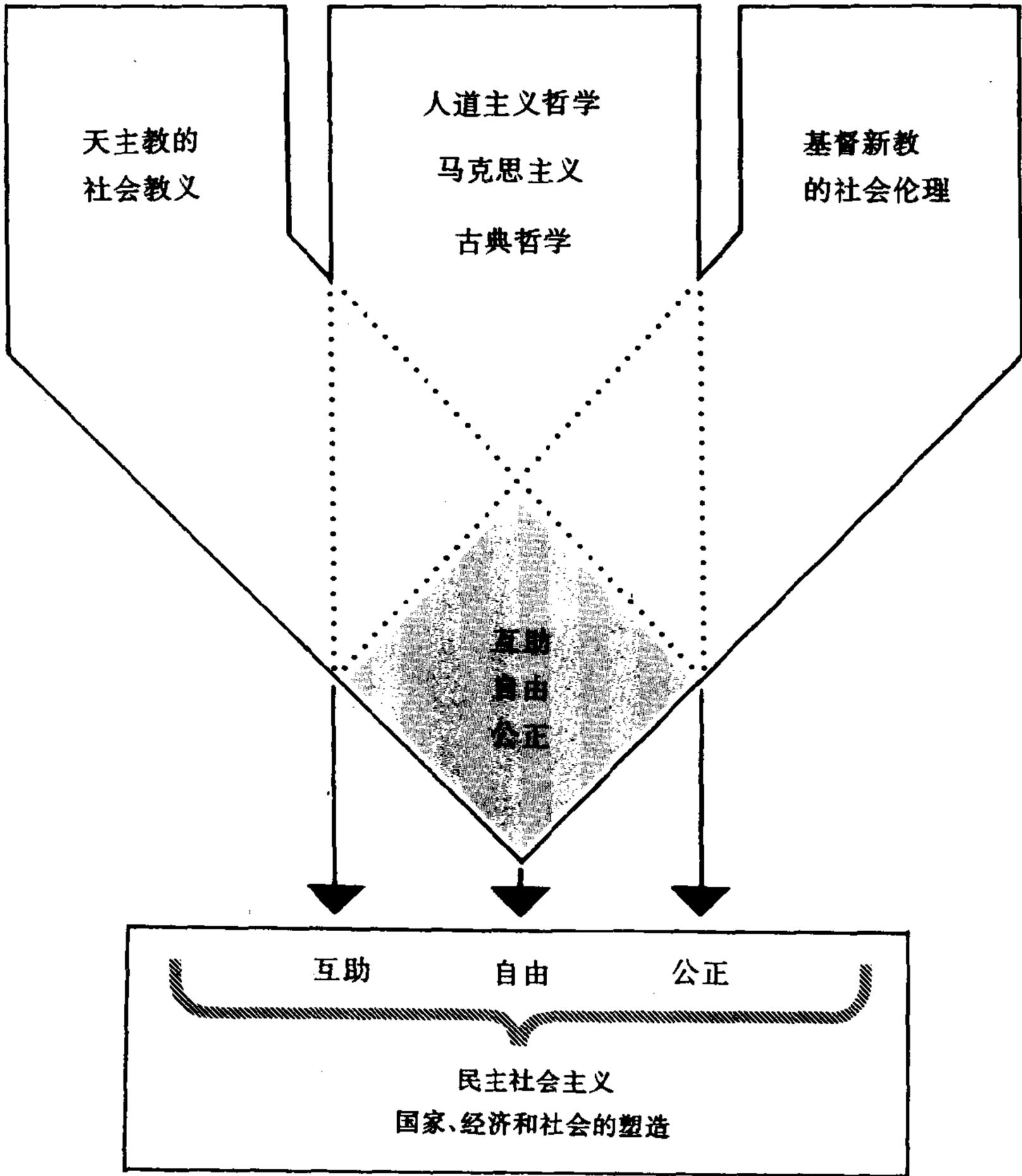
民主的法制国家

论点 26:民主制国家不仅是实现得到多数人支持的政策的最好途径。它本身也是民主社会主义的一个内在的组成部分。它在政治层面实现平等和自由,并且保证代表劳动者的利益。

满足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和基本要求的国家是一个符合社会主义传统的自由的多元主义的民主制国家。

这样的国家必须尊重公民的尊严,它的一切行为都必须为公

图表十六：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
(论证的多元主义)



174

民服务。与此相应,社会民主党在制定联邦共和国宪法时发挥了决定性的参与作用。宪法第一条规定,一切国家行为都要服从保障个人尊严的使命。这种个人尊严的核心内容国家是不能侵犯的,它具体表现为保证个人面对国家拥有自由发展余地的那些基本权利。在联邦共和国的基本法中,个人的基本权利,如言论自由、集会自由、迁移自由、信息自由、结社权等,都是可以直接行使的权利,是任何法律和任何国家行为都不能取消的,而《哥德斯堡纲领》在这一方面正是以基本法为依据的。这一法制国家的基本原则又通过立法机构、政府和司法机构之间的权力划分而得到补充。法院和法官的独立性是法制国家的重要因素。

在民主社会主义中,一切政治权力必须来自人民。政治权力是在普遍、平等的选举权的基础上以议会代表制的形式行使的。少数派采取反对派立场的权利是不可缺少的,它必须与多数派的权利同时存在。如果人民的民主的自决思想受到认真对待,那么各政党就必须通过彼此之间不受阻碍的竞争来争取人民的支持。民主社会主义与其他政治力量进行权利平等的竞争,以便获得多数人民的授权来实现自己的基本价值和基本要求。仅仅通过定期的选举是不能实现民主制的。它要求尽可能多的公民经常积极地参与政治进程。政治权力愈是以非集中制的形式组织起来,这种参与就愈有可能做到。对此,联邦制结构和地方政府享有尽可能多的自决权是最重要的前提条件。

但是,民主的法制国家承担尊重个人尊严和基本权利的义务,并不意味着国家必须维持各个时期的现存社会结构。相反,重要的问题在于国家要履行它对整个社会的责任。它必须这样塑造社会结构,使其能同所有人的维护自己尊严的要求相协调。民主制国家的职责和任务是,为使每一个人都能在自由的自决中发展自己而

创造社会的前提条件。因此,对社会的塑造不应当是起监护作用,而应当是为个人自决提供帮助和创造前提条件。

只有当对国家行为起决定性影响的是多数人的意志,而不是某些强大的团体或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势力的利益时,民主制国家才能够以这种方式塑造社会。各种团体都能以合法的方式参与国家意志的形成。但是多数人民的意志始终必须能够克服这些团体的局部利益而得到贯彻。

196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接管政府后,立即着手改变那些妨碍权利平等的社会结构。它首先改革教育制度,使之更加符合权利平等的原则。下层阶级的有较高天赋的儿童在中学就已获得奖学金。他们的家长不应当出于经济原因而被迫过早地终止子女的学校教育。家长的收入低于一定水平的大学生也同样获得了奖学金。高等学校的数目增多了,而且免收一切费用。

社会民主党人认为,防止失业也是国家的任务。自从(始于1974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使联邦共和国的失业人数激增以来,社会民主党和自由党的联合政府一再从财政上和结构上刺激经济,以降低失业率。联合政府认为这是国家的一个首要任务。

1978年,保守党人在英国上台执政。从此他们一步一步地削弱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的责任。他们认为,经济和社会必须让私人力量去管。他们容忍失业率不断上升并且减少对弱者的社会资助。这再一次表明:这样一种政策仅仅符合掌握经济权力的人们的利益,它与社会上多数人的利益是相矛盾的。

《哥德斯堡纲领》写道:

“人的生命、尊严和良心是高于国家之上的。每一个公民都必须尊重其他公民的信仰。国家有义务保障信仰

自由和良心自由。

国家应当为每一个人在独立的自我负责和履行社会义务的过程中得以发展自己的个性创造先决条件。公民的基本权利不仅应该保障个人在国家面前享有自由,而且还应该作为组成社会共同体的权利来参与奠定国家的基础。

作为社会福利国家,它必须为它的公民的生存提供保障,以使每一个人都能以自我负责的精神实行自决,并且促进一个自由社会的发展。

通过民主思想同社会思想和法制思想的融合,国家应当成为从各种社会力量中吸取内容并且为人的创造精神服务的文化国家。”^①

《八五大纲》对国家观的进一步发展

在联邦共和国的国家行为方面积累的经验,以及社会民主党人自1969年与自由党联合执政以来实行的改良政策所遇到的抵抗,引起了新的问题。一些改良计划——如职业教育的改革——由于企业主集团的抵制未能实现。马克思主义方面的批评者认为,这些困难之所以产生,是由于民主制的国家形式还不足以实行真正的改良政策。只要经济中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因素,国家就会受到严格的限制。政府的善良意愿也丝毫不能改变这一情况。强大的生产资料所有主和他们的团体支配着国家。而国家又必须尊重资本主义经济的规律。

^① 《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性文件汇编》第366页。

从原则上讲,国家不能推行任何违背大企业利益和资本主义经济生活条件的社会政策。因此,在资本主义的框架条件下,即使一个社会民主党政府也不能在自己的政策中贯彻社会主义原则。

《八五大纲》研究了这一批评意见,同时也研究了第二种指责:由于采取日益增多的社会福利国家措施,国家的中央集权日益加强,它开始以新的方式限制个人的自决机会。

西方的工业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按私营方式组织经济的,在这个社会里,国家、经济和社会之间存在着多方面的错综复杂的联系,国家在采取行动时实际上在许多方面是处于从属地位的。国家不是作为中立的仲裁者超越于社会之上,而是被卷进了社会利益的冲突之中。它在采取行动时也受到社会和经济发展进程的制约。

在执行任何一项改良政策时必须看到国家的这种依附地位并且把它考虑在内。但是在民主制国家中,这种依附地位从来不是绝对的。因为一方面,社会和经济也要依赖只有国家才能提供的种种服务和前提条件。另一方面,在民主制中,国家行为也总是要取决于多数人是否认为它符合自己的利益。国家针对强大的经济利益采取的行动必须预计会遇到强大的反抗。但是民主制国家有可能争得反对这些利益的行动余地。这一点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要取决于目标明确的多数人积极支持国家行为并且在遇到反抗和干扰时仍旧继续热情支持的程度。因此改良政策也取决于使国家行为有可能违背某些强大的利益而得到贯彻的广泛和自觉的人民运动。改良政策不能仅仅在议会中实现。只有通过人民中的广泛的改良运动,国家才能克服强大利益集团的反抗而贯彻符合多数人利益的塑造方案。

《八五大纲》写道：

“社会民主党认为，关键在于国家和社会‘决不能成为强大的利益集团的猎获品’（《哥德斯堡纲领》）。必须争得国家对大经济的利益的独立性。为了本着自由、公正和互助的精神塑造我们的社会，必须加强国家的行动能力。因此，民主社会主义的政策必须同时加强职工的参与活动和参与决定的权利，确保工会对资本家的‘抗衡力量’，扩大国家对付私人经济权力的行动范围。

社会民主党为争取一个民主的和社会公正的社会制度而采取的政策，需要得到多数人民的信任。这一政策必须确保充分就业和经济的稳定发展，同时还必须顺利推动改革。人们因已经许诺的改革未能兑现和经济进步受到威胁而产生的失望情绪，同样能动摇这一政策的民主的信任基础。这种信任基础还应包括维持社会福利国家对人民的保障，特别是对经济上和社会上的弱者的保障。”^①

人民党

论点 27:民主社会主义不想造成新的特权。它也不想使某一个社会集团处于比其他集团优先的地位。民主社会主义为所有要求权利平等的人谋利益。它必须在能够同意这一纲领的所有社会集团中找到支持。在一个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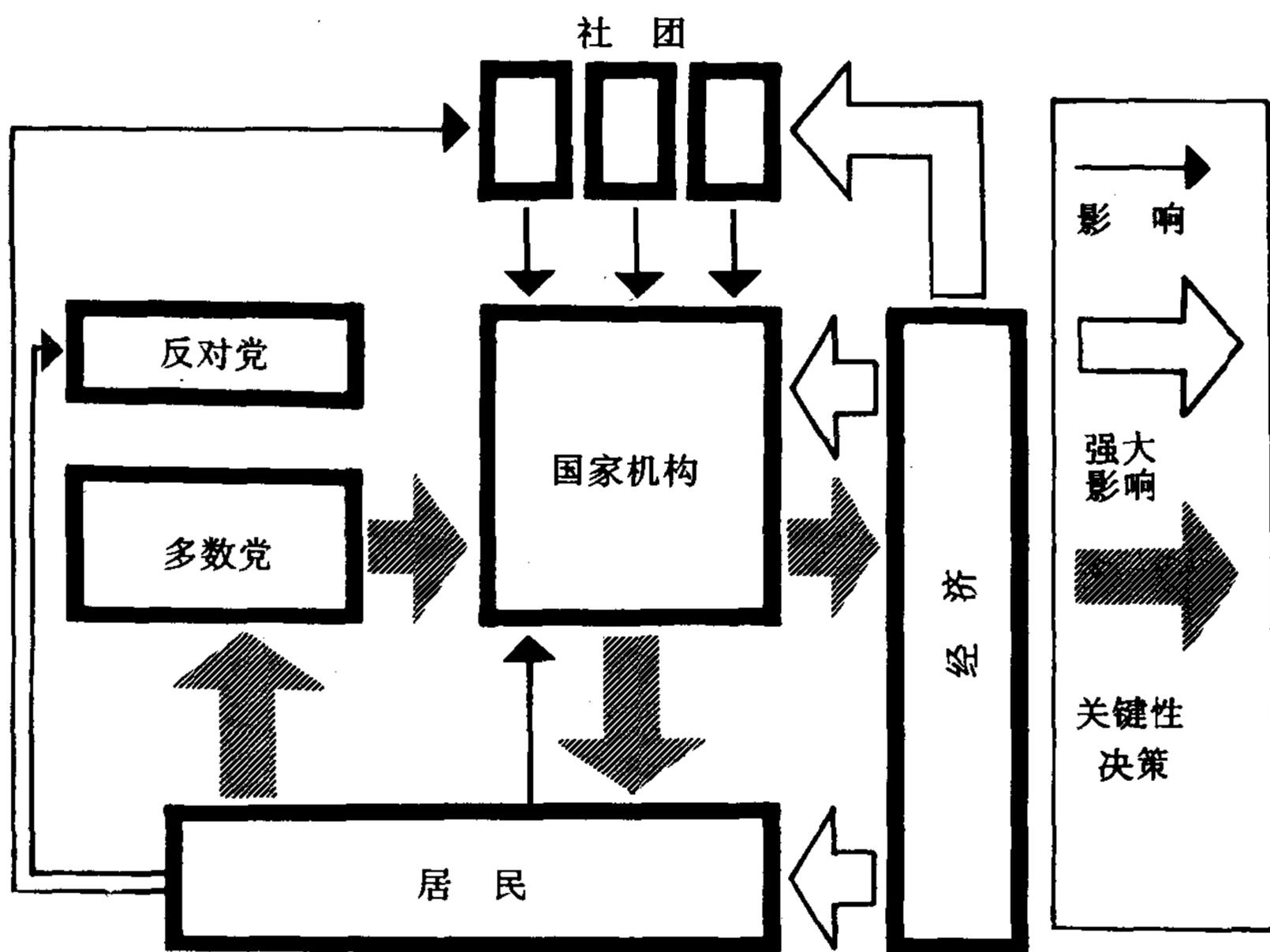
^① 《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性文件汇编》第 419 页。

分成许多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的社会中,也不可能用别的办法来赢得多数。民主社会主义的政党必须成为人民党。

社会民主党从一个以它的基本价值为准则的关于公共福利的整体社会概念出发,把许多个别方面的社会利益结合在一起。为了实现这一概念,它需要得到大多数人民的支持。从民主社会主义政策的内容来讲,这是必需的,因为以争取更大程度的自决权为目标的政策是取决于多数居民的积极参与的。不仅如此,从在民主制中获得多数人授权的机会来讲,这也是必需的,因为在一个分化成许多社会阶层的社会中,只有通过若干社会集团的联合才能形成多数。所谓人民党当然不是表示这个党能够或者企求成为居民的社会构成的简单的反映。因为旨在废除特权的政策只可能从特权者集团中争取到极少数人的支持。这个党对于所有支持它的目标的人都是开放的。党把自己的目标设定为争取平等的自由机会,这就顺理成章地导致那些能通过废除特权而获得好处的居民集团的代表在党内占极高的比例。

要想成为人民党,仅仅按照党本身所理解的那样代表若干集团的经济利益是不够的。社会民主党从创立时起到魏玛共和国时期一直是这样做的。但是党还必须考虑到各个不同集团的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和传统。必须使这些集团认识到党的政策和行动是符合它们的利益的。目前社会民主党已经对所有阶层的人都参与它的活动习以为常了。关键在于把社会利益、价值态度和生活作风千差万别的各个集团组织起来开展建设性的合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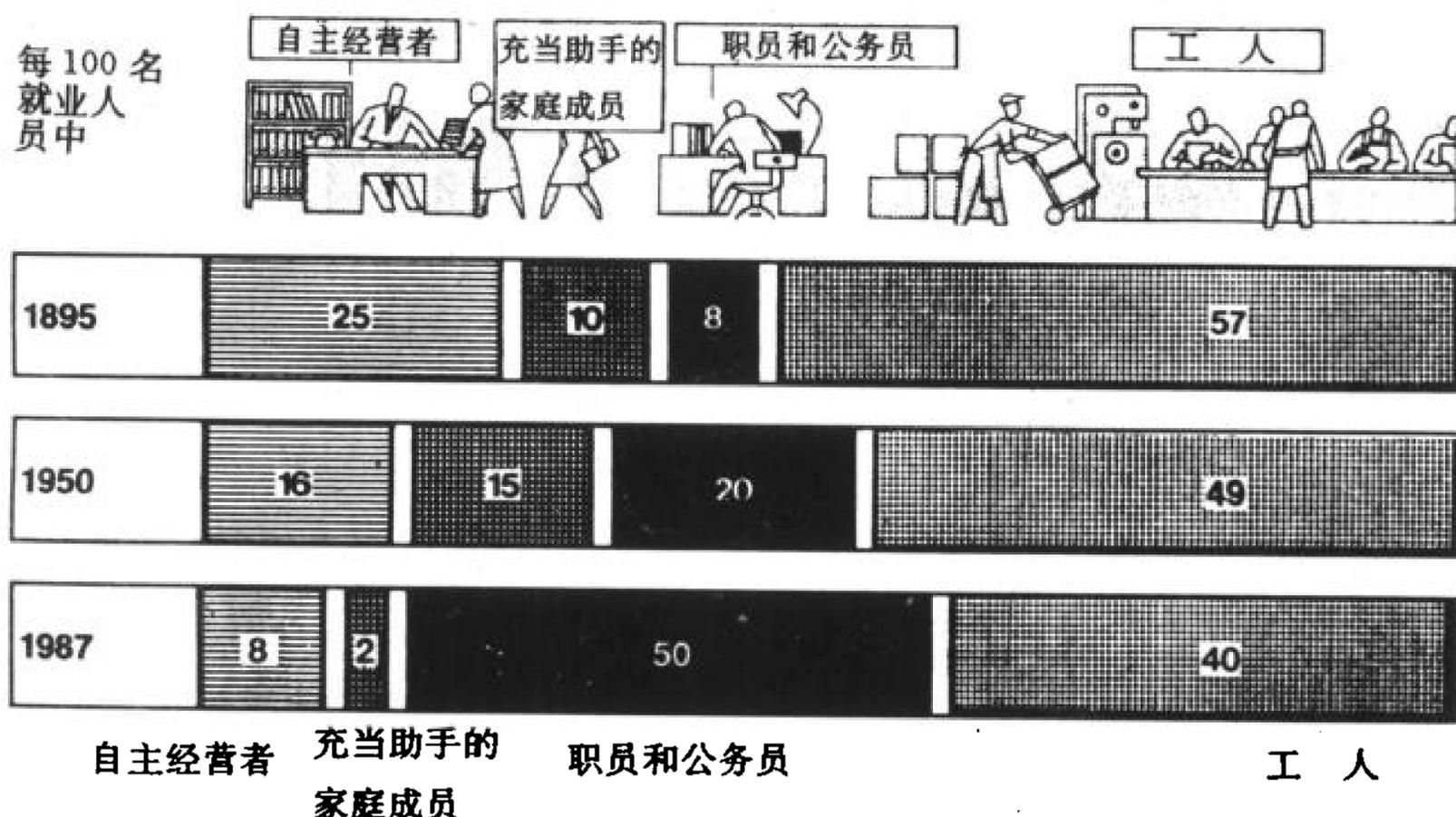
图表十七：国家、社团、经济



图表十八：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党员构成

截止到 1989 年 12 月 31 日的党员人数			
总数	921,430		
其中			
女党员数	248,004 (=26.92%)		
按年龄划分：			
21 岁以下	15,186	=	1.65%
22—25 岁	28,620	=	3.11%
26—30 岁	52,588	=	5.71%
31—35 岁	75,154	=	8.16%
36—40 岁	104,929	=	11.39%
41—50 岁	229,291	=	24.88%
51—60 岁	193,437	=	20.99%
61—70 岁	139,658	=	15.16%
71 岁以上	82,567	=	8.96%
	921,430	=	100.00%
按就业情况划分：			
职员	243,001	=	26.37%
工人和熟练工人	243,295	=	26.40%
公务员	98,664	=	10.71%
士兵和服兵役者	5,310	=	0.58%
操持家务的妇女和男人	113,181	=	12.68%
农场主	1,507	=	0.16%
学徒工	16,741	=	1.82%
养老金领取者	83,020	=	9.01%
中学生和大学生	60,043	=	6.52%
失业者	10,377	=	1.13%
情况不明者	8,844	=	0.96%
	921,430	=	100.0%

图表十九:社会分化



资料来源:联邦统计局

DIE ZEIT/GLOBUS

图表二十:就业人口

日期	就业人口所占百分比							
	占全体的居民百分比	按职业地位划分				按经济部门划分		
		自主经营者	充当助手的家庭成员	公务员和职员	工人	农业、林业、畜牧业和渔业	制造业	其他经济领域
1882年6月5日	42.3	25.6	10.0	7.0	57.4	42.2	35.6	22.2
1895年6月14日	42.9	23.3	9.1	10.7	56.9	36.2	38.9	24.9

日期	就业人口所占百分比							
	按职业地位划分					按经济部门划分		
	占全体的居民百分比	自主经营者	充当的家庭成员	助家成员和公务员	工人	农业、林业、畜牧业和渔业	制造业	其他经济领域
1907年6月12日	45.6	18.8	15.0	13.1	53.1	33.3	39.9	26.8
1925年6月16日	51.2	15.9	16.9	17.0	50.2	30.3	42.3	27.4
1933年6月16日	49.4	16.4	16.4	17.1	50.1	28.8	40.5	30.7
1939年5月17日	51.6	13.4	15.8	21.7	49.1	25.0	40.8	34.2
1950年9月13日	46.2	14.5	13.8	20.6	51.0	22.1	44.7	33.1
1961年6月6日	47.7	12.1	9.9	29.9	48.1	13.4	48.1	38.5
1971年4月	44.0	10.2	6.3	36.8	46.7	8.4	48.9	42.6
1988年4月	46.4	8.9	2.3	50.8	38.1	4.2	41.1	54.7

资料来源：联邦统计局统计年鉴

基层工作的任务

论点 28:旨在通过扩大自决权来改变人们的生活的社会塑造任务是不能自上而下强加于人的。只有当这一任务是出自人们的具体经验和生活条件时,才能指望得到人们的充分支持和参与。民主社会主义必须时刻准备对付强大的反抗,因为它是反对现存特权的。它需要在全体人民中开展一个强有力的运动,才能达到自己的目标。仅仅靠议会工作和政府工作是不够的。

民主社会主义的自我理解的中心思想是这样一种认识:社会主义的社会塑造工作必须在它的每一个步骤上都使个人获得他在日常生活领域中可以直接感受到的自决权利。在这一意义上,民主社会主义把自己理解为完全的民主制或者作为生活方式的民主

制。根据对社会主义的这种理解,任何一种自上而下改变人们生活的形式,不管它的动机如何良好,都不可能具有真正的社会主义内容。

只有当人们自身生活的改变和新的自决机会符合他们的实际经验和他们实际表达出来的意愿时,人们才会认识到并且承认这些变化和机会是他们的自决的扩大。

任何一种社会变革,只要是用强制方式或者是在当事人没有参与的情况下实行的,那么仅仅因为这一点它就肯定会丧失扩大可以感受到的自决这一社会主义内容。社会改造的措施,无论是为了获得合法性还是仅仅为了能够运作,都需要以当事人对这些措施的认同为前提。即使这些变革能违背人们的意愿而得到推行,它们也既不会以最佳状态运作,也不会被个人看成生活的改善。一种旨在通过自决维护所有的人的尊严的政策,永远不能依靠对个人发号施令而达到目的。民主制和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不可分割地协调一致,真正的原因就在于此。只有当社会变革的前景是从人们自身的各个生活领域和经验领域中产生出来,而不是由从事计划工作的精英分子越过人们而制定出来并付诸实施时,才能达到这种协调一致。社会变革的成功首先要有这样的前提:通过变革的当事人和对变革负责的政治家之间的对话,对这些变革的途径、阻力和后果获得明确的认识。

经验和问题

1969年社会民主党执政以后推行的改良政策的一个后果是:尤其在教育领域,受这一政策影响的那一部分居民对实际的改良目标缺乏认识,对适应新情况过程中的问题也缺乏准备,由此导致

了有部分居民与社会民主党领导的各级政府之间出现信任危机。许多人只看到过渡中的困难，却对目标并不了解，因为他们只是在事后才获得信息，而且即使是在事后也往往只是获得不充分的信息。在这种感到愤怒而又缺乏明确的目标意识的情况下，保守力量有时可以轻而易举地挑动人们起来反对实际上符合他们本身利益的改革。由于有了这类经验，也由于认识到一个处于形形色色依附关系中的国家进行改革的能力的前提条件，《八五大纲》提出了开展争取信任工作的建议，以此作为民主社会主义的改良政策取得成就的前提。

《八五大纲》中的具体规定

争取信任的工作有两个目标。它使党通过在公民的直接经验领域与他们持续不断地对话而敞开大门吸取公民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实际经验、愿望和观点。通过这种方式，党可以保证政治行动同人们的直接生存利益密切联系，并保证以人们实际的觉悟水平和经验水平为出发点。另一方面，这一工作也把民主社会主义政党的原则、它的长远改良意图和党内讨论的结果传达给公民，使他们了解党的真正目的和意图，并且争取他们对党的信任。上述意义上的争取信任工作只有当双向的意见交流——既从党外到党内，又从党内到党外——受到认真对待，而且公民也感到这种意见交流是真诚的时候才能取得成绩。纯粹的对外宣传是无助于这一目标的实现的。

争取信任的工作也包括组织党与其他民主力量和民主倡议的合作。它鼓励并且支持居民以自我负责的态度解决自己生活问题的能力。最后，这一工作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即向公民说明社会

民主党领导的政府所作的决策的理由,并且向他们指出,必要的妥协与社会民主党的原则和公民的利益存在何种联系。

由于基层工作与议会工作同步进行,这就使民主社会主义的改良意图从与其有关的人们的生活经验和生活需要中获得具体的内容和现实的衡量尺度。这一同步性也保证改良意图在改良所触及的权势集团的反抗引起社会动荡的困难时期能得到公民的支持。它通过对话向公民说明改良目标、利益和由此引起的冲突之间的联系。它也保证改良政策能得到公民以明确认识为基础的热烈支持,这种支持无论对于改良政策的贯彻还是对于已付诸实行的改良措施的运作都是不可缺少的。

党的干部不能仅仅满足于“向外”推行党领导的当前政策,即使他把这一工作做得很巧妙也不行。他必须同积极的党员一起到受这一政策影响的人们中间去,并且与他们交谈。他必须解释清楚,他们自己能从这一政策中得到什么以及哪些社会力量是反对这一政策的。他还必须能够说明,这一政策是为哪些目标服务的。这样一种对话必须视对象所属群体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形式。不应当使用职业政治家的行话,而必须用谈话对象自己的语言。如果党员只是偶尔地或者只是在即将进行选举时才看到党的干部这样做,那么他们就不会感到这是与他们自己有关的事。他们将会认为,这仅仅涉及他们的选票和他们的支持。因此必须持续进行对话。特别是必须在决策作出之前进行对话,以使有关的人的愿望、担心和想法能在决策中受到考虑。于是有关的人就会感到他们的利益是受到认真对待的。

如果有一些当事人自己组织起来,申明自己的利益或者自己解决一项任务——例如建立一所养老院或一个儿童游戏场——,那么与其把他们直接吸收到党的工作中来,不如帮助他们来做这

些工作更好。那时公民就会觉察到,这不是为了党的利己主义利益,而是为了达到实实在在的目标。如果党员在对话中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且作出解释,那就会赢得信任。保持不会犯错误的假象总是会招致怀疑和不信任的。

党的干部和党员的任务是通过持续的对话来证明,党是生气勃勃的人民本身的一个部分,而不是一个远离人民的机构。

混合的和民主的经济

论点 29: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是自决和社会负责。要实现这些目标,只有某种把各种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和各种不同的调控手段结合在一起的经济才能胜任。经济中的决策必须民主化,使有关的人们尽可能直接地参与决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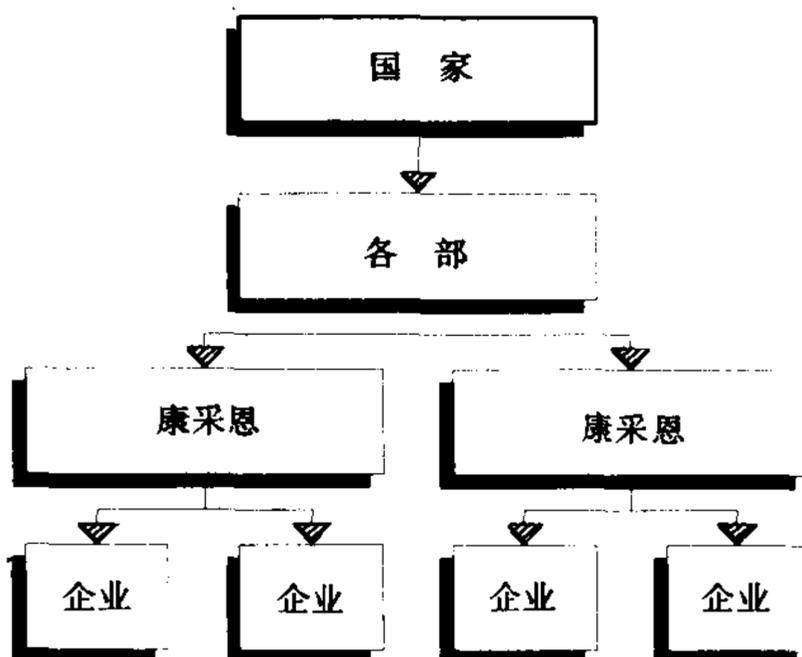
基础

基本价值是衡量民主社会主义所要求的经济的尺度,当基本价值被运用于经济对社会所承担的特殊任务时,它们要求社会福利不断增长,以便为所有人的自由创造实际的前提;它们要求所有的人公平分享国民经济的成果,以使所有的人都同样地从个人自由的实际前提中受益;它们要求在经济生活和劳资关系本身中也实现摆脱令人屈辱的依附状态和剥削的自由。

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在经济中不能只通过一个唯一的杠杆——例如全面的社会化而得到实现,这是符合民主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的。对整个国民经济实现完全的国有化和中央领导,也许会导致公平的分配,但是不会带来个人的自由,也不会使全社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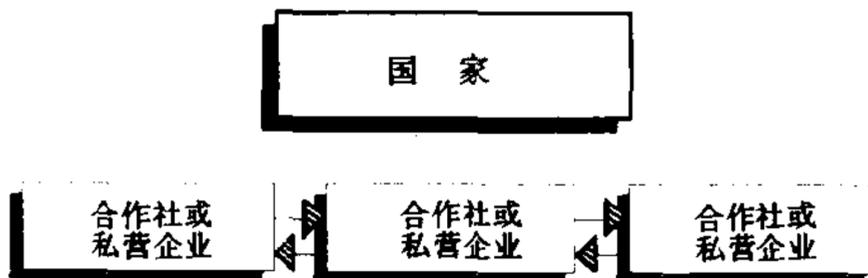
图表二十一：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

1. 计划经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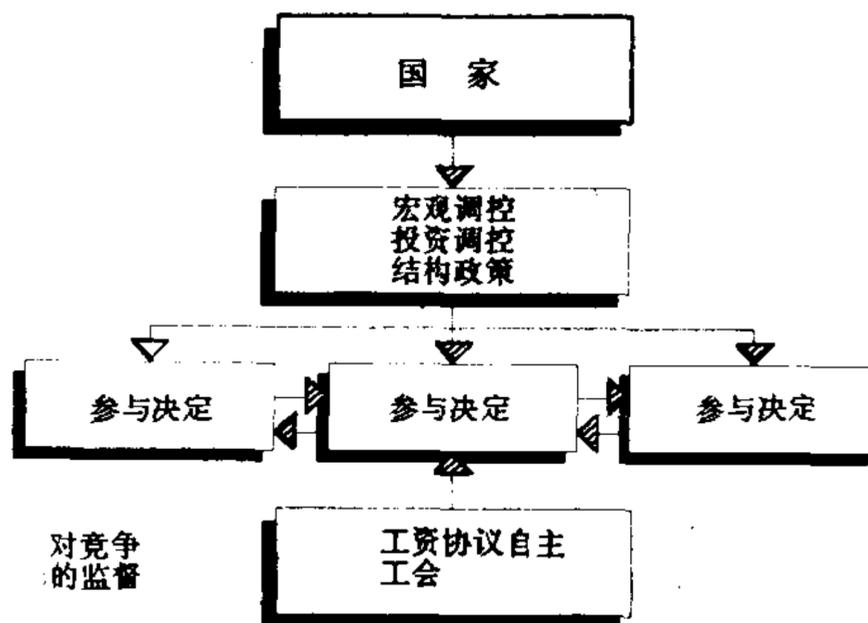
问题：缺乏充分的参与决定和没有竞争

2. 自由资本主义和单纯以合作社为基础的社会主义



问题：缺乏整个经济的协调和没有平等

3. 混合的和民主的社会制度



要素： 参与决定 竞争 整个经济的协调

福利得到最大可能的增长和使生产满足需要。

中央的计划官僚机构既没有足够的灵活性来保证最有效的经济发展,也不能使劳动者有效地参与决策。如果完全用缺乏全社会协调的独立的合作社来取代私有企业,那么公平分配、协调一致的经济发展将和社会利益一样得不到实现。至于说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不受调控的竞争性经济与上述目标相矛盾,这已是历史的经验,而民主社会主义正是以这些经验为出发点的。

权力和社会化

经济支配权集中在少数人之手而缺乏民主的监督,这是经济中的自由和公正的真正障碍。经济权力的集中既可以通过不受限制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形式实现,也可以同样糟糕甚至更加露骨地通过难以监督的官僚机构或通过按集团利己主义行事的合作社来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其他教条主义变种的基本错误在于,它们认为通过废除私有制就能保证自由和公正在经济中得到实现。这一错误是由于对私有制的误解造成的。要知道,所有制实际上只不过是一组经济决定权的合法享有资格,而这些经济决定权就其确切的内容和范围来说是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化的。只要有关的人们能自己掌握或者至少是参与行使这些支配权中的若干权利,那就已经有一部分经济权力受到了民主的监督,尽管私有制这个合法享有资格本身在形式上未被废除。由此可见,实际上重要的是经济中的决策权的真正民主化,而不是财产享有资格的纯属形式上的改变。

社会责任要有更多的承担者

接管社会责任的最好办法不是把原来集中在私人手中的全部决策权集中到另一只手里——比方说国家的手里。对经济决策权中的每一种权力都必须加以审查,判断它在什么人手里能产生符合社会愿望的效果。由工厂的全体职工及其代表来监督人事问题和劳动岗位问题是合适的。招聘、解雇、工资类别划分和投资等问题可以由(非集中制的)工厂领导机构与全体职工的代表共同来作出决定。劳动场所的安全保障、生产在保健和环境方面造成的后果以及基础设施投资必须由全社会的机构来负责。工资和普遍的劳动条件(如劳动时间)必须在工会和企业领导机构之间进行谈判。在结构政策、社会基础设施和投资调控方面,如果国家确定的总原则与企业的决策有力地互相补充,就能最好地实现经济的社会目标。

社会利益的各个承担者怎样具体地将各自的决策权组合起来,这个问题要取决于人和经济的发展水平。在各个国家和一个国家的各个发展阶段上,解决的办法是不一样的。

社会监督的多种手段

在《哥德斯堡纲领》中,为了实现它的经济民主化思想,提出了多种多样的控制经济权力的措施。这些措施是分等级的。只有在前一个等级的措施未能取得成效时才允许采用更强一级的监督手段。与此同时,市场被看作一种经济决策的工具,在一定的前提条件下,为了达到某些有限的目标,市场会比其他调控手段更好地实现经济的社会目的:

- 工厂中的雇员对他们的企业的一切基本决策享有平等的参与决定权。
- 法律对职工参与决定和参与影响自身劳动条件的权利作出规定。
- 法律对工厂中的安全保障、健康保障和人道保障的最低条件作出规定。
- 在各经济部门通过不以赢利为目标的公营企业来支持竞争。
- 大工厂承担公布收支平衡账目的义务以利于公共监督。
- 通过竞争政策和投资调控对支配市场的力量实行公共监督。
- 通过对市场起补充作用的国家计划来引导和限制市场的发展(“只要有可能就开展竞争,只要有需要就实行计划!”)。
- 将大企业转为公共所有,按照分权自治的原则,在消费者、工人和职员的参与并兼顾公共利益的前提下管理公共财产。

例如在美国,迄今仍旧基本上实行私营企业主单独决策的原则。招聘、解雇、工作岗位设置和其他许多问题都是由他们从经济角度独自作出决定。雇员的生活极不安定。经济形势一发生变动,他们就随时有可能失去工作。那时他们甚至根本不可能通过自己的代表机构来参与决定哪些职工从社会角度考虑必须留在工作岗位上,哪些职工——如果解雇无法避免的话——有更多的机会在别处找到新的工作。这种拒绝工人对经济生活中与他们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参与决定的做法是违背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的。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工人生活水平很高的事实是无关紧要的。工厂

中的依附地位不可能通过提高消费水平而得到补偿。

在联邦共和国,迄今只在钢铁工业中有平等的参与决定权。社会民主党想在其他部门争取到这一点。在钢铁工业中,如果解雇无法避免——而且工人代表为了保持其余的工作岗位已对此表示同意——,那就要在企业领导机构和雇员代表机构之间进行协商,决定哪些雇员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解雇以及被解雇者应当获得什么帮助。向失业者提供由公费资助的转业培训和继续教育项目。他们应能借此改善自己在其他领域找到工作的机会。由所有劳动者共同缴费建立的失业保险可使失业者获得大约相当于失业前税后工资的四分之三的保险金。社会民主党力求采用更多的手段来更好地全面调控经济的发展。失业将因此减少。目前这类手段包括投资调控、结构政策、就业计划和国家对投放于私营企业的公共资金的监督。

市场和社会利益

凡是在市场起作用的地方,它是一种为社会利益服务的手段,因为它使自由选择消费和自由选择工作岗位成为可能。市场的实现要以竞争和企业主首创精神能在社会规定的范围内自由发挥为前提。

《哥德斯堡纲领》主张在农业中促进合作制,以加强小的和中等的经营,应保障它们对土地的所有权。

《哥德斯堡纲领》坚持由社会为经济承担总体责任和自决这两项社会主义目标,但是企求通过多种多样的、互相协调的杠杆,而不是通过只此一家的现成方案来达到这些目标。

《哥德斯堡纲领》写道：

“社会民主党经济政策的目标是社会富裕的不断增长和所有的人都公平地分享国民经济的收益，以及过一种摆脱受屈辱的依附状态和摆脱剥削的自由生活。

.....

自由选择消费和自由选择就业岗位是社会民主党经济政策的决定性基础，自由竞争和企业主自由地发挥主动性是社会民主党经济政策的重要因素。工会和雇主协会在缔结劳资合同时的自主是自由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极权主义的强制性经济破坏自由。因此，社会民主党赞成在凡真正存在竞争的地方实行自由市场，但是凡市场受到个别的人或集团控制的地方则要采取各种措施来维护经济中的自由。只要有可能就开展竞争，只要有需要就实行计划！

.....

公有制是任何现代国家都不会放弃的一种公共监督的合法形式。它有助于保护自由，使其免遭占优势的大经济组织的侵害。大企业的支配权现在主要掌握在经理手中，他们本身又是为那些匿名的势力服务的。因此，在这些企业中，生产资料私有制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丧失了它的支配权。今天的中心问题是经济权力问题。凡是在不能依靠其他手段保证建立一种经济权力关系的健全制度的地方，公有制就是适宜和必需的。

经济权力的任何一种集中，即使是集中在国家手中，本身都孕育着危险。因此，公有制应以自治和分权为原则。公有制企业的管理机构既要代表工人和职员利益，

也要代表公共利益和消费者利益。

.....

农民对土地的私人占有应予以肯定。必须颁布现代的土地法和土地租佃法,以保护效率高的农户经营。要从经济和社会方面加强这种经营。

发展合作社制度是提高中小型农户的经营效率并维持其自主性的最好途径。”^①

《八五大纲》对经济概念的进一步发展

196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承担政府责任时,关于市场的局限性及通过国家调控措施纠正和补充市场的可能性的问题,对它来说变得更加具体了。在西方的工业民主中,国家本来已经在经济方面担负全面责任,但它在多数情况下并没有掌握充分的经济手段来有效地履行这一责任。

国家起初通过其支出和收入政策基本上只是企求使总体的经济发展趋势保持稳定(综合调节),以防止出现大批失业,但很快它就不得不也对地区性和部门性的经济结构变化进行调控。由于地区差别和世界经济竞争条件的变化,经济发展愈来愈不平衡。国家的全面补贴加强了工业集中在少数中心的情况,而且往往也加剧了结构的畸形发展。一些从长远来看已不再有生命力的经济部门受到支持。最后,私营经济往往把旨在消除失业的国家投资援助用来实行进一步合理化,从而使失业现象更加严重。由于不受限制的工业化而造成的环境破坏问题突出表现出来,使国家面临新的任

^① 《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性文件汇编》第 368、369—370、371、373 页。

务。

有鉴于这些新的问题,《八五大纲》更加明确地表述了《哥德斯堡纲领》中的经济思想,并且对新提出来的问题扼要地作出了一些回答。

生活质量

经济增长的目标和途径必须重新加以考虑,因为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并不一定是人的生活质量的提高。必须更加明确和更加有效地为经济增长确定合乎人道的目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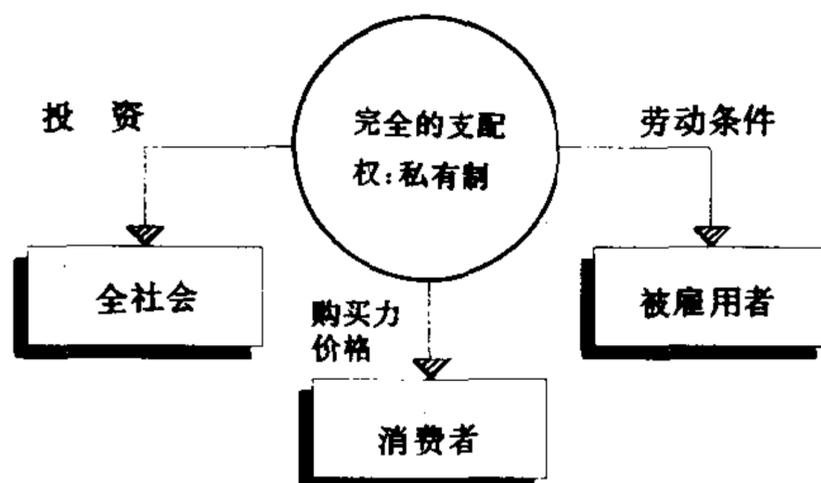
市场的弱点

市场有多方面的功能弱点和功能缺陷,因此放任自流的市场总是会导致严重的畸形发展,使社会遭到损失而使少数拥有经济权力的人得到好处。市场的主要功能弱点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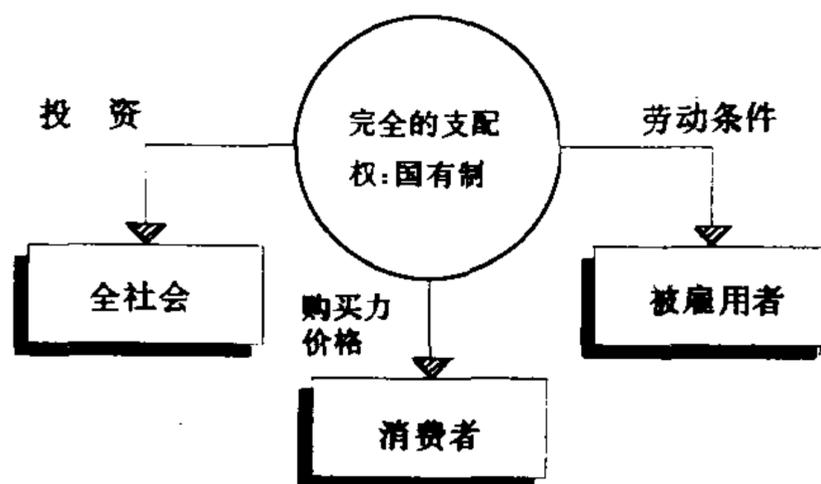
- 它导致权力的集中和取消竞争;
- 它只限于满足以有购买力的需求形式表现出来的那些需求,因此它并不比它所造成的收入分配更加公正;
- 它不提供任何基础设施(学校、道路、医院),不满足居民的基本公共需要;
- 它本身既不保证充分就业,也不保证货币稳定,既不保证持续增长,也不保证环境保护;
- 它不考虑未来的需要和必不可少的要求。

图表二十二：所有制和监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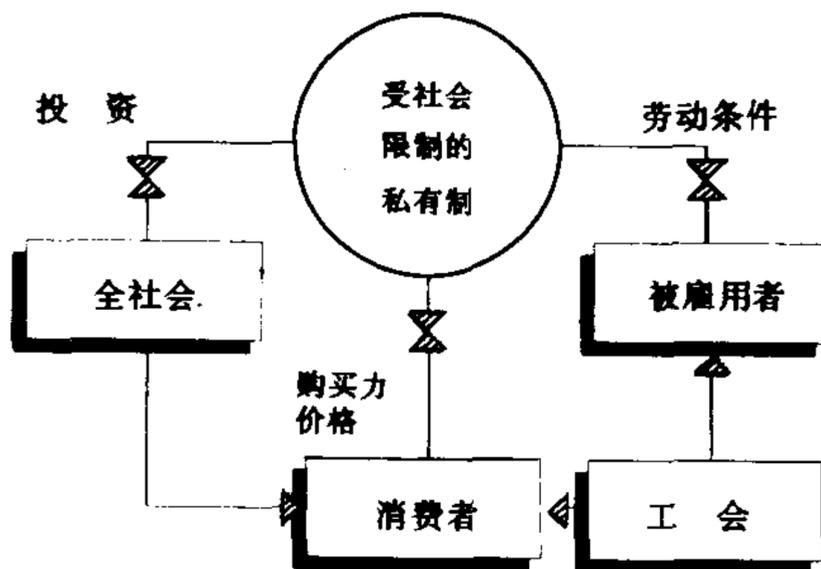
1. 纯粹私有制



2. 国有制



3. 混合的和民主的经济



把市场和管理结合起来！

但是，市场由于它的灵活性而具有种种优越性，因此不应取消非中央集权制的、由各个企业作出最终决定的权利。相反，应当把这种决定权纳入一个符合社会愿望的计划网络，使它的优点保持下来，缺点得到克服，以利于社会的发展。

国家制定的框架计划对最近的将来所需的一切公共开支作出有约束力的规定，向私营企业提供计划目标的信息并为它们的投资指明范围，因为私营企业可以由此了解到在哪些地方能获得私人投资所必需的国家对基础设施的先期投资，在哪些地方不能。超过一定额度的投资必须通知负责计划的政府部门，使后者可以通过间接和直接的调控措施保证结构发展符合全社会的需要。这种投资调控基本上应当通过投资定额、范围设定、税收政策、制止或帮助投资等措施来间接实现。环境利益也能通过这类国家的投资调控措施而得到照顾。

大企业本身则应当实行雇员完全平等的参与决定权。在混合经济中，应当通过调控措施的这种组合来实现全社会的利益。在这种混合经济中，受限制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社会所有制并存，计划与市场机制合理地互相补充。

《八五大纲》特别强调，对非中央集权决策和中央集权决策之间、市场和管理之间、私有制和社会监督之间的关系必须经常重新考虑并且根据经验的变化而作出改变。

《八五大纲》写道：

“我们的经济制度，如同所有西方工业国家的经济制

度一样,是一种混合的经济制度,自治的市场机制与国家的计划和调控各得其所。个体经济对生产资料的支配和市场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缺少的。但是同时又需要一些适当的手段来使国家对经济过程起到影响、促进、计划和调控的作用,以便实现社会民主党经济政策的目标。

即使坚持不懈地贯彻以对经济过程的系统判断为基础的经济政策框架计划,它也不能完全防止结构方面的畸形发展和不符合期望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下应当试用一些其他手段。”^①

总结

德国社会民主党 1959 年《哥德斯堡纲领》和 1975 年《八五大纲》总结了民主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和各阶段的学习成果,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理解。

社会主义是在任何既定的社会状况下最大限度地实现自由、公正和互助等基本价值的原则。这些基本价值所概括表达的目的是:一个在团结中共同生活的自由和平等的人们的社会。一切生活领域的民主化将代替特权。社会主义目的只能由已经实行自决的人们来实现。社会主义是一项持久的任务。它只能逐步实现,其途径是提出替代性社会结构的具体设想,由多数人对它作出判断并且在民主的监督下付诸实践。此后还要经常反复从基本价值的角度来检验新的关系。社会主义政策的手段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应当根据每一种具体的社会状况从基本价值的角度来加以发展。这

^① 《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性文件汇编》第 430、438 页。

图表二十三：经济的复杂结构

联邦共和国所有的经济部门的企业按法律形式和雇员规模分类表

企业雇 用人数	总 数	归 一 个 或 若 干 个 业 主 的 企 业	无 限 责 任 公 司 或 合 伙 公 司	股 份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股 份 公 司 或 合 伙 公 司 有 限 公 司	注 册 的 合 作 社	其 他 法 律 形 式 的 私 有 企 业	法 人 团 体 或 机 构 或 基 金 会 的 企 业
企业数								
1—2	992,397	972,470	8,770	5,230	155	3,082	1,447	1,243
3—9	695,576	640,884	36,469	9,692	277	5,921	1,293	1,040
10—49	176,627	115,131	44,671	11,115	396	3,448	750	1,116
50—99	21,725	6,822	10,603	3,067	248	450	147	388
100—199	11,229	2,247	5,858	2,304	262	177	80	301
200—499	6,908	836	3,399	1,920	381	119	41	212
500—999	2,039	115	896	638	260	39	32	59
1,000—4,999	1,350	36	394	452	374	23	25	46
5,000 以上	209	1	18	48	131	1	5	5
总数	1,090,806	1,073,854	111,078	34,466	2,484	13,260	3,820	4,410
雇员人数								
1—2	1,444,209	1,412,102	15,212	7,996	233	4,817	2,117	1,632
3—9	3,243,235	2,942,761	203,988	52,185	1,451	30,887	6,473	5,490
10—49	3,387,404	2,066,428	1,006,572	255,624	9,847	66,538	15,389	27,006
50—99	1,500,351	458,078	739,852	216,036	17,466	30,892	10,101	27,876
100—199	1,553,204	304,646	809,731	322,797	27,824	24,581	11,116	42,509
200—499	2,101,066	239,031	1,018,666	601,543	126,937	34,800	14,877	65,212
500—999	1,399,158	76,393	609,501	439,156	184,714	26,873	22,517	40,004
1,000—4,999	2,600,202	54,684	698,575	874,543	798,195	36,713	51,525	85,967
5,000 以上	4,035,577	13,279	171,313	480,701	2,436,041	6,080	39,384	888,779
总数	21,264,406	7,507,502	5,273,410	3,250,631	3,612,708	262,181	173,499	1,184,475

材料来源：联邦统计局

些手段必须永远以基本价值作为衡量的标准。

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民主本身就是目的,这不仅是因为唯有民主才能满足对平等的自由的要求,而且也是因为唯有民主才使目标明确的、为了多数人利益的社会变革成为可能。尊重人权和允许政治反对派自由活动是民主的必要因素。

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可以用宗教的、哲学的或其他各种不同的信仰抉择来加以论证。对此不应当从政治上作出评判。政治目标上的一致性将使持各种信念的人们在民主社会主义运动中联合起来。

实现人的自决和保证满足人的物质需要是社会主义经济政策的目标。这些目标不能仅仅通过国有化或中央集权制计划经济来实现,而是要通过一种经济制度来实现,这种经济制度和各种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一样,将把非中央集权的首创精神的优点和总体经济调控的可能性结合起来。最重要的是经济决策的民主化,它将赋予人们现实的和可以亲身体验的参与决策机会,并且提供一种能以尽可能少的劳动消耗实现对居民的充分供应的经济结构。

第六章

责任和希望：德国社会民主党 《柏林纲领》中的新的进步观

从70年代初起，工业增长模式对人和自然界所产生的出乎意料的破坏性后果，已开始不断地使民主社会主义者一向也赞的一个传统的基本假设受到动摇。民主社会主义者与自己的不民主的对手一样，过去都赞同这样的观点：只有当工业发展到完善的程度，社会主义才有可能实现，而且到那时它简直就会成为不可避免的。

在70年代，重大的环境灾难以及不堪重负的环境对健康的日益加剧的损害，愈来愈不容辩驳地表明，肆无忌惮的工业化正危害我们的未来的基础。这不仅关系到人的健康和幸福，而且如果不负责任的工业化摧毁了生态环境的再生能力，那么人类的继续生存本身也就岌岌可危了。

失控的技术在博帕尔、塞韦索和切尔诺贝利造成了史无前例的灾难，其后果是成千人死亡，几万人已经或者将要失去健康，广大地区的环境成为无法居住的。这些灾难使技术支配自然的限度

赤裸裸地、令人痛苦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人们突然明白过来，认识到不负责任的技术和工业的文明形式不仅使人的美好生活和共同生活遭到威胁，而且也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使后代的生存和自然环境的再生能力成了问题。

论点 30:全面工业化并不会必然和自发地通向一个人道的社会。有些工业化形式是与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明显相悖的。技术和工业文明的某些压力会阻碍基本价值的实现。社会不应受工业化支配。对自然界的破坏已成为当前工业社会的现实前景。

第一节 新的挑战

在70年代和80年代已经极其明显地显示出，传统的无限制增加技术工业生产和毫无顾忌地支配自然界的进步模式不是通向一个合乎人道的社会理想的最佳途径，而且它本身已成了对生存的威胁。它造成了一种“风险社会”（乌尔里希·贝克语），在这个社会里，健康、生活幸福和自由机会恰恰受到人们本来想用来使它们最终得到保证的那些手段的威胁。它在环境方面给后代的合乎人道的生活的前提造成了危害。

这样一来，《哥德斯堡纲领》所表述的民主社会主义进步模式的主要前提的有效性就值得怀疑了。此外还出现了一些新形式的挑战，首先是生态问题和经济问题国际化的新的性质。生态问题和经济问题日益强有力地超越一切界限，单凭一个国家的政策已经不可能加以解决了。

许多西方工业社会的左派政治力量围绕所有这些问题重新组

合起来。与传统进步模式难解难分的工业生产领域的工会最初只是犹豫不决地参与修改方针,而从事离生产较远的文化职业和社会职业的中等阶层的成员却首先迫切地要求毫不迟疑地扭转发展方向。

1981年,一部分对工业主义持激烈批判态度的左派分子聚集在一起成立了一个新的政党,即绿党。另一部分则在社会民主党和工会内部敦促重新确定进步概念。关于人类继续生存下去的条件和进步的前途的问题决定了80年代左派内部的社会问题议事日程和政治辩论。因此这个问题已不仅是能否掌握未来的问题,而且成了能否争取多数人的问题。

几乎所有的欧洲民主社会主义政党从70年代末起都在为获得一种新的进步理解而奋斗。它们想要避免新的危险,同时不放弃社会解放的目标。它们抵制那种日益滋长的诱惑:用放弃责任来换取希望。

在70年代,新的挑战已使民主社会主义的纲领基础与传统的进步理解一起不容反驳地受到怀疑。下述挑战在改良社会主义的各个经典性基本纲领中找不到答案,在《哥德斯堡纲领》中也找不到答案:

-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与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已使资本流动和商品交换几乎可以不受限制地自由进行。对环境的破坏已超越一切国界,商业连同新的技术及其对人、自然界和社会的影响也超越了一切国界。单纯一国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与过去任何时候相比都更难取得成效。对于国际社会化的这一新的性质怎样才能从政治上应付呢?
- 经济增长的社会的、经济的和生态的限度已经显而易见。关于生产的量的增长从原则上说是无限的这一陈旧观念

已遭到非常深刻的怀疑。表面的经济优越性往往必须以生态方面的大得多的损失为代价。纯经济的现象甚至会是不经济的。以量的增长为尺度来衡量,会把对迅速的破坏的持续补偿与生活的真正改善等量齐观,都看作是进步。经济增长已不再能成为进步的最重要的尺度。

- 传统的工业技术应用方式对自然界的反作用和长远影响,大化学工业,废气,空气、水和土地的污染已使人类生存的前提条件被摧毁的可能性昭然若揭。如果只把自然界当作工业操作的对象来看待,那么生物圈将不可救药地遭到破坏。工业体系将剥夺它本身存在的物质基础,也将剥夺人类后代的生存的物质基础。
- 妇女和男子的社会平等没有实现。尽管多次发出呼吁,也制定了一些法律,妇女在家庭、劳动场所和公共生活中仍旧遭到严重的歧视。两性的职务分工是片面的。社会继续分裂成一个受歧视的妇女界和一个享受特权的男子界。
- 新技术会产生无法想象的风险,其中有些已是几乎不能挽救的了,例如原子能和生物工程。不受控制地使用的信息技术或工业机器人也表明,今后不能听凭技术受经济利益的自发进程支配。技术深刻地影响着人的劳动生活、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而且这种影响日益成为不可摆脱的。技术发展不会自然而然地保证生活机会得到改善,却往往会损害这种机会或者转化成对生存的威胁。
- 社会福利国家应当保护个人的作为人的尊严和自由不受他在工业的市场经济中所遇到的风险的伤害。但是社会福利国家由于经费不足和效率不尽如人意而受到愈来愈

大的限制,因为它提供帮助时在很大程度上只限于采用照料和付款的方法。社会福利国家由于满足于单纯继续采用这种办法而给自己造成了危害。

——在一个劳动生产率由于技术创新和合理化而比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增长得更快的社会里,大众失业是不能用传统的全面促进经济的办法来解决的。它有变成一个被人们以听天由命的态度忍受下来的持续固定的社会状态的危险。由享有特权的工作位置占有者和被排挤到社会边缘的其他的人组成的“三分之二社会”,会长期地成为真正的危险。

——在冷战时期,东方和西方都积累了强大的大规模毁灭手段,每一方都认为这是为了愈来愈可靠地排除另一方的攻击。但瞄准能力日益精确、预警时间日益缩短的核武器使和平愈来愈不可靠了。这些武器会引诱人们去使用它们或者会违反人的意志引发战争。在有了大规模毁灭手段的时代,安全已不再能通过加强针对对方的军备来获得了。

第二节 摆脱危险的出路

在80年代末,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发达工业社会的另一些社会民主党制定了新的基本纲领,因而使达成关于一种新的进步理解的共识成为可能。社会民主党内代表传统生产部门、坚持传统的进步理解的力量和要求改变工业国的方针的力量之间进行了几乎整整10年的对话,终于产生了一种新的共同的未来理解。这一未来理解指出,工业社会的成就怎样恰恰要通过这一社会的彻底改

造才能维持下来，以及这一社会所召唤出来的危险怎样才能在无须放弃已经达到的生活质量水平的条件下得到克服。

对进步重新作了界定。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仍旧是尺度，但是在一个多世纪以来采取的途径中，有许多已被修改了。为了无愧于对后代的责任，同时也为了防止表面的经济优越性成为人类生活中实际的社会弊病，必须在面对当前危险时通过确定保证人类生活基本前提的方向来对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加以补充。

论点 31：由于人在自己的历史中第一次拥有对人类及其自然界的生活基础进行自我毁灭的可能性，因此一切政策都必须首先保障人的生存的基本前提条件。除了自由、公正和互助等基本价值之外，还要增加对自然界的责任和对未来世代的责任。

进步仍旧是可能的。在自由中的进步，在公正中的进步，在改善所有人的生活机会中的进步，仍旧是目标。单纯继续迄今的经济和技术的发展不再会自动地成为进步。相反，它有可能阻碍进步或者使进步化为乌有。

必须用指明摆脱新的危险的途径的新的主导思想来代替《哥德斯堡纲领》中的进步理解。

《哥德斯堡纲领》还剩下什么？198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柏林基本纲领》把《哥德斯堡纲领》的基本方针同新的政治主导思想结合起来。《柏林纲领》不是对《哥德斯堡纲领》的拒绝，而是根据《哥德斯堡纲领》的精神对新的挑战作出的回答。

仍旧保持下来的哥德斯堡基本决定是：

——承认自由、公正和互助等基本价值；

- 承认社会民主党在 worldview 上的开放性；
- 承认多元主义民主制；
- 承认国家和基本法；
- 关于成为人民党的决定；
- 确认市场是混合经济制度中的中央调控因素的决定。

《柏林纲领》的另一种进步概念新在哪里？政治主导思想是什么？

论点 32: 一个对社会和生态负责的工业社会必须保持繁荣幸福的成果,但也必须使这些成果同 一个有再生能力的自然界的条件和符合人道的劳动和生活条件协调起来。这个社会需要社会方面和生态方面的重新塑造。

工业社会通过它所创造的繁荣幸福为所有人的物质上有保证的自由奠定了基础。新的、与环境相称的并且能被社会承受的生产方法和产品不是通过技术和工业发展的停顿,而是只有通过技术和工业按照新的尺度的有目标的继续发展才成为可能的。

问题在于采取另一种与自然界和人交往的态度,在于采取一种爱护自然界的态度,即使在不能由此直接给人带来益处的地方也应如此。

凡是在生态上不合理的事物都不可能是对整个经济合理的。因此,必须通过政治的和法律的框架条件使生态上必不可少的要求成为技术发展和企业经济行为的原则。产品和生产方法必须适应自然界的新陈代谢。

198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柏林纲领》写道：

“我们通向未来的道路

希望不是在排除危害之后产生的，而是在公开的对话中得到启发而产生的。

改革政策预示着希望。当那些值得保留的东西也只能通过改革来拯救时，改革工作就成了唯一能够承担责任的政策。

我们对未来的构想是：成立一个由老的和新的社会运动结成的改革联盟。这个联盟的核心仍旧是同工会的合作。然而，它也必须包括一切通过日常的生活经验或者通过在新的社会运动中积极活动而坚信有必要进行深刻改革的人。

我们需要一个广泛的、与尽可能多的团体和力量联合在一起的改革联盟。这是因为我们必须战胜那样一些人的反抗：他们将一切有利于自己的利润奢望或有利于自己的经济和政治权力的东西统统宣称是进步的东西。只有形成多数人的共同意愿，并且大力宣传特殊利益如何损害公众福利时，才有助于抵制少数人拥有过多的权力。

我们不许诺建立一个地上的天堂。然而我们能够共同避免危险，减少风险，并建立一种新的、更美好的制度：

这是一个各国人民民主的共同体，它为在地球上实现一个繁荣昌盛的未来承担着共同的责任。

这是一个摆脱了疯狂的战争和军备竞赛、不以武力来解决冲突、而是把自己的力量用于保护大自然和克服饥饿的人类。

在这样一种社会中，收入得到更公正的分配，职工扩大了他们在生产性资本中的份额，而社会保险始终可靠。

这是一种在生态和社会福利领域进行革新的经济。它有节制地利用有益于自然的能源，清除核时代留下来的负担。

这是这样一种社会：它在有较低的经济增长率、较少的职业劳动和较多的个人劳动的情况下，增加社会富裕；通过更健康的环境、更少的恐惧、更人道的劳动环境和更多的个人支配的时间改善了全社会的生活质量。

这个社会使所有人都能从事符合人的尊严的工作。它对不同性别从事的职业劳动和家庭劳动作出公正分配，促进工作中的参与决定和自决。

这是一种在妇女与男子、青年人与老年人、德国人与外籍人之间保持平等与互助的社会。

这是一个所有公民在凡涉及其利益时能够以平等权利作出和实施决策的社会。

我们的纲领只能在批评性的对话中得到实现。我们呼吁一切想在这方面给予我们帮助的人，以他们的合作、他们的声援、他们的批评和他们的幻想鼓舞和加强德国社会民主党。”^①

^① 《德国社会民主党柏林纲领》中文单行本第 77—78 页。



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

1939年4月20日出生于奥斯陆。挪威工党党员。1981年、1986—1989年及1990年以来任挪威政府总理。

赫尔塔·多伊布勒-格梅林

1943年8月12日出生于普雷斯堡（今捷克布拉迪斯拉发）。1972年起任联邦议会议员。1988年8月起任德国社会民主党副主席。



比约恩·恩格霍姆

1939年11月9日出生于卢卑克。1981—1982年任联邦政府教育和科学部部长。1988年5月起任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州长。1991—1993年任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



米哈伊尔·谢·戈尔巴乔夫

1931年3月2日出生于普里沃利诺耶(北高加索)。1985—1991年任苏联共产党总书记,1989年5月—1990年3月任最高苏维埃主席。1990年3月当选苏联总统,1991年12月25日辞职。

**艾哈德·埃普勒**

1926年12月9日出生于乌尔姆。1968—1974年任联邦政府经济合作部部长。1970年起任德国社会民主党理事会理事,迄1989年任主席团成员。1976年12月起任德国社会民主党基本价值委员会主席。

奥斯卡·拉封丹

1943年9月16日出生于萨尔路易斯。1985年起任萨尔州州长。1987年起任德国社会民主党副主席,1995年起任主席。





汉斯-约亨·福格尔

1926年2月3日出生于格廷根。1960—1972年任慕尼黑市市长。1972—1981年任联邦政府部长。1981年任柏林市市长。1983年起任德国社会民主党联邦议会党团主席。1987—1991年任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

生态改造必须以社会为方向，不应当以牺牲雇员或社会弱者的利益为代价，必须把雇员权利的扩大包括在内。

论点 33：只有对技术发展实行人道的和社会的调控才能创造前提条件，使技术成为劳动和生活的更好质量的一个泉源，而不是成为对生活、人的尊严、健康和工作位置的威胁。

新的技术，例如基因技术、原子能和信息技术今天日益深刻地介入人的生活 and 共同生活，而不管这些人是否愿意这样。这类技术包含着史无前例的危险：基因技术或人工怀孕对于人的尊严来说，信息技术和微电子技术对于人的共同生活和共同工作来说，核技术和战争技术甚至对于生命本身来说都是这样的。

与此同时，技术创新在将来对于改善人的生活 and 人的健康来说以及对于以负责任的态度同自然界交往来说，也仍旧是一个主要的源泉。因此，无论对技术的无限能力的盲目信任，还是对技术

革新的全盘拒绝,都不符合真正的进步。关键在于,经过审慎的民主的公民对话在政治上作出决定以及受技术影响的人们愿意凭借什么样的技术而生活。

论点 34:男子和妇女之间的真正的社会平等要求一种关于妇女的平等地位的特殊政策。这一政策必须既在工作时间改变的形式、均等地分配就业劳动和家务劳动、政党和组织中的职务授予、职业生活中的招工实践等方面,也在教育和文化方面同样有效。

根据基本法,联邦共和国的妇女和男子的权利是平等的。尽管如此,妇女在一切社会领域始终受到严重的歧视。生存可能性和发展机会的真正社会平等所要求的不止是法律上的假定和保证。必须按照明确的目标改造社会关系和占支配地位的思想。妇女和男子必须通过缩短每天的工作时间而获得分摊就业劳动和家务劳动的可能性。

凡是在其他通向真正的权利平等的道路未能生效的地方,必须执行促进计划和职务定额分配,这种做法归根到底也是符合男子本身的利益的。一个人道的社会不能容忍不平等的两性职务分工所造成的分裂状态。

论点 35:对社会福利国家所作的任何改革都必须以团结互助、社会共同承担责任、保持已经争取到的社会保障水平为基础。凡是在有可能和合适的地方,社会福利国家提供帮助的方法必须改成以预防代替补救,以合作代替照料。

社会保障必须成为一种公民权利，不应当依赖私人慈善行为或个人的财力。全社会对陷入困境的个人的互助是民主制中的社会福利国家的基础。

愈来愈多的人处于需要援助的生活状况之中，因此社会照顾和经济补助也愈来愈增加，超过了国家和社会在财政上的承受能力，也导致人的异化。预防性的社会政策，例如住宅建筑或创造工作位置方面的政策，往往同时既是更加合乎人道的，又是更加省钱的。凡是在真正存在自助意愿的地方就实行对自助给予帮助，这种做法既有助于维持人的尊严，又能节省费用。

人们正在努力探求独立活动的个人和群体与一个采取灵活的协作行动方式的国家之间进行合作的形式。在改造社会福利国家时不能以生活风险由私人承担为基本准则，而必须以每一个人都有享受社会福利国家援助的法定资格为基本准则。

论点 36：经济的民主化本身就是社会改良的核心和前提。它的要素是社会对市场的调控和纠正，以及在所有的经济决策层次的参与决定。经济民主制要求对经济权力实行社会监督。

人的尊严和社会公正要求经济的民主化。因此对于民主社会主义者来说，经济民主本身就是一个目的，它为政治民主提供保证并且使它完满实现。但它同时也是一个手段，因为它使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的实现成为可能。

经济民主制尊重市场在协调复杂的国民经济时的优越性。它也尊重对社会负责的私有财产和对社会承担义务的企业主的合法身份。没有市场来调控，就不可能做到发展生产力，创新，以及把经

济决策同人的不断变化的需求结合起来。

经济民主制使社会目标处于比私人经济的资本增值目标优先的地位。国家为经济发展规定框架条件。它必须努力使企业在决策和计算成本时尽可能把要由公众承担的社会费用和生态费用考虑在内。

在这一范围之内,市场和竞争是不可缺少的。任何地方都不会有自在的市场。它始终要依靠社会的和政治的前提并且要受到社会的和政治的纠正。关键在于以一种可操作的和对社会负责的方式把市场、社会调控和参与决定这些因素结合起来,这些因素的协同作用构成了经济民主制。

论点 37:富裕的北方必须对第三世界的饥饿和贫困分担责任。为了克服那里的饥饿和贫困,需要用在一个在一切领域都考虑到南方利益的全面的北—南政策来代替传统的发展援助。

如果采取这样一种对待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即通过进口壁垒或不加控制地提高贷款利率,从贫困的南方国家夺回百倍于发展援助给予它们的东西,那是既不符合南方利益,也不符合北方利益的。公正和世界和平要求双方利益的均衡。

对此,一个更加公正的世界经济秩序是最重要的前提之一。公平的世界贸易必须由有制裁权力的国际规章来加以保证。必须实行一种受到民主监督的国际货币制度,并且让南方国家公平地参加世界银行和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的监督机构。

各国的和在国际的监督机构必须保证使在国际范围运作的资本不得逃避自己对社会和生态的责任及纳税义务。

一些国家迫不得已要毁灭自己的自然界生存基础，砍伐热带雨林，听任山区遭到侵蚀以及沙漠扩展，这是违背全人类的利益的。必须免去最贫困国家的债务。必须使南方国家获得独立自主发展的机会。这是符合所有国家的共同利益的。

论点 38：国际社会化的新性质要求国际合作的新性质，以免各国在最重要的生活问题上的政策丧失作用。欧洲共同体已完满地发展成欧洲联盟，这可以成为一个民主的世界社会的基石，在这一社会中，紧张形势将会缓和，公正将会增加。

欧洲一体化过程的目标是在欧洲共同体范围内创立一个政治联盟。但它也应能成为通向东欧的桥梁。统一的欧洲应能成为促进全世界合作的发动机。

欧洲的和平秩序应当用安全伙伴关系代替凭借大规模毁灭武器的威慑造成的假想的安全状态。它应当发挥自己的影响，使大规模毁灭武器在全世界遭到唾弃。在全世界到处建立区域性合作和安全伙伴体系，能够逐步克服东方和西方、北方和南方的对抗。对此，欧洲必须作为一个因素和一个范例作出自己的决定性贡献。

联合国能够在克服东西方对立之后使合作的世界社会这一目标更加容易实现。它能够而且必须成为执行一种没有武器的全世界政策的工具。

民主社会主义者愿意对此作出决定性贡献。世界各地的民主社会主义政党的联合组织即社会党国际，在 1989 年 6 月发表了一个新的原则声明。它所遵循的基本方针和政治主导思想与作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新的进步观特征的那些基本方针和主导思想是同样

的。各个民主社会主义政党共同企求的前景是一个合作的和民主的世界社会。

1989年《社会党国际斯德哥尔摩原则声明》在“一个新的民主秩序”一节(第97—100条)中写道:

“——新的民主的世界社会的创制正是国际性的挑战之所在。我们不能容许一些国家集团、国家与私人公司使地球的政治结构只不过成为其一己私利的副产品。

——强化联合国是创立这种新的民主的世界社会的重要步骤。在大国取得一致的地方,缔造与维持和平的重要倡议是有可能实现的。诸如世界卫生组织等联合国专业性机构,及诸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其他联合国机构表明,各国政府与公民可以为实现共同的国际目标而有效地共事。

——千百万人仅求能生存下去,而少数境遇好的人们却享有人类大多数同胞无法梦想的生活水平,在这样一个有着根本性不平等的世界,以为通过立法就可以实现公正与和平的想法是不现实的。在最早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社会主义者的斗争在福利与团结一致方面取得了成果,这又使民主在这些国家内的扩大成为可能。同样,消除国际不平等的努力将是向民主的世界社会前进的重要的一步。

——人们并不幻想这个理想能够迅速实现。然而,在共识与合作基础上建立多元的民主世界,是人类进步的必要条件。这既是挑战又是巨大的机遇。社会党国际乐于迎接这个挑战并努力奋斗,建立一个使我们的孩子能

在和平、自由、团结一致与人性之中生活和工作的世界。

我们相信，我们原则的坚强有力、我们论据的力量和我们支持者的理想主义，将为缔造走向 21 世纪的民主社会主义未来做出贡献。我们敦请一切男男女女同我们一道为此而努力。”

第三节 艰难的改良联盟，社会群体的分立

《柏林纲领》的倡导者之一，艾哈德·埃普勒曾把这一纲领称为“争取新的多数的政纲”。社会民主党想把自己的新的进步观当作建立老的和新的社会运动的改良联盟的建议。它所企求的联盟的核心，仍旧是与工会的合作。这一联盟如果想获得多数人的支持，就应当而且必须也把所有那样的人都包括进来，这些人由于对自己的共同责任的意识，由于对自己长远利益的开明观点，由于日常生活的经验以及由于积极反对新的危险的态度，深信或者能够被说服而相信，为了达到一种对社会和生态负责的新的工业文明，必须进行深刻的改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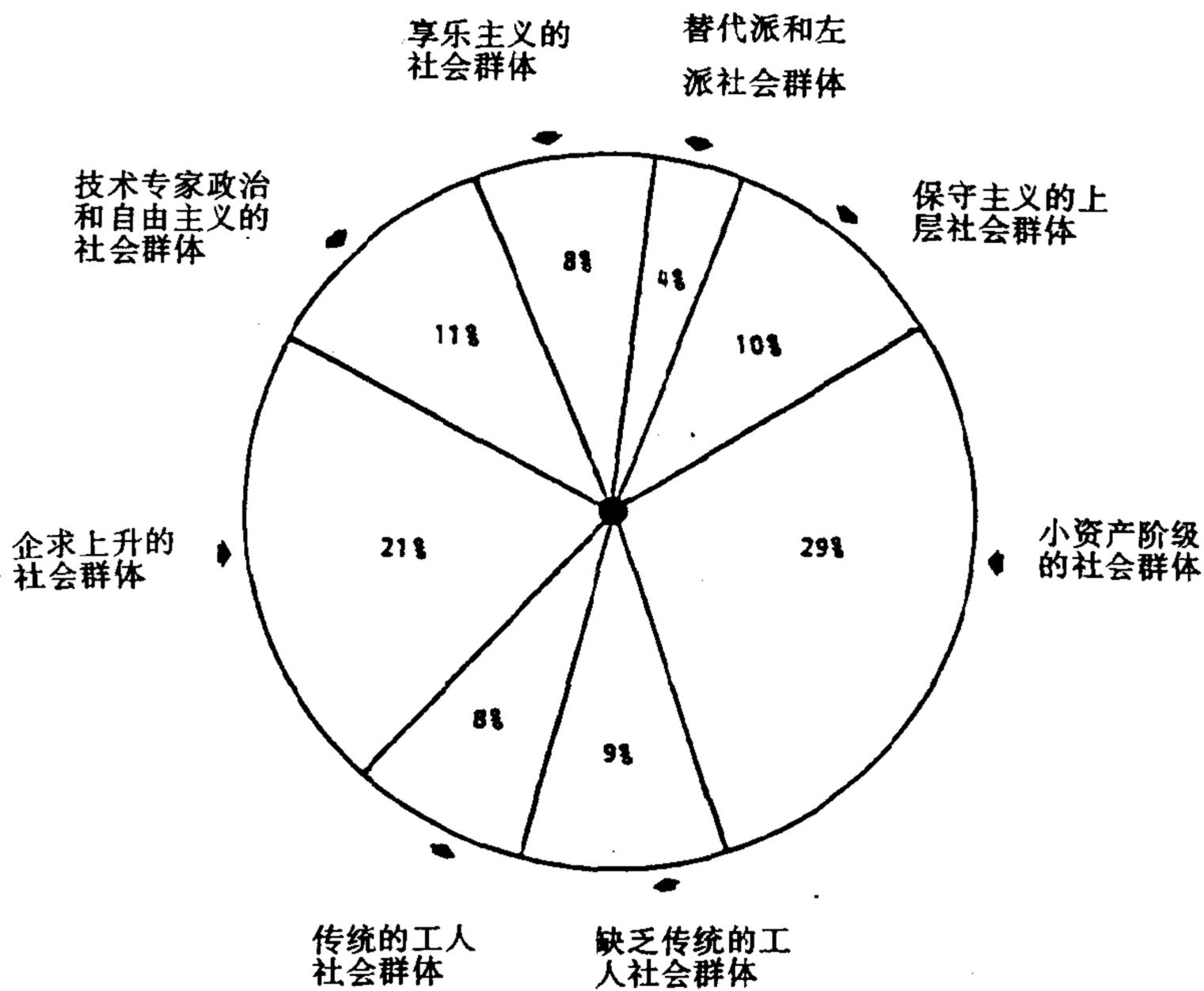
由于发达的工业社会在人的社会地位和政治文化观点上日益分化，缔结这样的改良同盟变得更加困难了。和过去任何时候相比，社会地位本身已不能说明人们的社会观、社会文化需求和基本政治方向。当然，社会地位对于上述情况的形成仍旧是条件之一并且起制约作用。但是更能说明问题的是社会群体，而个人对职业的看法、个人的社会和文化爱好、个人的生活作风和政治倾向对这些社会群体的特性所起的决定作用比收入和职业中的地位等传统标志所起作用要更为强大。

例如，在联邦共和国的社会里，可以区分出 8 个这样的社会群

体。就它们对政治作风的许多期望,而且恰恰是基本的期望以及就他们的生活感觉来讲,他们所追求的东西是差别很大的。尽管如此,在几乎所有的社会群体中都有很大的次级群体实实在在地或者潜在地愿意支持社会民主党的改良纲领。一个打算坚决实现自己纲领的社会民主党是不能放弃这些群体中的任何一个的。

在这种情况下,一切都取决于在把纲领中的建议付诸实施时每次总是既要重视本身的文化分化、对话能力和社会公开性,又要重视对信念的忠诚并使自己为实现目标而做的努力值得别人相信,而且要把上述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同其他政党的情况相比,社会民主党主要依靠其支持的那些社会群体彼此对立的程度和多样化的程度更大,因此社会民主党比其他政党更加需要发展一种确实可信的整合文化和对话文化。在一个高度发达的、日益依靠自我反省和自我纠正的工业文明中,这可能也是一种获得成功的机会。

图表二十四：18 岁以上的德国居民的社会群体结构



资料来源：《西努斯》杂志

基础：5040 例

第七章

共产主义内部的革命和 社会主义的未来

当戈尔巴乔夫 1986 年担任苏联共产党总书记职务时，他认为，要摆脱苏维埃社会史无前例的危机，除了彻底清理存在的问题并且下决心从根本上与现存关系决裂以外，别无出路。他后来是这样表述的：为了在社会和经济崩溃面前挽救国家，必须进行革命的改革。工业、农业和服务业中低下的劳动生产率，甚至日常必需物品也长期供应不足，和西方相比日益加剧的技术落后状态，缺乏活力和停滞不前，这一切都要求采取彻底根治的疗法，否则这个国家在它的西方竞争者面前就要更加无望地陷入落后地位。苏联的世界大国地位已岌岌可危。

戈尔巴乔夫运用已是家喻户晓的两个指导概念即“公开性”和“改革”，不顾党的官僚、经济官僚和国家官僚的反抗，在苏维埃制度的经济、国家和社会中进行了深刻的改革。这样一来就打开了闸门，使其他东欧国家长期以来积累的改革压力终于能够畅行无阻。

在共产主义制度内部,到处都爆发了革命。在波兰,革命是缓慢的、艰难的,但没有流血。在罗马尼亚,革命是突如其来的,没有准备而且付出了重大牺牲。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革命要反对维持秩序的国家权力机构的鞭子,但进行得迅速而且彻底。在苏联本身,革命是艰辛的,充满矛盾,结局如何仍旧无法确定。在1989这个革命年份,苏维埃共产主义宣告了自己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历史性破产。

第一节 共产主义的崩溃

论点 39:共产主义的社会模式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已告失败,因为它绝对不能适应复杂社会的发展条件,它已证明自己在制度上不能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同时也是因为它导致了它的公民的彻底异化。

苏维埃共产主义模式的社会在一个较长的痛苦的重病时期以后,终于由于生而俱有的两个缺陷而崩溃了。这两个缺陷是:缺乏吸取教训的能力和完全缺乏可信性。从一开始起,民主社会主义就曾对这两个缺陷进行了激烈的批评。

在80年代末已可以看出一个无可驳斥的事实:单凭改革已经无法使这一制度获得在更加复杂的工业文明中谋求进步的能力,也不能在它的公民的心目中重新树立对它的信心和希望。这个制度必须作为整体加以克服。东欧的统治制度本来是打算体现革命的进步的,却引起了针对它们自身的革命,这一情况同它们不厌其烦地一再宣称的意愿对比起来,成了一种讽刺。

到处都认识到这一点:对国家经济的官僚主义中央集权制的

经济改革,只有在同时也开始实行公开性、多元主义、政治关系的自由化和民主化时,才能完成决定性的改变。在面对经济的生存危机时,已不再能否认政治民主与经济灵活性之间、政治上的参与决定与经济上的负责意愿之间、政治上的成熟与经济上的首创性之间的内在联系。

80年代末,在所有的东欧国家,都以不同的速度和坚决程度从上述情况得出了应有的结论。多元主义、民主化和公开性成了政治制度改造的主题词。市场、取消国有制和中央集权制以及建立自由工会成了改造经济制度的主题词。自由化、多样化、结束党和官方规定的世界观的统治地位,是解放文化生活的目标。

于尔根·哈贝马斯恰当地把东欧社会中发生的向多元主义、市场调控和民主制的回归称为“补做的”革命或“往回绕的”革命。列宁所规定的通向共产主义乌托邦的伟大道路——国有制、计划的中央集权制和党的专政——已在这一道路所导致的深刻危机的压力下毫无保留地被否定了。

共产主义的统治者和代言人也已不再否认它的自我毁灭是明确无误的了。共产主义已以此证实了民主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对它提出的批评:精神上无止境地丧失活力,政治上系统地禁止从错误和失败中吸取教训,经济上有组织地浪费人的劳动力和使不负责任的做法制度化。

共产主义,又称为“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已证明自己在制度方面没有能力保证进步、自我调节和对复杂社会的恰当领导。它打算强加于社会生活的结构,是丝毫没有希望可以对付现代社会的复杂性的。因此它在经济上是不成功的。它系统地造成异化和犬儒主义,因为它尽管不得不在理论上宣布现代的社会主义传统的民主主义合法性思想,但是在实践中却必须拒绝这些思想。

共产主义强制推行的实验维持得愈长,它就会首先造成听天由命态度,然后引起群众性反抗,这种反抗变成了要求用革命手段废除这一已经失败的制度的集体意志。

第二节 社会主义还剩下什么?

论点 40:共产主义的失败在实践中证实了民主社会主义对它的历史性批判。原来的苏维埃共产主义社会的自由化为实现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开创了长远的机会,尽管在钟摆来回摆动的情況下,主张纯粹的自由主义是目的的看法目前占据着优势。

共产主义的命运不会对社会主义丝毫不发生影响。尽管共产主义的失败已经历史性地和明确无误地证实了民主社会主义对它的批评和民主社会主义思想本身,但是在那些刚刚开始摆脱强制性实验及其后果的社会里,暂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自由主义思想排斥一切能使人想起已被痛苦地抛弃的遗产中的社会主义要求的那些事物。

“市民社会”是人们用来反对已被克服的国家监护的主导概念。人们力求实现社会的自我调节,社会的自我负责,公开的社会交往关系,摆脱监护的批评和公开性,以横向联系网络代替自上而下的束缚。

那么,从共产主义获取的经验以及在克服共产主义的过程中占支配地位的自由主义化的意图是否与民主社会主义有矛盾呢?民主社会主义的一些敌人处心积虑地制造这种假象,它是骗人的。

自由主义作为中央集权主义、国家统治主义和受固定世界观

支配的文化的解毒剂,是矫枉的不可避免的道路。人们在摆脱控制和监护的压力后是会袖手旁观,听任钟摆朝另一个极端即残酷无情的、自由主义的强权社会摆动,还是会给这种摆动规定一个把市场经济同社会责任、社会福利国家同民主制、工业繁荣同生态责任结合起来的方向,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

民主社会主义始终既是非自由的共产主义的真正替代物,同样也是非社会的自由主义的真正替代物,尽管在东欧社会实行自由主义化和民主主义化的时刻,民主社会主义看起来在议事日程上并没有占首要地位。

和 20 世纪历史上的任何时候相比,目前已更加清楚地表明,在复杂的社会中,社会主义只有当它作为赋予民主和平等的自由以规范的思想发挥作用时才是可能的和值得追求的。既不当错误地把社会主义理解成固定不变的模式,也不能把它错误地理解成全面授予国家以控制的权力。民主社会主义只有作为有能力吸取经验教训的管理复杂系统的原则和一个市民社会自我调节的原则,才能实现它的基本价值即自由、公正和互助的精神。

第八章

名称问题：民主社会主义就是 社会民主主义

苏维埃共产主义在东欧所有地方的崩溃引起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的终结”的辩论。甚至在那些从来不喜欢混淆概念，而且也知道民主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所声称的“社会主义”之间的区别的人们中，消极态度也在蔓延。

“社会主义”概念由于苏联模式的历史性破产而遭到损害，而且这也不取决于过去使用这一概念的人打算赋予它以什么内涵。不仅如此，问题还在于，几乎所有东欧国家的共产主义政党在欧洲革命的这一年都改称为“社会”党，或者像过去的德国统一社会党那样，干脆改称为“民主社会主义党”。至于它们在这样做时实际上愿意接受多少民主，它们放弃教条主义僵化态度的意愿实际上有多大，它们所完成的转变在多大程度上是认真的和可信的，这都是悬而未决的。

在这种情况下，在公开的争论中还能使用“民主社会主义”概

念来说明自由的社会主义者的想法而不致遭到歪曲、招致毁谤和引起系统的误解吗？许多人对此表示怀疑。

民主社会主义者中间有些人说，现在恰恰更加要坚持我们自己的语言。不要退缩，而是要以进攻姿态捍卫我们的概念并且使公众更加清楚地看到，“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崩溃决没有使民主社会主义的理想丧失信誉，而是光辉地证实了这些理想。

另一些人说，现在我们必须认真地重新思考，传统的概念对于当前在公众面前界定我们的立场是否还有效。即使在重新确认一件好事的时候，如果所使用的语言违背人的意愿，不是阐明了问题，而是造成了误解，那么这对于这件事也是没有益处的。尽管自由的“社会主义”捍卫者对“社会主义”这一概念的一贯理解并没有由于共产主义的党专政对这一概念的滥用而被推翻，也没有因此在道义上受到影响，但是政治语义学的“力场”已随着共产主义的崩溃和旧的共产主义体系政党的改换名称而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形象。在这种情况下还心安理得地单纯坚持旧的名称，对事业是没有好处的。

那么该怎么办呢？共产主义的失灵已经逐项证实了修正主义者的一个旧的认识。现代工业社会在继续向前发展的过程中会以前所未见的程度变得复杂并且发生分化。大的政治流派之间的基本共识扩大了，而大的社会塑造替代方案的活动余地却缩小了。

图表二十五：共产党的新名称

保加利亚：迄 1990 年 4 月为“保加利亚共产党”，此后为“保加利亚社会党”。

波兰：迄 1990 年 1 月为“波兰统一工人党”，此后为“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

匈牙利：迄 1989 年 10 月为“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此后为“匈牙利社会党”（一个遵循列宁主义的派别不赞成改名，仍以原来的名称活动）。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迄 1989 年 12 月为“德国统一社会党”，在 12 月 16—17 日的非常党代表大会以后为“德国统一社会党—民主社会主义党”。1990 年 2 月 4 日这个党的执行委员会宣布，它从即日起只用“民主社会主义党”这一名称。

意大利：迄 1990 年 10 月为“意大利共产党”，1990 年 12 月起为“左翼民主党”。

奥地利：“奥地利社会党”从 1991 年 6 月起改称“奥地利社会民主党”。

大的政治范畴，特别是“社会主义”概念，不管使用它们的人怎么冷静和进行自我批评，总是带有过多的空想因素。在前面所述情况下，这些空想因素已经丧失了自己的指明方向的作用。社会主义概念始终也附带包含着古老的使人类和解的许诺，但是在充满冲突、分化和强制的复杂社会里，由于人们无法全面掌握情况，即使依靠彻底的民主化，这个诺言也不能兑现。

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成了对它们之间关于民主、多元主义、混合经济、社会政策、生态学上的共识不予提及的大范畴，却把它们在这些问题上的分歧——当然这些分歧对于有关的人们来说即使在今天也可能仍旧具有生死攸关的重大意义——表述成像是各种原教旨主义替代方案似的，其实这些分歧早已不再具有这种性质了。政治语言变得模糊不清，部分地说来，它们与其说是能澄清问题，不如说是会造成误导。

那么怎么办？当然人们很容易想到的这一要求仍旧是有效的：通过启蒙工作和耐心来加强公众在涉及政治概念问题时的区别能

力。必须使人们根据民主社会主义的传统和纲领来理解它。但是对于防止持续的误解来说,这样做难道就够了吗?

在民主社会主义的历史中,从开始起就有 3 个具有同等价值的名称被用来说明同一件事:社会民主主义^①、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②。民主社会主义就是社会民主主义^②。社会民主主义^②是关于一个民主化的社会的清醒的乌托邦,这个社会力图达到公民的平等的自由,却不再使人回想起解放就意味着和解的神话。

论点 41:在复杂的社会里,民主社会主义只有作为赋予民主化以规范的思想以及作为公正这一绝对命令的守卫者,以便使复杂的社会体系不致放任自流,才是可能的和值得想望的。

① 原文是:Sozialdemokratie。——译者

② 原文是:Soziale Demokratie。——译者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社会民主主义导论

作者 =

页数 = 1 0 0 0

SS号 = 0

出版日期 =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